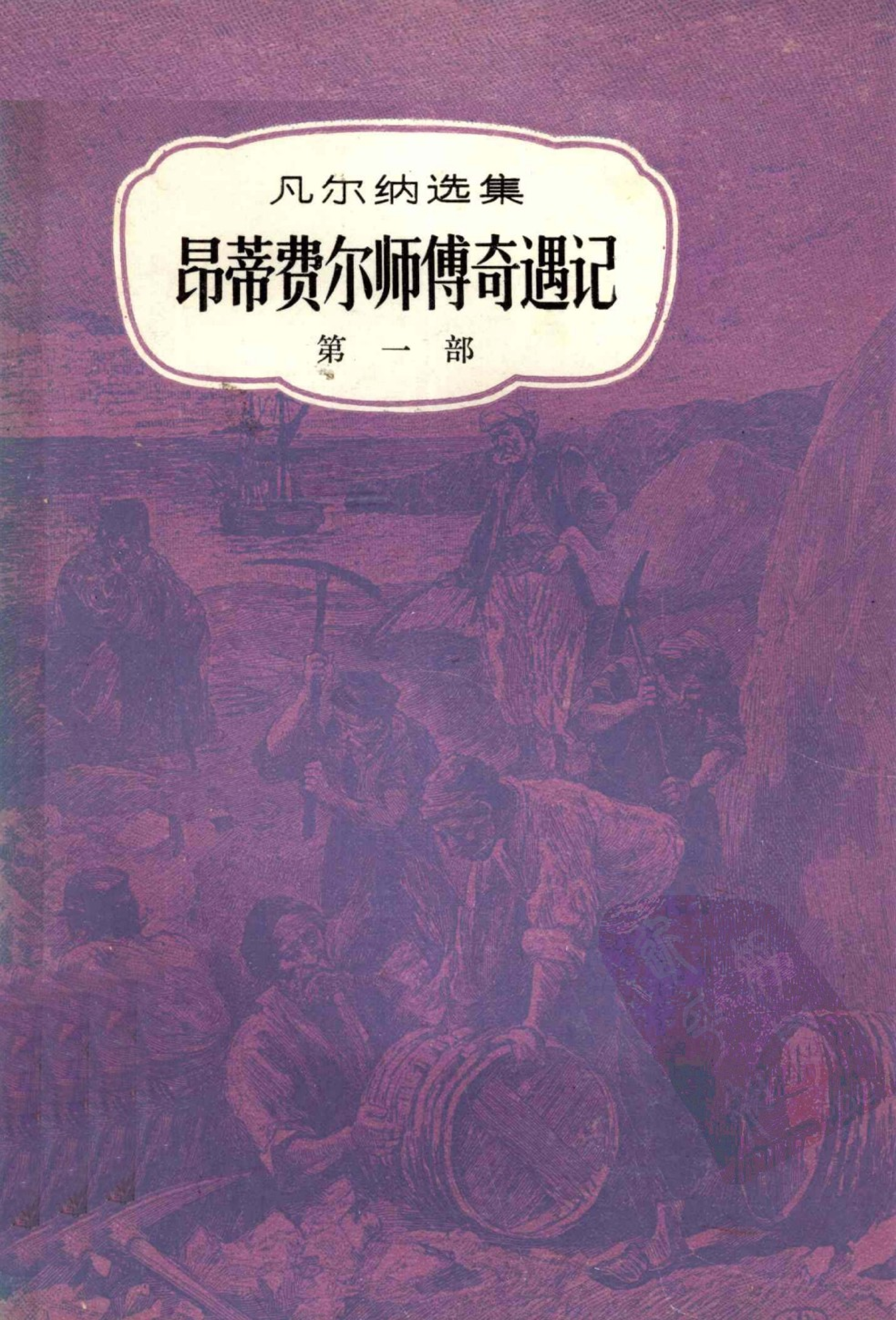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
第一部


PDG

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

第一部

儒勒·凡尔纳著
孔昭宇 马河清译



内 容 提 要

为避免自己的财产被强占，埃及富翁卡米尔克总督将价值一亿法郎的钻石珠宝，秘密埋藏在一个无名小岛上。小岛的纬度，按照卡米尔克的遗嘱，给了他的救命恩人——昂蒂费尔师傅的父亲，昂蒂费尔师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一纬度。为了获得小岛的经度，必须找到卡米尔克遗嘱上提到的另外几个人：公证人勃·奥马尔，银行家赞布哥及苏格兰教士蒂尔考麦勒。每找到一个人，都得去寻找一个新的小岛，因此，昂蒂费尔师傅在好友吉尔达·特雷高曼和侄子朱埃勒的陪同下，历经艰难，几乎周游了整个世界。最终得到的只有一道模糊不清的几何题。青年船长朱埃勒与妻子爱诺卡特在偶然中解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他们到了答案指定的位置，却发现这个小岛也象崛起时那样已奇迹般消逝了。

JULES VERNE
MIRIFIQUES AVENTURES DE MAÎTRE ANTIFER
COLLECTION HETZEL
PARIS, 1894

第 一 部

目 次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一艘不知名的船，一位不知名的船长，为寻找一个无名小岛，航行在无名的海洋上

那是一八三一年九月九日的清晨，船长六点钟便离开他的舱室，登上了尾楼。

东方破晓，或者更确切地说，太阳的圆盘在缓缓移动，但还没有露出地平线，日出之前的折光划破了雾气弥漫的东方天际。长长的铺散开的光束抚摸着海面。在晨风的吹拂下，大海上荡起了涟漪。

经过一个宁静的夜晚之后，看来，白天将是个好天，是温带末伏过后，时而出现的九月的艳阳天。

船长在右眼上校准了望远镜，转过身子，向四周观察，水天苍苍，浑然一色。

他放下望远镜，操舵水手走进来，这是一个满口胡须的

老头，在他一眨一眨的眼皮底下，闪着炯炯有神的目光。

"什么时候上的班？"船长问道。

"四点钟，船长。"

这两个人讲话晦涩难懂，无论欧洲人，英国人、法国人也罢，德国人或其它国的人也罢，对此种语言都一窍不通，除非他常去近东的各个商港①。这大概是一种土耳其语和叙利亚语相混杂的土语。

"没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船长。"

"从早晨到现在，一只船都没看到吗？"

"有一只，一只三桅杆的大船在大风里向我们靠近，我借着风势，一下子就把它甩得老远了。"

"你干得好。可现在呢？……"

船长聚精会神地环视着四周。然后，他大声喊道："准备转换方向！"

值班人员都站起来，舵杆往下一压，前帆下边的帆绳便张紧了。与此同时，遇到了一只小船。船前进了一段，便开始向西北方向乘风驶去。

这是一只四百吨位的双桅帆船，它原是商船，稍加改造，变成了一只游船。船长手下有一个水手长，十五名船员。干活儿足够了。水手们身强力壮，水手短衫，无檐帽，肥裤，长靴，这会让人想起来东欧海军的装束打扮。

这只船的尾板上没写船名，在前部防板外部也没写，没

---

① 指贝鲁特、的黎波里、塞得港、亚历山大等诸港口。

有挂旗。此外，为了避免向别的船只致敬或答礼，当瞭望哨一发现远处有船，它就改换航道。

这是一只海盗船吧？——在那个时代，在这一带水域，海盗还是常遇到的。——它是害怕遭到追捕吧？不是。要想在船上找到武器，那是徒劳的，一只冒险行盗的船是不会只有这么几个船员的。

这难道是走私的船，沿着海岸或串岛私贩货物？更不是。即使是最敏锐的海关人员来检查船舱，搬开货物，刺探货包，搜查箱子，也不会发现一件可疑的私货。说实在的，这船没带任何货物。在货舱放的是可够几年食用的粮食，几樽葡萄酒和白酒；在尾楼底下，有三只扎铁箍的橡木桶……，可以看出那是压舱用的，绝妙的金属压舱物，它可以使这只船满帆前进。

人们可能会想：那三只木桶装的是不是火药或别的什么爆炸品？……

显然也不是，因为当有人走进放有木桶的船舱时，没有任何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

此外，对航船的目的地，对它遇到船只就改换航道的动机，对它十五个月来的进进退退，对它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海域时而满帆前进，时而缓缓而行，或者穿过内海，或者航行在无边无涯的大洋上，任何一个水手对此都无可奉告。在这不可思议的航行中，曾发现几块陆地，但是船长马上回避了。也曾看到几个岛屿，船长一个急转舵便离去了。在查阅航海日志时，人们会发现航线的变化是古怪离奇的，这绝不能用风向，也不能用天气的变化来加以解释。这是船

长和一个红光满面的人之间的秘密。船长四十六岁，头上长发直竖。此时，那位面色红润的人出现在瞭望台上。

“有什么新情况吗?”他问道。

“没有，阁下……”船长答道。

他耸了耸肩，表示不屑一听，三言两语便结束了谈话，然后便走下瞭望台的扶梯，回到房舱去了。他躺在沙发上，似乎陷入蒙眬之中。虽然他纹丝不动，好象正在酣睡，然而并没有睡着。人们会觉察到，他大概正在为一个念头所困扰。

看样子，那个人五十多岁。他高身材，大脑袋，浓密的头发已经花白。满口胡须竟至和胸部的毛联成一片，黑眼睛炯炯有神。他的神态傲慢，但却满脸愁容，更确切地说是沮丧失望。他的傲慢态度表明他出身高贵。但是，从他的服饰来看，却又看不出来。他身披一件棕色的阿拉伯式的大衣，花边镶袖，饰以五颜六色的流苏，头戴一顶绿色的顶上有黑色橡球的便帽。

两小时过后，一个小伙计给他送来了午餐，摆在一张小桌上。小桌是固定在铺着厚厚地毯的地板上的，地毯的花纹图案绚丽多彩。他吃罢照着菜谱精心烹饪的菜之后，接着端上来的是盛在两只银雕的杯子中的又热又香的咖啡。然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只香烟缭绕的水烟斗，琥珀烟嘴叼在他那翘起的嘴唇和雪白的牙齿之间。在这馥郁的香气中，他又进入了梦境。

白天的一部分时光就这样度过了。双桅帆船在海浪中轻轻地摆动着，继续它那捉摸不定的航行。



他的神态傲慢，但却满脸愁容。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那位大人站起来，走了几步，停在迎着清风半开着的船窗前，向海面尽处望了望。然后，在用地毯掩盖着的一块翻板前，停了下来。这块地板是活动的，用脚踏压任何一个角，都可以打开，这乃是这间房舱通向下边船舱的开口。

在下边船舱里，并排放着的就是已经提到过的那三只扎铁箍的木桶。他向那块活动地板俯下身子，停了一会，看到木桶似乎又使他进入了遐想。他直起身来，低语道："不，不能犹豫不决！如果找不到一个无名小岛，把它埋藏起来的话，我宁愿把它抛入大海。"

他重新关上地板，地毯又铺在了上面。他便向扶梯走去，登上了尾楼。

下午五点钟，气候没有丝毫变化。天空抹着几朵淡红的云彩。在清风的吹动下，左帆上部微微倾斜，船后边拖着一条宛如绮罗般的白练，它和任性的波浪融合在一起。

那位大人慢慢地扫视着水平线，蔚蓝的大海衫托着弧形的天际。从他所站的位置，可以看到十四、五海里以外的一块不太高的陆地。但是，没有别的侧影突出在水天相交的地方。

此时，船长向他走去，迎接船长的仍是那句老话："有什么新情况吗？"

接着的回答也是那句老话："没有，阁下！"

那个人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坐在船后艄的一条长凳上。船长用一只颤抖的手举着望远镜，在风中踱来踱去。

"船长……" 当那位大人再次观察了一下这一带水域

后，对船长说。

“阁下，您需要什么？”

“我要确切地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

船长取来大船方位的海图，把它铺在船壁的板桌上。

“在这儿。”他用铅笔指着一处经纬线交叉的地方，回答道。

“距离东边这个岛有多远？”

“二十二海里。”

“距离这块陆地呢？”

“二十六海里左右。”

“船上没有谁知道我们现在航行所处的水域吧？”

“除了您和我，谁也不知道，阁下。”

“连我们现在航行在什么海上也不知道吗？”

“我们早就甩开了各式各样的船只，现在连最优秀的水手也说不出这是什么海。”

“啊！我运气为什么这样糟呢，为什么我竟碰不到航海家所不能找到的一个岛屿？没有大点的，哪怕有一个小的，一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礁石也就足矣了。我要把那些财富埋藏在小岛上。当来取的时机成熟时，几天的航行便可到达。……但愿这一天会到来！”

说完，他又沉默不语了，走到船前防板旁，倾身向外望去。深深的海水晶莹碧透，一眼能看八十多尺① 深。看罢，他骤然转过身来。

“好吧，”他喊道，“我要把我的财富交给这个深渊。”

“它将永远不会还给您了，阁下！”

“哼！我宁愿让财富沉没海底，也不愿让它落入敌人或不配得到它的人的手中。”

“那您就请便吧。”

“如果天黑前，我们还不能发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岛，就把那三只桶抛入大海。”

“遵命！”船长答道，并开始指挥转换方向。

那个人回到尾舱后部，抱肘倚在船壁板上，又陷入了那惯常的蒙眬状态中。

太阳快落下去了。九月九日这一天离昼夜平分线②还有两星期，太阳的圆盘将偏西几度消逝，也就是落在刚刚引起船长注意的那个方位上。在这个方向，难道没有和大陆或岛屿相连结的海峡？既然在航海家十分熟悉，商船又经常通过的这个水域，方圆十五到二十海里内，地图上没有标志任何陆地，那么假设是不能成立的。那是否是一个孤岛，一块升出海面几米高的礁石，可以为那位大人作为埋藏财宝的地方？他费尽心机寻找到今天……。在这一带海域的准确的航道示意图上，人们看不到任何类似小岛和礁石的东西。

一个小岛，四周一定会有环抱的沙滩，缭绕的薄雾和海浪的回澜，它是不可能从海员的眼底下溜掉的，海图上一定会标上准确的位置。然而，根据他的海图，船长完全可以肯

---

① 原文是pied，法国古长度单位，相当于325毫米。(英尺相当于305毫米)后文同，不另注释。

② 一年有两天白天和黑夜是相等的，这两天叫昼夜平分线。中国农历节令称为春分(三月二十一日)和秋分(九月二十三日)。

定，在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的四周的海面上，连一块礁石也没有。

尽管望远镜已经对得很准了，他仍然向着可疑之处重新瞄着。他想："这简直是幻想！"

在望远镜的观测范围之内，任何影子都没有。

这时是六点零几分，太阳的圆盘已开始咬着地平线了，当接触到海面时，发出了哨子般的响声，正如从前伊比利亚人①讲过的一样，今天是非相信不可了。太阳落下和升起的时候一样，当它落到地平线下以后，回光返照，使得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它。缕缕的光束斜撒在海面上，从西向东延伸开去，宛如一条长长的直径。海面上的波粼好似火搭的栅栏，在秋风中抖动着。当太阳圆盘的最上缘和水平线平行时，这种红光骤然消逝，反射出的是绿色的光霭。船身处于幽暗之中，而它那高扬的白帆则被最后的余晖染成了紫红色。

就在这夜幕降临的时刻，在前桅杆那儿，有人喊道：

"嘿！……"

"什么事？"船长问道。

"右舷前方有一块陆地！"

一块陆地，就是船长几分钟前在这个方向以为看见的那个模糊不清的轮廓？……他没有搞错呀。

听到瞭望哨的喊声，值勤人员都向前甲板奔去，向西瞭望。船长斜挎着望远镜，抓住大桅杆的缆绳，敏捷地爬了上

① 伊比利亚是西班牙东部的一个半岛，该地区的居民称为伊比利亚人。

去，双腿盘跨着，端起望远镜，搜索着所指的方向。

瞭望哨准确无误。在六至七海里以外，一个小岛露出水面，在五彩缤纷的苍穹下，呈现出黑色的侧影。它好似一块礁石，拔海很低，被含硫磺的水蒸气笼罩着。五十年后，水手会误以为那是一艘横渡大洋的巨轮。但是，在一八三一年，人们是不可能想到，如此巨大的航船有一天将会行驶在大洋上的。

况且，船长只有看的时间，还来不及思考，小岛几乎立刻便淹没在夜雾之中了。这无关紧要，反正看见小岛了，确确实实地看到了，这已确定无疑。

船长走进船尾的楼舱，那位大人由于这个意外，从梦幻中清醒过来，他示意船长走近些。还是那个老问题：

“怎么样？”

“是，阁下。”

“看到一块陆地？”

“至少是一个小岛。”

“多远距离？”

“西边六海里左右。”

“在这个方向，海图上没有任何标志吗？”

“没有。”

“方位没搞错吗？”

“肯定没错。”

“这大概是一个无名小岛？”

“我想是的。”

“肯定是这样吗？”

“是的，阁下，如果这个小岛是最近形成的话。”

“最近形成的？”

“我是这样判断的，我觉得它好象是被包在火山质的蒸气中。在这一带海域，火成岩常常显出它的威力，把小岛推出海面。”

“但愿你说的是对的，船长！一块从海底突然升起的陆地，我是多么需要呀！这块陆地不会是有主的吧……”

“至少它应该属于第一个占领者，阁下。”

“那么，就是我啦。”

“是的，是您。”

“命令直奔小岛。”

“直奔，但是要小心谨慎！”船长答道，“如果礁石延伸得很远，那我们的船就有碰得粉碎的危险。我建议等到天亮，以便辨清小岛四周的险夷，再靠近它。”

“边前进边等……”

“遵命！”

这才是水手之见呢。船是不能在它不了解的深海处冒险的。当靠近一个新陆地的时候，要边测海深，边前进，夜里尤其要谨慎从事。

于是，那位大人物又回到了他的舱室。即使他困倦得睁不开眼，天刚破晓的时候，见习水手也不必去唤醒他：太阳升起之前，他准会到尾楼上来的。

船长本人不愿意离开甲板，也不愿让水手长来值班，熬到天亮。夜幕徐徐降临。天际线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它的四周在逐渐地缩小。太阳最后的几缕余晖在高空依稀可

见，但不久便熄灭了。

一小时以来，清风掠过海面，只需扬起少许风帆，便可操舵保持航向。

第一批星斗照亮了苍穹。北方，光度不强的北极星好似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天枢星则在大熊星座弯柄的下边闪烁着。和北极星遥遥相对的双V形的仙后星座也在闪闪发光。在她的下方，五车二星①又准确地出现在昨夜升起的地方；来夜，她将提前四分钟仍在那个地方升起，开始她的恒星日②。由于夜的降临，沉睡的海面上茫然一片，深邃莫测。

船长抱肘倚在船前头的扬锚机旁，一动不动。他一心想着在蒙眬的暮色中观察到的那个方位。现在他产生了怀疑，黑暗使疑团更加难解。是不是被幻觉捉弄了？难道真的是一个新的小岛浮现在那个地方吗？是，肯定是。这一带海域，他了如指掌，经过这儿上百次了。

那个方位距他约有一海里，距离最近的陆地有八到十海里……如果他没搞错，在这一带真的从海腹中升起一个小岛，那么它是不是已经有了主人？已经有航海家在岛上插上了小旗？……英国人，那些大洋上捡破烂的英国人，会很快拾起浮在海路上的一个小岛，扔到自己背筐里去的！……那标志占领的灯火是否马上就会亮起来？……很可能这个岩石堆出生刚刚几个星期，几个月，它怎么可能逃

---

① 五车二星是御夫星座的第一个大星，所以又叫御夫星座α。

② 恒星日为一昼夜，即二十四小时。恒星年为三百六十五天六时九分十二秒。

脱水手的视线，逃脱航海家的六分仪① 呢？……

船长为此坐立不安，心乱如麻，焦急地等待着天明。

何况没有任何东西能指示出小岛的方向了，——连笼罩它的水蒸气的反光也没有，那些水蒸气大概也给黑暗罩上了一层黑色烟雾。大气和海水融为一体，到处是一片漆黑。

时间在过去，环绕北极星的群星已在天空中轴的周围描绘出一个四分仪② 的形状。将近四点钟的时候，东方、东北方，渐渐发白，这是最初的晨光。

微弱的曙色使人们看到挂在天空的几片薄云，太阳还得移动好几度，才能和地平线平行。但是，如果小岛存在的话，水手要重新找到它，何需更多的亮光呢！

这时，那位大人从舱室走了出来，来到船长所在的尾楼。

“小岛呢？”他问道。

“在那儿，阁下。”船长指着不到两海里远的一块礁石答道。

“靠近……”

“遵命。”

---

① 六分仪是用来标定水平线以上的方位和角度的仪器。

② 四分仪是测量星空的天文仪器。

第二章

一些必不可少的解释

穆罕默德·阿里① 在本章的开头出场，请读者不要过于惊讶。在近东历史上，土耳其总督是显赫一时的人物。这段故事要讲讲这位现代埃及的缔造者和双桅帆船上的那位大人之间的不愉快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穆罕默德·阿里尚未凭借他儿子依普拉金的军队，征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这两个地方是属于横跨亚、欧两洲的土耳其的，国王名叫马赫穆德。当时，马赫穆德和穆罕默德·阿里是要好的朋友，后者给土耳其国王实惠的援助，目的在于控制莫里②，打消希腊这个小王国的独立念头。

穆罕默德·阿里和依普拉金在他们管辖的领土上，安分守己好几年。但是，作为属国，毫无疑问，他们只不过是土耳其朝廷的臣民而已，这压抑着他们的野心。他们在寻找时机，准备打断几个世纪以来和土耳其的紧密联系。

当时，埃及有一位几代相传的富翁，他家私万贯，国内赫赫有名。此人住在开罗，名叫卡米尔克，他就是被神秘的双桅帆船船长尊称的那位大人。

---

① 穆罕默德·阿里曾任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埃及的土耳其总督。

② 莫里是希腊南端最大的一个岛，属于希腊版图。

这是一位颇有学识的人，对于数学和实践科学造诣极深，并且喜欢科学幻想。但是，他最倾心东方的文明。尽管他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心却向着土耳其。他知道土耳其国王马赫穆德抵抗企图奴役近东人民的西欧的决心，比穆罕默德·阿里要大得多。于是，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斗争。他于一七八〇年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当他参加梯扎尔部队的时候，年仅二十岁。由于作战英勇，他很快便晋升为军官，当了地方总督。一七九九年，他冒着失去自由，倾家荡产，流血牺牲的危险，和拿破仑的入侵军打仗①。格雷伯尔、赫尼埃、拉诺和米哈等将军都参加了那支法国远征军。在埃尔·阿里斯战役之后，他和土耳其人一道当了俘虏。如果他愿意保证不再拿起武器和法军作战，他本会获得自由的。但是，他指望有一天会时来运转，依靠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斗争到底。他意志顽强，坚韧不拔，拒绝作出这种保证。他终于逃跑了，在后来发生的两个种族的冲突中，表现得更加顽强。

三月六日雅法陷落后，他成了无数俘虏中的一员，投降的条件是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当时，俘虏达四千人，其中大部分是阿尔巴尼亚人和阿赫诺特人。拿破仑对这群俘虏感到十分棘手，害怕这伙可怕的士兵去加强圣让达克总督的驻军。于是，他无毒不丈夫，下令枪决全部战俘。

这次不象对待埃尔·阿里斯战役战俘那样——只要许诺不再服役，便可获释回家。这回要全部处死。战俘倒在

① 一七九八年七月，拿破仑率军侵入埃及，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登陆，七月底开罗陷落。埃及人民英勇展开反抗法国入侵的斗争。

了沙滩上。子弹没击中的那些人，以为是得到了宽恕，便向海岸跑去，可还是遇到了死神。

然而，卡米尔克竟然虎口余生。总会遇到这样一些法国人——令人敬仰的法国人，即使是由于战争的需要，也异常憎恶这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们救了好几个俘虏。救卡米尔克的人是一个商船上的水手。在礁石四周往往会有些不幸者。当这个水手夜里在礁石四周巡逻的时候，营救了卡米尔克总督，他中了一颗子弹，伤势很重。水手把他送到了安全的地方，照料他，给他治伤。

卡米尔克会忘记这救命之恩吗？不会……他后来怎么报答那位水手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报答的？这就是这个离奇而又真实的故事的主题。

总之，三个月后，卡米尔克恢复了健康。

这时，圣·让总督已击败拿破仑的远征军。在大马士革总督阿勃达拉的指挥下，土耳其部队于四月四日也通过了约旦；另一方面，西特涅·史密斯的英国舰队开到了叙利亚水域。因此，尽管拿破仑派出了格雷贝尔——茹诺师团，尽管他在大抱尔山战役中摧垮了土耳其人，当他跑来威胁驻在阿克的圣·让时，已经为时太晚了。一支一万二千人的援兵已经到达。加之发生了鼠疫，于是，五月二十日，拿破仑决定撤兵。

卡米尔克认为，他可以冒险回到叙利亚去。但回到埃及——这个当时早已混乱不堪的国度，那是最大的冒险。必须等待时机，为此，他整整等了五年。在仍在埃及庇护下的各个省分，他凭藉他的财产，可以生活得很好。在这几年



一位水手营救了卡米尔克总督。

里，一个土耳其将军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儿子在舞台上显露了头角。在一七九九年阿布基尔战役中，他的勇敢广为人们称道。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唆使马木里克人造反，反对考斯赫夫总督的政府，唆使他们去反对自己的领袖，废黜了考斯赫夫的继承人古尔斯西德，终于在一八〇六年，争得叙勃里木宫廷的同意，他自立为副国王。

两年前，卡米尔克总督的保护人——梯扎尔去世。卡米尔克看到自己在埃及孤身一人，便不想冒险回开罗去了。

当时，他二十七岁，但是新的遗产使得他成了埃及富豪之一。他性格孤僻，不善交际，喜欢隐居，对结婚不感兴趣，最大的癖好是摆弄武器。因此，在发挥他的聪明才智的时机尚未到来之前，他旅行漫游，来消磨旺盛的精力。

既然卡米尔克总督没有直系遗产继承人，那笔数不清的财富将会落于谁手呢？难道没有叔伯兄弟该得到它吗？

他有一个堂弟，叫姆哈德，生于一七八六年，比他小六岁。他们俩由于持不同政见，尽管都住在开罗，却不相往来。卡米尔克总督效忠于土耳其，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已经以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这点。姆哈德呢，他反对土耳其的势力，并且付诸于行动。当穆罕默德·阿里向土耳其国王进行攻击的时候，他不久便当上了最得力的谋士。

然而，这个姆哈德，卡米尔克总督唯一的亲属，没什么家资。两人一穷一富，如达不成和解，姆哈德便不可能指望他堂兄的财产。和解是不可能的，相反，怨恨、甚至仇视，包括种种暴力手段，使得这同一家族的仅有的两个成员之间

的鸿沟越来越深。

从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二四年，整整十八年过去了。在此期间，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并未因对外战争所动摇。但是，他得对付马木雷克斯家族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其令人担心的所作所为，这个家族是他的同谋，靠这个家族他才登上王位的。在全埃及进行的一八一一年的大屠杀使他摆脱了这个障碍。自此之后，数年之内，副国王的臣民总算过上一段安定的日子，堪称太平盛世。埃及和土耳其宫廷的关系依旧很好，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因为，土耳其国王对这位陪臣不大信任，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卡米尔克总督常常成为居心叵测的姆哈德的箭靶。姆哈德因深受副国王的宠信，不断地鼓动他的主人去收拾卡米尔克总督。他告诫说，卡米尔克是马赫穆德的同党，是土耳其的朋友，并且为他们流过血……总之，按他的说法，那是一个危险人物，应该把他监视起来，很可能是个间谍呢……那笔巨额资财握于一人之手，这本身便是一个祸害。……如果姆哈德搜肠刮肚地说些能勾起一个既无原则又无廉耻的暴君的贪婪欲望的话。

卡米尔克总督不愿去过问这些。在开罗，他与世隔绝，别人很难设置什么圈套，使他上当。当他离开埃及时，那是去作漫游的。他乘坐自己的船，船长姓邹，比他年轻五岁，对他无比忠诚。他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海洋上漫游，表现出对人世的高傲与冷漠。

那么，人们会不会认为，他连那位把他从拿破仑的排枪扫射中救出来的水手也忘记了呢？忘记？没有的事，绝不

可能，象那样的恩情是不可能被遗忘的。但是，厚恩得到报答了吗？……这不是很可能的。如果，有一天真的漫游到法国水域的话，卡米尔克总督还会记起那些恩情吗？还是他正在等待报答的时机？有谁能知道呢？

接近一八一二年的时候，这位埃及首富在开罗已被严密监视，不能隐蔽自己了。他几次要出去旅行，都遭到了副国王的禁止。由于他堂弟不断出谋划策，他的自由受到严重威胁。

一八二三年，他堂弟三十七岁，结了婚。这桩婚事并没有抬高他的社会地位。他娶了一个年轻的埃及农村姑娘，差不多是一个奴隶。他继续耍手腕，利用他自己在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儿子依普拉金身边的影响，诋毁卡米尔克总督。

然而，在埃及，刀光剑影的时刻即将来临。一八二四年，希腊爆发了反抗马赫穆德国王的起义。于是，他号召陪臣帮他扫平叛乱。依普拉金率领一支一百二十艘的舰队驶向莫里，在那儿登陆。

于是，卡米尔克总督的时机来了，他要重新赋予生命以意义，重新投入已放弃了二十年的危险征伐。他满怀激情去维护已被伯罗奔尼撒起义弄得大伤元气的土耳其宫廷的权力。他要求参加依普拉金的军队，被拒绝了。他想在土耳其国王部队中当一名军官，又遭拒绝。这难道不正是那些对这位百万富翁虎视眈眈的人从中捣鬼了吗？

希腊人这次争取独立的斗争，以这个英雄的民族获胜而宣告结束。战争期间，希腊人遭到了依普拉金部队的非

人虐待。三年后，法国、英国、俄国海军联合行动，在一八二七年那瓦汉战役中摧垮了土耳其的海军，这迫使副国王把他的舰队和军队撤回埃及。于是，依普拉金回到开罗，在伯罗奔尼撒作战的姆哈德也随后回到开罗。

从这天起，米卡尔克总督的境况更加不妙了。一八二九年初，姆哈德娶的那个埃及农村姑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他对堂兄更加恨之入骨，家庭人口在增多，财产可没增加半分，他非得把他堂兄的财产搞到手不可。对这种放肆的抢占，副国王竟欣然赞同。这种投其所好的作法，过去在埃及有过，今天，在某些缺少东方文明的国家里，仍然司空见惯。

请不要忘记，姆哈德的儿子名叫萨伍克。

面对这种处境，卡米尔克总督懂得，他只有一计可施：把财富集中起来，大部是钻石，金银珠宝，把它带到国外去。由于住在亚历山大港的他十分信任的几个外国人的帮助，一切都办得谨慎而机智。他信心十足，行动在绝密中完成。那些外国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是哪国人？只有卡米尔克自己知道。

况且，三只橡木桶有双层包皮，外扎铁箍，好象西班牙酒坛，足以容纳下全部的财富。木桶被秘密地送到一只船上。财富的主人由邹船长伴随，终于踏上了艰险的历程。该船从开罗到亚历山大港一直有船跟踪，到亚历山大后便遭盯梢监视。

五天后，船到了拉塔基港。从那儿，卡米尔克又到了他选择的新的栖身地——阿勒坡。现在，他住在叙利亚。他

从前的将军阿勃达拉已成了圣·让的总督，在他的保护下，对姆哈德还有什么可担心害怕的呢？不管穆罕默德·阿里多么胆大妄为，也不可能在许勃里莫宫廷管辖区的内地把卡米尔克怎么样。

但是，这将是可能的。

一八三〇年，穆罕默德·阿里和土耳其宫廷关系渐趋破裂。断绝对马赫穆德的从属关系，把叙利亚置于埃及的统治之下，并登上土耳其帝国的君主宝座，这种种想法对野心勃勃的副国王来说，并不过份。至于借口吗，那是不难找到的。

饱受穆罕默德·阿里代理人虐待的埃及农民，在阿勃达拉的保护下，纷纷逃往叙利亚。副国王要求把他们引渡回来，圣·让总督拒绝了。穆罕默德·阿里要求土耳其宫廷授权以武力讨伐阿勃达拉。马赫穆德开始答复说，埃及农民归属土耳其，他不打算把他们归还给埃及的副国王。但是，过了不久，土耳其宫廷为了安抚穆罕默德·阿里，或者使他至少在斯居大里总督叛乱之后能保持中立，便又同意了他的要求。

依普拉金率领三万二千人，二十二艘战舰，准备出征叙利亚。但发生了意外，近东霍乱流行，延迟了他的行期。这样，卡米尔克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埃及人在叙利亚登陆之后，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

他当时五十一岁，已接近暮年，这是饱经忧患的五十一个年头。他早已疲倦不堪，心灰意冷，失去了昔日的幻想，只期求能在阿勒坡这个平静的城市过个安定日子。但是，

偏偏事与愿违。

当依普拉金准备侵犯叙利亚的时候，待在阿勒坡是否有些欠谨慎？诚然，这次军事行动是针对圣·让总督的。但是，在侵占了阿勃达拉以后，副国王会让他的胜利大军就此止步吗？他的野心难道只是惩罚一个人？难道不会乘此时机一举占领他梦寐以求的叙利亚？继圣·让之后，大马士革、西顿、阿勒坡，这些城市难道不会受到依普拉金军队的威胁？这至少是令人担心的。

这次，卡米尔克采取了果断措施。别人恨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财产。他的堂弟姆哈德对此早就瞪着贪婪的眼睛呢。他千方百计想把财富抢到手，即使和副国王坐地分赃，让出大部分，他也会干的。看来，必须把这笔财富隐藏起来，把它放在一个十分秘密的地方，谁也发现不了。后来，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卡米尔克总督只好决定，离开这个他如此眷恋的东方国家，等叙利亚变得十分安全时，再回来定居。那时，他再去埋藏的地方取回他的财宝。

邹船长支持卡米尔克总督的计划，并协助他将其付诸实施，行动十分秘密，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为此，买了一只双桅帆船。配备的船员各不相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甚至没有国籍的联系。橡木桶装上了船，没有人会对里边装的东西产生怀疑。四月十三日，卡米尔克总督搭乘的帆船，由拉塔基港驶入了大海。

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既定方针是发现一个只有他和船长才认识的小岛。重要的是必须使全体船员迷失航向，弄不清船驶向何方。十五个月以来，船长正是这么做的，船时

而东，时而西，驶入了地中海，又从地中海出来，忽而向南航行，而后又会掉头北上。是不是又驶入了地中海？它遨游了古老大陆的所有海洋？当那个小岛被发现的时候，它是不是正在欧洲航行？可以肯定地说，双桅帆船先后经历了截然不同的气候，经过了完全不同的地带，连船上最优秀的水手也不知道现在是在什么地方。载足了几年的给养，只有在加淡水的时候，它才靠岸，然后便离开只有船长才认识的淡水场。

大家知道，卡米尔克总督在找到合意的小岛之前，已经航行很久了。就在他准备把财富抛入大海的时候，急切盼望找到的小岛终于出现了。

这是一些有关埃及和叙利亚的历史事件，有必要在此提及一下，以后不再赘述。故事情节的发展是那样离奇，或许过于严肃的开场白使读者对发生的情节难以置信……。但是，故事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正是作者所做的，——至少是试图这样做的。

第三章

无名小岛变成了打不开的保险箱

一股晨风从东北方向吹来，邹船长给舵手下达命令，命令减帆前进，以便控制船速。二道帆和小帆，以及其它的长帆都卷起来了，船只在挂着大三角帆的情况下，向小岛靠

近。如果海上起风浪的话，船便可以紧贴海岛躲避。

此时，卡米尔克总督正在尾楼扶栏眺望。船长在船头小心翼翼地操纵着，靠近小岛。在船长的海图上是找不到这个小岛的。

小岛附近的确存在着危险。四周是平静的海水，没有露出水面的礁石，难以识别出水下的情况。没有标志前进的任何水道。看不到有暗礁的迹象，看来可以放心地靠近它。水手长在探测着水深，没有发现海底有突然升高的地方。

日出之时笼罩着小岛的雾色已经退去，阳光从东向西斜投到岛上。在一海里之外，看到的小岛所呈现的外观是这样的：这的确是一个小岛，别无它物。可以断言，除了掠夺成性的英国外，不会有哪个国家会想到争夺小岛的领主权，因为它没有什么价值。

这堆岩石肯定尚未被航海家和水文学家发现，因此，根本不可能被标在最现代的海图上。因为英国还没有把它变成另一个直布罗陀①来统辖这一带水域。毫无疑问，小岛不处在航道上，何况它是刚刚出生的呢。

和一般的海岛构造一样，小岛表面呈平盘状，周长约三百土瓦兹②，长一百五十土瓦兹，宽度为六十至八十土瓦兹，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它决不是违犯平衡规律随意堆砌起来的乱石堆。无疑，这是因地壳酸化作用，逐渐而平

---

① 直布罗陀港位于沟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是英国的重要海上加油港。

② 原文 toise，法国古长度单位，相当于 1.949 米。

稳崛起的产物。探本溯源，它不是突然升起的，而是由于海底缓慢上升形成的。小岛的四沿没有隔裂开来的小湾和锯齿状。它不象大自然所着意雕琢的姿态万千的贝壳，倒象是匀称的牡蛎的顶部或者更象一个龟甲。它呈圆形，向中心部逐渐高起，其最高点超出海面约一百五十尺。

岛上没有树木，连植物生长过的痕迹都没有。这儿没有勘探者的足迹，也从未住过人家，对此不必怀疑，它是不能住人的。由于它的存在还不曾被人知道，又是个不毛之地，卡米尔克总督把它作为一个安全可靠的秘密仓库，真是再好不过了，比把财富交给海底胜似万倍。

"这真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啊！"船长心想。

双桅帆船在缓慢地前进，渐渐收起了还在张着的篷帆。当距小岛只剩下二百米远的时候，抛锚的命令下达了。解下的铁锚拖着锁链穿过锚孔，下到二十八寻① 深，咬住了海底。

至少在靠船的这面，这堆岩石的坡度极为平缓。船本来可以再靠近些，甚至有可能直接挨着岸边，也不会有撞击的危险。但是，保持这个距离是最适当不过的了。

当抛锚的命令下达时，水手长卷起了最后的风帆，邹船长又登上了尾楼。

"阁下，要不要准备大舢板？"他问道。

"不，要小船。只是我们俩上岸。"

"遵命。"

---

① 原文 brasse，旧水深单位，每寻约合 1.624 米。

过了一会儿，船长手拿两把轻桨，坐在船头，卡米尔克总督坐在船尾。又过了一阵儿，小船靠近了一个缺口的背面，在那儿登陆较为方便。小锚牢牢地钉在岩石缝里。我们那位大人便走下船，占有了小岛。

这时，既没有升旗仪式，也没有鸣放礼炮。这第一个占领者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个人，他登上岛屿三或四小时之后，便将离去的。

卡米尔克总督和邹船长首先注意到，小岛不是矗立在沙基上的，它以五十到六十度的倾斜露出水面。因此，毫无疑问，它是由于海底的崛起而形成的。

他们在岛上巡视了一番，脚下全是闪闪发光的晶石，给人一种未经雕琢的自然美感。四岸看来还未曾受过海浪的侵蚀。在干燥的水晶般的表面上，只在几处狭长低凹的地方有些雨水。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岛上，看不到地衣、藓苔、酸模草，也看不到由风播在岩石缝隙的生命力极强的种子生长出来的植物，连贝壳也没有，活的、死的都没有。这反常的现象，真是令人费解。到处可见的是成双成对的海鸥排下的粪便，在这个地方，海鸥是生命的唯一代表。

卡米尔克总督和船长在岛上转了一圈儿之后，便向小岛中心高处走去。岛的四周岩石清洁如洗，闪烁发光，没有任何污斑，没有任何损伤的痕迹，这一切表明，从未有人上岛来过。

岛的最高处比海面高出大约一百五十尺，他们登上去，并肩坐下，好奇地观察着呈现在眼底的天际线。

一望无垠的海面反射着阳光，看不到半点陆地。这不

是基克拉季斯群岛①中的一个小岛，在这部分海面上，看不到任何隆起的地方。邹船长用望远镜竭力搜寻，但在这浩渺无边的大海上，看不到任何帆影。此时，双桅帆船是海上孤舟，在离小岛一百尺附近抛锚几个小时，是不会被发现的。

“你对今天九月九日我们所处的方位有把握吗？”卡米尔克问道。

“有把握，阁下。”邹船长答道，“为了万无一失，我还要再仔细地核对一下。”

“这非常重要。但是，小岛却没有被标在海图上，这怎么解释呢？”

“因为，照我看来，它是最近形成的。不管怎么说，只要它没在海图上，当您愿意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位置就可以重新找到它。

“对，船长，当这混乱动荡的年代过去以后，我们再来。即使这笔财富埋藏在岩石底下若干年，那有什么关系呢！这总比放在我阿勒坡家里要安全得多。副国王也罢，他的儿子依普拉金也罢，那个无耻的姆哈德也罢，都不可能来这儿偷走它。我宁愿让这笔财富坠入海底，也不会给姆哈德！”

“坠入海底，那可就要悔恨终生了。”邹船长答道，“因为大海是不会把人家投入深渊的东西交还主人的。发现了这个小岛，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它把您的财富保管起来，并将

① 基克拉季斯群岛在希腊。

如数地再归还给您。”

“来，”卡米尔克总督站起来说，“行动要迅速，最好我们的船不要被人看见……”

“遵命。”

“船上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吧？”

“我再向阁下重复一遍，谁也不知道。”

“连是什么海也不知道吗？”

“甚至是在旧大陆海域，还是在新大陆海域，都没人知道。我们在大洋上航行了十五个月，在这一期间，船走过了漫长的航程，并不知道经过了哪些大陆。”

卡米尔克和邹船长向那凸凹之处走去，小船就停在那儿。

在上船的时候，船长说道：

“这次行动结束之后，阁下是不是去叙利亚？”

“我不打算去。我要等依普拉金的军队撤退，国家在马赫穆德统治下恢复平静之后，再回阿勒坡去。”

“您没想到国家有一天会在副国王手中得到统一吗？”

“没有，我不想预见这个！”卡米尔克总督喊了起来，这种假设使他失去了平时的冷静，“叙利亚将被穆罕默德·阿里吞并，这是可能的。不过，真主的意志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叙利亚也不会完全控制在土耳其国王手中，……真主不愿意这样？”

“阁下，您离开海洋时，打算去何处隐居呢？”

“我哪儿也不去！既然我的财富在这个岛的岩石中间万无一失，那就让它留在这儿吧！邹船长，我们象这几年所

做的那样，继续航行……”

“遵命。”

不到片刻，卡米尔克总督和他的伙伴便回到了大船上。

近九点钟的时候，船长对太阳进行第一次观测，以便确定经度。中午，当太阳照射到子午线的时候，还要进行第二次观测，以便测定纬度。他让人取来了六分仪，开始测量经线高，正如他和那位大人所说的那样，他尽量使观测精益求精。船长记录下结果，回到了他的舱室进行运算。经线高度计算出来之后，小岛的方位便可确定了。

船长早已有令在先，把放在船舱的三只橡木桶和工具，洋镐以及必要的水泥等物搬上小船。

十点以前，一切准备完毕。在水手长率领下，六名水手上了小船。他们对三只木桶装的什么东西，为什么把它埋藏在这儿，都毫不猜疑。这和他们无关，不必担心。水手惯于俯首听命，就象运转的机器一样，从不问一个为什么。

卡米尔克总督和船长坐在小船的尾部，没滑几桨便到了小岛。

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不能过于靠近岸边。因为，春分和秋分季节天气变坏时，会受到海浪的冲击。也不能太高，以免崩塌。这个地方恰恰选在一块陡峭的岩石下边，其顶端是小岛的一个制高点，方向朝着东南。

按照船长的命令，水手们搬下了木桶和工具，然后来到他跟前。于是，便在这个地方刨了起来。

活儿很重，岩石质地十分坚硬。洋镐击飞的碎石片都

一场艰巨的劳动。

被仔细地收集在一块儿，因为在木桶放进去之后还得用来填洞。足足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五至六尺见方的洞。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深沟，一个死人放进去，也不会受到狂风暴雨的惊扰，将永远安息地下。

卡米尔克总督站在一边，目光若有所思，面带忧容。他是不是在想：如果能躺在财富旁边长眠，该有多好啊？……真的，他到哪儿去找一个更安全的避身所来避开人世的不平和背信弃义呢？

橡木桶被放了进去，卡米尔克总督最后又看了一眼。此时，邹船长想：这位阁下的态度真是奇特罕见，他会不会收回成命，放弃这个计划，带上财富走呢？……

不，他用手示意继续干下去。三只木桶并排牢牢地放在一起，用石灰水搅拌的碎石块将其固定起来。不大一会儿，涂抹均匀了，就和岛上的岩石一模一样。然后，在上边用水泥砌上石块，直到把沟填满。风吹雨打可能会冲刷它的表面，但不可能发现金银财宝埋藏的地方。

然而，必须作个标记，一个磨不掉的能认出来的标记。于是，水手长用凿子在矗立在后边的岩石壁上，刻了一个署名记号：

Ӿ

这是相抱在一起的，卡米尔克总督名字的两个字母K，他习惯的签名方式就是这样的。

保险箱现在已经封存洞底，没有必要在岛上再多待下去了。谁会在这个地方发现它，谁会从这儿把它掠夺走？……不会的！这儿绝对安全可靠。如果卡米尔克总督

和邹船长带着这个秘密进了坟墓的话，即使到了世界末日，也不会有人知道。

水手长已经让水手们上小船走了，而那位大人和船长仍停在海边的岩石上。一会儿过后，小船回来又把他俩送回到停泊着的一动不动的双桅帆船上。

时间是十一点四十五分。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天气好极了。在一刻钟之内，太阳就要达到子午线了。船长取来了六分仪，准备测定子午线的高度。数据得出之后，便可据此推算出纬度。用纬度，根据九点钟的观测运算时角，便可得出经度。这样，便可算出小岛的位置，其误差不会超过半海里。

当船长计算完毕，准备上甲板的时候，房门打开了。

卡米尔克总督走了进来。

“你的方位定好啦？”他问道。

“定好了，阁下。”

“给我。”

船长把记录运算结果的那张纸递给了他。

卡米尔克总督专心致志地读着，好象要把小岛的位置刻印在脑海中似的。

“把这张纸珍藏起来，”他对船长说，“但是，记载着我们十五个月以来的航程的航行日记……”

“阁下，那本日记，谁也不会得到它……”

“为了以防万一，马上把它销毁……”

“遵命。”

邹船长取来了记录，上边的数字记载着双桅帆船走过

的所有航线和不同的海洋。把日志拆开，用灯火一页一页地烧掉了。

卡米尔克总督和船长又回到了尾楼，白天的一部分时光就是在抛锚处度过的。

将近晚上五点钟的时候，西边的天际升起了云彩。夕阳透过云的缝隙，投下笔直的光束，在海面上洒下了灿烂的金光。

邹船长摇了摇头，作为一个海员，他知道这天气不是好兆头。

“阁下，”他说，“在这样大的水气中，会有大风，夜里可能会有暴风！……这个小岛不能躲避，天黑之前，我们可以走出十来海里……”

“这儿，没什么必要逗留了，船长。”卡米尔克总督回答道。

“那么，我们就出发吧。”

“核实一下经纬度……你不需要再测量一次高度吗？”

“不需要了，阁下。我对我的方位确信不疑，就象我确信我是我母亲的孩子一样。”

“好，扬帆起航。”

“是。”

起航很快准备完毕。锚离开海底，又放回了系锚处。帆张了起来，船向西北驶去。

卡米尔克站在船尾，目不转睛地看着无名小岛，微弱的光线勾画出它那模糊的轮廓。不久，石堆便消失在雾中了。但是，这位埃及富翁深信，当他愿意的时候，一定能找到小

岛以及他托付给它的财宝，——这是价值一亿法郎的钻石，金银珠宝啊！

第四章

昂蒂费尔师傅和吉尔达·特雷高曼驳船船长是要好的朋友，但性格却不大一样。

每当星期六，将近晚八点的时候，昂蒂费尔师傅都要叼着短烟斗，大发一阵雷霆，他的邻居和朋友吉尔达·特雷高曼驳船长，总要来劝解一番，一小时以后，才面红耳赤地罢休。他这股无名之火是从何而起呢？事情是这样的：他从一本古老的地图集上，取下了一张平面球形投影图，并把它张挂起来，要找一个地方，却一直没能找到。

“该死的纬度！”他喊道，“见鬼！即使它穿过火海刀山，我也要奉陪到底！”

昂蒂费尔师傅在等待着把计划付诸实施，上面提到的那个纬度线都被他的指甲给戳破了。地图上用铅笔涂满了圈圈点点，被两脚规扎得千疮百孔，就象一个咖啡漏勺似的。

被昂蒂费尔师傅责骂不休的那个纬度，是记在一张黄色羊皮纸上的。纸的色泽简直可以和西班牙国旗的颜色相

婉美，上边写着：

北纬 24°59′

在羊皮纸下边的一个角上，可以看到用红墨水写的一行字：

“谨嘱我儿永不忘却。”

昂蒂费尔又大喊起来：

“我的好爸爸，你放心吧，你的纬度，我没有忘记……，并且永远也不会忘记！愿我的三个举行下水礼的船主为我祝福，我知道该怎么办！”

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晚上，昂蒂费尔又大发雷霆了。就象一个管桅杆的水手，拉起的帆绳又从手中滑掉了，他一肚子火气，忿忿然地叫喊着，嘴里含的小石头被咬得咯吱咯吱响。他取下已灭了二十次的烟斗，再用火柴点着，足足划了一盒火柴，分明是拿烟出气。地图被踢到一个角落去了，座椅则被踢到另一个角落，一个装饰在壁炉上的贝壳被打得粉碎。他跺着脚，天花板上的椽栋似乎在摇动，接着，大喝一声，犹如狂飙从天而降：

“纳侬！……爱诺卡特！”他对着用马粪纸卷成的喇叭筒大声喊道。

爱诺卡特在织毛线活儿，纳侬在厨房炉旁熨衣服，她们认为是该把这些家务琐事做完的时候了。

这是圣马洛的一所用花岗石建造的，古老的三层楼房，面朝高房街，二层和三层各有两个房间。最后一层比屋后城墙上的路还要高。您从这儿看看这所宅院吧：墙是花岗石砌的，特别厚，足以抵御古代的枪炮，窗子不宽，用十字交叉

“该死的纬度……见鬼!”

铁棂护着；巨大的门扇是橡木心做的，外表装璜一层铁皮，安有敲门捶，从圣塞尔旺都能听得见。青石板覆盖的屋顶上，开有天窗，那位退休的水手有时便从这儿，探出望远镜瞭望。这所半民宅半炮台式房屋和环绕全城的城墙一角相邻，从这儿，可以眺望四方：右边是大贝，塞藏勃尔的一角，德高雷角和弗雷晒勒角；左边是堤岸和码头，朗斯河的入海口，普里耶尔海湾，从迪纳尔直到圣塞尔旺的浅灰色的圆屋顶。

从前，圣马洛曾是一个岛，昂蒂费尔师傅大概还在留恋他本可以当一个岛民的那个时代。但是，古老的阿尔洪变成了半岛，于是，他便在半岛上定居下来。况且，阿尔莫尔城的子孙有权感到自豪，因为，这儿是法国许多伟大人物的故乡，其中有迪盖·特鲁安①，我们这位可敬的海员每当经过公园时，都向他的塑像致以敬礼；拉莫奈②，尽管这位作家写的书并未引起他的兴趣，还有夏朵布里扬③，他只了解这位作家和诗人的最后一部作品。顺便说一下，在大贝岛上修建了一座朴素而令人羡慕的陵墓，墓碑上刻着这位杰出作家的名字。

昂蒂费尔师傅（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现年四十六岁，退休已经十八个月了，生活比较富裕，称得上小康之家。每年有几千法郎的年金，他曾在两三艘船上指挥过航行，年

---

① 迪盖·特鲁安(Duguay-Trouin)，圣马洛人，是法国著名的水手，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在和荷兰人，英国人作战中，曾颇负盛名。

② 拉莫奈(Lamennais)，圣马洛人，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和思想家。

③ 夏朵布里扬(Chateaubriand)，圣马洛人，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

金便是从此而来的。圣马洛一直是这些船的停泊港。船属于巴伊夫和西埃公司，经常在英吉利海峡，北海，波罗的海以及地中海航行。昂蒂费尔师傅在登上高位之前，跑遍了世界。他是一个好水手，勇于冒险，对己对人都十分严格，置身险地以身挡之，不惧一切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具有典型的布列塔尼人的性格。他是否留恋大海？……既然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离开了它，不，他并不留恋。是某种健康的原因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吗？丝毫也不是，他健壮得象座铁打金刚。

这只要看看他，听他讲讲话，跟他握握手，便可领略一二。他粗壮，中等身材，举止洒脱。现在，我们把他详细描绘一下：头很大，象印欧人，硬发直竖，好似箭猪；由于长年累月海水溅在脸上和低纬度灼热的阳光的烤晒，褐色的面孔变成了古铜色；满脸络腮胡子好似岩石上长满的地衣，斑白的胡须和头发连成一片；一双有神的眼睛，犹如眉宇下深藏着的一对红宝石，虹彩好似黑玉，瞳人射出猫眼一样的亮光；蒜头鼻子，鼻梁很长，上边可以挂一串取作料的小夹子。鼻的上端，眼睛下部，有两个深窝，象一匹老马塌陷的上眼框。当他嘴里含着小石头的时候，满口坚实而健康的牙齿，在牙床骨下嘎嘎作响。耳朵毛茸茸的，外耳象个小喇叭，耳叶下垂，右耳垂上戴着一个嵌着锚的铜耳环；上半身较瘦，两腿强壮有力，立在那儿全身笔挺，两腿叉开的角度正好可以保持平衡，船再摇摆，始终稳如泰山。让人一看，便可猜出这是个力气过人的人。圆滚滚的肌肉好象古罗马军人的仪仗钺，能吃能喝，一副铁打的身子。象这样的人，完全有

权再拿几年船上健康证书。但是，有这样气质和体质的人，在四十六岁之前，便以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昂蒂费尔这个有意义的名字，登记注册为普通老百姓了。这是一种何等异乎寻常的感情冲动，何等的狂热啊！

这天晚上，他又暴跳如雷，大吵大闹了。坚固的房子都抖动起来了，简直让人以为是屋底下掀起了五十尺高，席卷半个城市的海潮。

纳侬，四十八岁，戈阿特遗孀，是我们这位大喊大叫的水手的姐姐。她丈夫是个小贵族，曾在巴伊夫轮船公司当会计，年轻早夭，留下一个女儿——爱诺卡特。舅舅昂蒂费尔把她抚养长大，是她的认真而严格的保护人。纳侬心地善良，喜爱自己的弟弟，并有些怕他，当他大发雷霆的时候，总是俯首听命。

爱诺卡特妩媚漂亮，金色的头发，蓝蓝的眼睛，娇艳的皮肤，脸蛋儿闪着聪明智慧，天生的风流雅致。比起她妈妈来，她要倔强得多，有时竟敢顶撞她那可怕的保护人。

昂蒂费尔很喜欢这个外甥女，他认为她是圣马洛最幸福的姑娘，也是圣马洛最漂亮的姑娘。但是，他对幸福的理解，可一点也不合少女的心意。

两个女人出现在房间的门槛上了，一个拿着长长的毛线针，另一个拿着刚刚从炭火中取出的熨斗。

“唉，怎么了？”纳侬问道。

“我的纬度……该死的纬度！”昂蒂费尔师傅答道。

他照头上猛击一拳，除了大自然赐给他的这个脑壳，任何别的脑盖骨早已被打得嘎嘎作响了。

“舅舅，”爱诺卡特说，“这可不大好，那个纬度使你心烦意乱，就把房间弄得乱糟糟的……”

于是，她拾起了地图。纳依则一片一片地捡起了象被火药炸得粉碎的贝壳。

“是你刚才打碎的吗，舅舅？”

“是我，妞儿。如果是别人，他也会经历这倒霉的时刻的。”

“为什么把它扔在地上？”

“因为我手发痒！”

“那个贝壳是你内兄的礼物，”纳依说，“你真不该……”

“还怎么样？你跟我说到明天，我不该，也无济于事了！”

“我的表兄朱埃勒会说些什么呢？”爱诺卡特喊道。

“他什么也不会说，他最好什么也别说！”昂蒂费尔师傅在辩解着，看到面前站着的只是两个女人，不能大大发泄一下怒气，显得有些无可奈何。“那么，朱埃勒在哪儿？”他又补充问道。

“你知道呀，舅舅，他去南特了。”姑娘答道。

“南特！……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去南特干什么去了？”

“舅舅，是你自己派他去的……你知道……远洋船长考试……”

“远洋船长……远洋船长！”昂蒂费尔师傅自言自语着，“就和我一样，当一名近海航行的船长，还不心满意足吗？”

“我的兄弟，”纳依胆怯地提醒说，“那是根据你的意

思……你想要……"

"好好，……我想要他成为远洋船长……好理由！……要是我不愿意的话，他难道就不去南特吗？……况且，他要是落榜……"

"不会的，舅舅。"

"会的，我的外甥女，他要是考取了的话，我给他摆酒庆功！"

大家明白吧，和这样的人简直没法相处。一方面，他不愿朱埃勒去参加远洋船长考试，另一方面，如果朱埃勒名落孙山，还得挨一顿训斥。少不了要捎带几句，什么笨驴考官呀，什么商人气的航海学呀，不一而足……。

但是，爱诺卡特觉得那位年轻人是不会落榜的。首先，因为他是自己的表兄；其次，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刻苦的小伙子。更何况，他俩正在热恋之中，有情人终成眷属呀！请想象一下吧，这是三个多么好的理由啊！

还必须补充说明一下，朱埃勒是昂蒂费尔师傅的侄子，昂蒂费尔是他长大成人之前的监护人。朱埃勒生下来便失去了母亲，母亲是因为生他而死亡的。父亲是海军大尉，几年之后也去世了。从幼年起，他就靠叔父抚养。他将名列前茅，成为一名海员，人们不会感到惊讶。爱诺卡特想得很对，他将垂手可得远洋船长证书。舅舅对此也并不怀疑，只是他现在脾气不好，不愿随声附和罢了。

朱埃勒考取与否，对年轻的姑娘至关重要，因为，她和表兄的婚事早已订了。等他金榜题名，拿到远洋船长证书后，他们就要洞房花烛啦。这两个年轻人真诚相爱，纯洁的

爱情将给他们带来幸福。全家早就盼望着两个青年人相结合。喜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纳侬心中不胜欢喜。还会有什么障碍呢？既然身兼叔父和监护人的家长已经同意了……或者，至少这位主宰一切的人的条件是小伙子当了船长，才能结婚。不言而喻，朱埃勒对本行业务进行了全面的学习。最先在巴伊夫公司的船上当实习生和见习水手，服役时当过水兵，后来在商船队当过三年大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昂蒂费尔打心眼里为侄子感到自豪。也许他曾梦想过为他的侄子攀上一家富户联姻，因为这个小伙子人材难得。同样，他也希望能给外甥女找到一个有钱的配偶，因为在全城也找不到这样可爱的姑娘了。

“就是在伊尔-维兰，也找不到第二个！”他紧锁眉头，重复着。他甚至想把这一判断一直推广到整个布列塔尼。

拿五千法郎的年金，都高兴得不亦乐乎，一旦成了百万富翁，他真会利令智昏的……他就是沉溺于这些胡思乱想之中。

爱诺卡特和纳侬收拾一下这位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的房间，至少是把他的大脑也整理了一下。这儿，还真有该清理的，洗洗油腻，扫扫尘土……还有，赶跑住在里边的飞蛾，以及天花板上的蜘蛛……。

昂蒂费尔踱来踱去，闪光的眼睛轱辘轱辘直转，这表明暴风雨尚未过去，闪电雷鸣随时都会到来。当他看着挂在墙上的晴雨表时，似乎气又上来了。因为，一丝不苟的，忠实可靠的仪器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变化。

“朱埃勒还没回来？”他转向爱诺卡特问道。

“没有，舅舅。”

“都十二点了！”

“舅舅，还没到哪。”

“你们瞧着吧，他不误了火车才怪咧！”

“不会的，舅舅。”

“啊！你怎么老跟我顶嘴？”

“我没顶嘴，舅舅。”

尽管纳侬一再示意，年轻的姑娘还是决心为表兄鸣不平，不同意这位言语粗鲁的舅舅对表兄的指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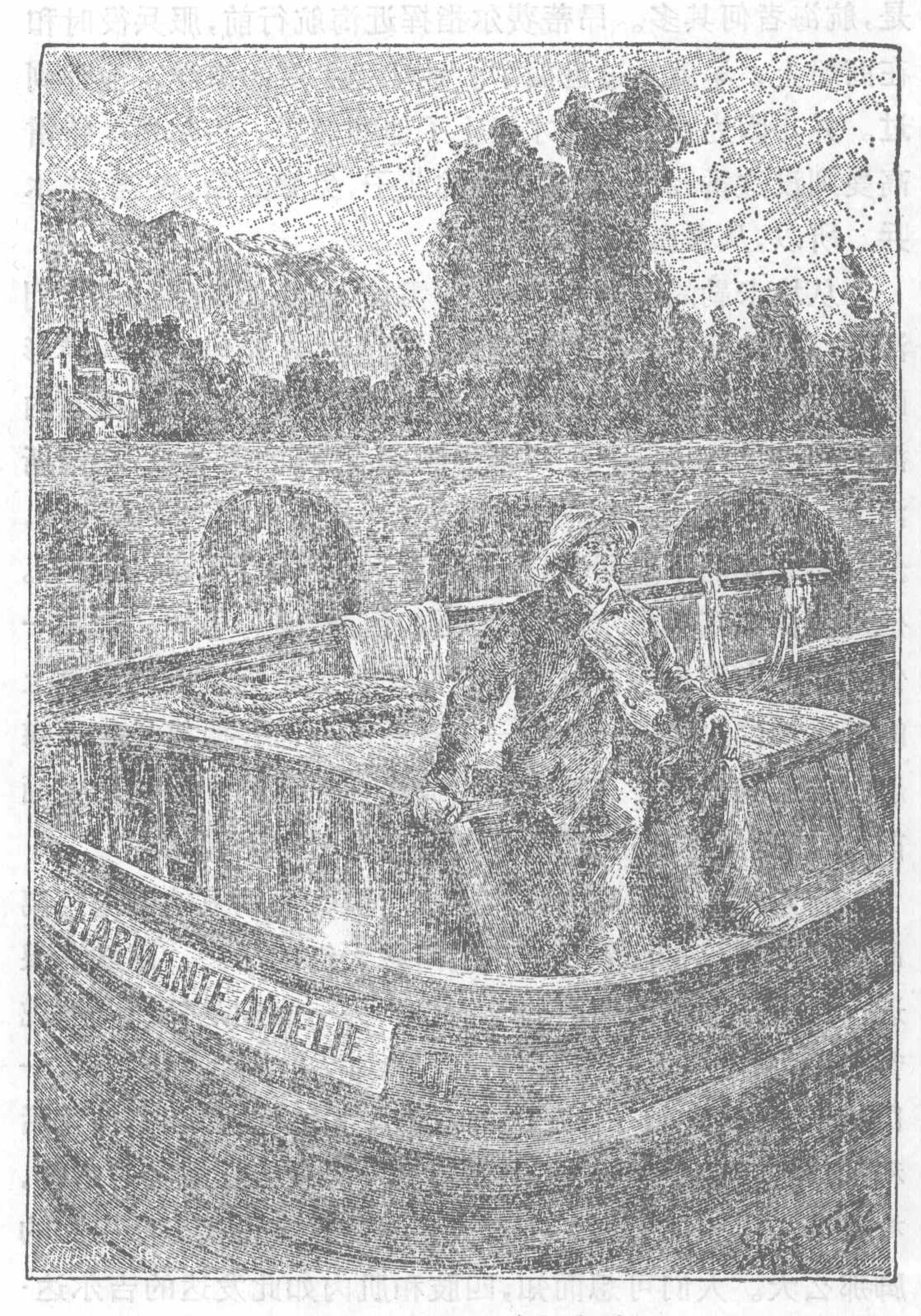
闪电雷鸣肯定已经不远了。难道没有一个避雷针，可以把积在昂蒂费尔身上的电给排掉吗？可能有。所以，当他又大喊：“给我去找特雷高曼！”时，纳侬和她的女儿便急忙听命了。她们离开房间，打开街门，跑着去找特雷高曼。

“我的上帝呀！但愿他在家！”她们互相说着。

他在家，五分钟之后，便来到了昂蒂费尔师傅面前。

吉尔达·特雷高曼五十一岁，和他邻居相似之点是：他也是单身汉，在海上航行过，现在也不干了，靠退休金度日，也是圣马洛人。类似之处就是这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思想气质方面：吉尔达·特雷高曼性格沉静，昂蒂费尔则活泼开朗；一个富于哲理，一个则很少；一个平易近人，一个则难于相处。在体质方面，两位老兄也很不相同。但是，两人却是挚交，皮埃尔·昂蒂费尔尤为重视他俩的友谊，吉尔达·特雷高曼则显得差一些。人们知道，作昂蒂费尔这样的人的朋友，并不是一件美差。

刚才已经说过，吉尔达·特雷高曼也曾做过水手。但



这是一位温和的内河水手。

是，航海者何其多。昂蒂费尔指挥近海航行前，服兵役时和在商船上，早就见过世面了。地球上主要的海洋，他都到过。并非因为这个，他才当上了他的邻居。吉尔达·特雷高曼则没这番经历，他是寡妇的儿子，免服兵役，没当过水兵。所以，从来没到过大海上。

从坎卡勒的高地，甚至从弗雷埃勒角，他望到过英吉利海峡，可却从未去那儿航行过。他出生在驳船上的画满彩画的小舱室里，在驳船上度过了逝去的岁月。开始，他当内河的领港员，以后当了"可爱的阿美丽"号的船老板，在朗斯河上，游来游去。从迪纳尔到迪南，从迪南再到普隆莫卡，然后再顺流而下返回来，根据需要运载些木板，酒，煤炭等。他对北滨海省和伊尔-维兰地区的河流，略有了解。这是一位温和的内河水手，只此而已；而昂蒂费尔则是一位大海上的最泼辣的水手——这样一个普通的内河驳船船长和近海航行的船老大到了一块，特雷高曼在自己的邻居和朋友面前，自然是深表敬重，而这位邻居竟然受之无愧。

吉尔达·特雷高曼住的是一所漂亮而别致的小房，离昂蒂费尔家只有百步远，在图卢兹大街的尽头，距城墙很近。房子一面临朗斯河的入海口，另一面则是外海。他虎背熊腰，肩宽将近一米，身高五尺六寸，上半身厚壮得象一口箱子，总是穿着一件肥大的双排骨扣的坎肩，和一件背后和袖口打褶的粗绒短衫，十分整洁。两只粗壮结实的胳膊，有普通人大腿那么粗，一双大手掌简直有古代卫队卫兵的脚那么大。人们可想而知，四肢和肌肉如此发达的吉尔达·特雷高曼，一定力大如神。但是，这是一位慈善的大力神，

他从不滥用自己的力量。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只用食指和拇指，生怕把人家的手指压碎。他的力气是潜在的，从不炫耀，从不打人。

如果把他和机器相比，他不象是叮当叮当响的打铁大锤，倒象是冷压钢板的水压机。这种力是来自他伟大而慷慨，缓慢而不外露的气质。

他两个肩膀托着一个圆圆的大脑袋，戴着一顶宽边礼帽，头发扁平，两颊薄须，长着翘翘鼻子，从侧影看，很有性格。嘴总是微笑着，上唇偏里，下唇偏外，肥厚的双下颏，雪白的牙齿，只是右上门牙脱落了，不能叼东西，因此，从未被烟斗的烟污染过。在浓密的红棕色的眉毛下，是一双明亮而和善的眼睛。他面色红润，是朗斯河清风吹拂的结果，因为，他从未经受过大洋上的风暴和强烈的热风。

这就是吉尔达·特雷高曼，一位助人为乐的人，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你中午来找也好，两点钟来找也好，他随时都准备为你帮忙。因此，他是昂蒂费尔的怒浪冲不垮的岩石。当他的邻居满脸怒气，派人来找他时，他就仍去承受那位翻江倒海的人物所掀起的波涛的袭击。

这位"可爱的阿美丽"号前任船主，在昂蒂费尔家里是很受爱戴的——纳侬把他当作自己的靠山，朱埃勒对他象父亲一样，爱诺卡特毫无拘束地亲吻他那鼓鼓的双颊和没有一丝绉纹的前额——按照相面人的说法，他的长相就足以说明他禀性温存，为人随和。

这天晚上，将近四点半钟，这位驳船船长登上通向二层房间的楼梯。在他沉重的脚步下，楼梯嘎嘎作响。接着，他

推开房门，来到了昂蒂费尔师傅面前。

第五章

吉尔达·特雷高曼难以完全顺从昂蒂费尔

“你到底来了，船老板？”

“听到你的召唤，我是跑着来的，我的朋友……”

“不见得没拖时间！”

“用的就是路上的时间。”

“真的！我还以为你是乘可爱的‘阿美丽’号来的呢！”

和快速的海船相比，“阿美丽”号驳船当然慢多了。吉尔达·特雷高曼对这种带刺儿的话，并不介意，也不感到奇怪。他知道这位邻居脾气不好，他什么都能容忍，并早习已为常了。

昂蒂费尔伸给他一个手指头，他用他那只大手的食指和拇指轻轻地捏了捏。

“唉，别这么使劲儿，见鬼！你总是捏得那么厉害！”

“请原谅……我可不是故意的……”

“好吧，算我倒楣！”

昂蒂费尔接着做个手势，请吉尔达·特雷高曼坐在屋子中间的桌子前。

驳船船长听从指挥，坐在了椅子上，两腿弯曲，固定在

平底鞋里的两只脚向外撇着，宽大的手帕铺在膝盖上，那是一块棉织的手帕，上边有蓝色的和红色的小花，每个角上绣着一个锚。

一看见绣着锚，昂蒂费尔猛的耸了一下肩膀……一个驳船船长的锚！为什么不绣一个前桅杆，一只驳船的后桅杆！

“你喝酒不，船老板？”他说着拿出两个酒杯和一瓶白兰地。

“你知道，朋友，我是从不喝酒的。”

可昂蒂费尔仍然斟满了两个小高脚杯。按照十年来的习惯，他喝完自己这杯，再喝吉尔达·特雷高曼那杯。

“现在，咱们谈谈吧。”

“谈什么？”船长答道，他很清楚为什么让他来的。

“谈什么，船主？你说谈什么，还不是……”

“对！在那个纬度上，你找到你感兴趣的方位了？”

“找到了？你要我怎么找到？……听两个妇道人家嚼舌根就能找到……刚才……”

“好纳侬和我的漂亮的爱诺卡特！”

“噢！我知道……你总是袒护她俩，反对我……但是，问题不在这儿……我父亲托马去世已经八年了，八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拖着，没前进一步……总该有个收场呀！

“我……”船长挤着眼睛说，“我的收场办法是不再过问此事……”

“真的，船老板！我父亲临终前的嘱咐，怎么办？……那遗嘱可是神圣的！”

“糟糕的是，”吉尔达·特雷高曼回答道，“你的好父亲没能多说一些！”

“他没多说什么，那是因为他知道的本来就不多！真见鬼，是否我也会到了临终之时，仍然无所进展呢？”

吉尔达·特雷高曼正要回答说，那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所希望的。但是，他没说出口，为了不至使他那爱抬杠的朋友气上加气。

那是在托马·昂蒂费尔临终前几天，突然发生的事。

一八五四年，也就是老水手没能闯过去的那年。他重病在身，觉得应该把他本人一直感到神秘莫测的一个故事，讲给他儿子。

五十五年前，一七九九年，拿破仑枪杀雅法战俘那天，托马·昂蒂费尔在近东商船上，正沿巴勒斯坦海岸航行。一个受难者躲在一块岩石上，不可避免的死亡在等待着他。夜里，法国水手发现了他，把他送到船上，给他治伤，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治疗，恢复了健康。

这位战俘向他的救命恩人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卡米尔克，埃及人。告辞的时候，他向好心的圣马洛人担保，他不会忘恩。到时候，水手会受到报答的。

分手后，托马·昂蒂费尔继续他的航行，或多或少地也想过许给他的诺言。后来，干脆不去想了。因为，看来那个诺言永远也实现不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水手退休了，回到了圣马洛，一心教自己的儿子皮埃尔学航海。一八四二年六月，他突然收到一封来信。那时，他已经是六十七岁的人了。

那封用法文写的信是从哪儿来的呢？……从邮票上可以看出来，肯定是从埃及寄来的。里边写了些什么？……仅仅写了如下的话：

"敬请托马·昂蒂费尔船长在笔记本上记上这个纬度：北纬24°59′。经度暂缺，以后告之。切记勿忘，望勿泄漏，这是一笔巨额之财。纬度和经度，有一天将是价值连城的黄金、钻石和珠宝，雅法战俘谨以此报答船长救命之恩。"

这封信的唯一署名是一个连写的双K。

这勾起了好心人的遐想——真是儿子的好父亲。事隔四十三年了，卡米尔克还记着哪？他花了多少时间啊！毫无疑问，各种障碍使他没能如期报答。因为，叙利亚的政治形势，只是在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五日签订了有利于土耳其国王的伦敦协定①之后，才终于稳定下来。

现在，托马·昂蒂费尔是一个纬度的占有者，这个纬度通过地球上的某一个点，而卡米尔克总督的财富就藏在那儿。是什么财富呢？……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几百万块钱而已。然而，信中说了，对此事要绝对保密。因此，他对谁也没讲，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只字未提过。他在等待着送信的人，有一天会给他带来所答应的经度。

他等啊等啊，等了十二年了。他有一个姐姐叫安娜，她登上一个塔去望过，但是什么也没等来。如果他临终时，还没能见到总督的信使，那么，他就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

① 一八四〇年，英、俄、奥、普四国缔结伦敦协定，声称共同"保障"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与独立"，联合向穆罕默德·阿里提出最后通牒，促使其投降苏丹。

吗？……不，他想不至于如此。他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一个能代替他的人，这就是自己的儿子——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所以，一八五四年，八十一岁高龄的老水手，感到自己没有几天可活的了，便毫不迟疑地把卡米尔克的意图告诉了自己的儿子——他唯一的继承人，并让他发誓——就象人家叮嘱过他的那样，永不忘却那个纬度，珍藏签署着双K的信，满怀信心地等待信使的到来。

接着，老水手与世长辞了。亲人们哭悼他，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怀念他，他被葬在了自家墓地。

人们了解昂蒂费尔师傅，也很容易想象得出，透露给他这样的一个秘密，对他的精神，对他那一点就着的妄想，会产生何等的影响，他的整个身心燃起了强烈的欲望。在他的脑海中，他父亲所估计的几百万法郎扩大了十倍。他把卡米尔克总督当作了《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富豪，梦想着埋藏在阿里巴巴山洞里的黄金和宝石。但是，由于他生性急躁，神经质，根本不可能象他父亲那样守口如瓶，十二年只字不漏，和任何人都不讲，也从不想法了解签名人到底怎么样了，这些，父亲做到了，儿子却没做到。一八五五年，他在地中海的一次旅行中，停在亚历山大港，想方设法四处打听有关卡米尔克总督的下落。

是否真有其人？……既然老水手有他的亲笔信，那是用不着怀疑的……

他现在还在人世吗？……这是昂蒂费尔师傅最为关切的严重问题。得到的情况令人失望，卡米尔克总督离开已经二十来年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这对昂蒂费尔师傅是个可怕的打击。但是，他并没灰心气馁。即使没有卡米尔克总督的消息，也可断言，一八四二年，他是活着的——那封信便是证明。很可能，出于难以言明的理由，他离开了祖国。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的信使将会带着那令人感兴趣的经度出现的。既然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儿子将出面迎接他，给予热情的欢迎，这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昂蒂费尔师傅回到了圣马洛，尽管这次使他付出了代价，他和谁也没讲。

但是，这是多么无聊的生活啊！无所事事，整天为一个念头所缠绕。二十四度五十九分就象恶作剧的苍蝇，在头部周围乱飞！他终于舌头发痒了，把秘密告诉了姐姐、外甥女，侄子和吉尔达·特雷高曼。因此，所说的秘密——至少是一部分，不久便传遍全城，甚至传到了圣塞尔旺和迪纳尔以外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一笔巨大的，不可思议的财富，总有一天会落入昂蒂费尔师傅的手中，这是十拿九稳的。然而，没人来敲他的大门，没有人跟他招呼："这是你所等待的经度。"

几年过去了。卡米尔克总督和信使从未露面。没有一个外国人跨过他家的门槛。昂蒂费尔师傅经常大发雷霆，概源于此。家里人终于再也不相信那笔财富了，那封信只不过是他自欺欺人罢了。吉尔达·特雷高曼不愿流露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自己的朋友过于天真幼稚。为此，在内河航行的同伴中间，他竟招致难堪。但是，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却固执己见，什么也动摇不了他的信念。这笔巨大的资财，好象他已握在手中，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谁稍

有异议，便会引起轩然大波。

因此，这天晚上，驳船船长坐在斟满了白兰地的酒杯面前时，便决计不去惹怒这位邻居，免得引起火药库的爆炸。

“嗳，”昂蒂费尔面对面地瞧着他说，“你直接了当地回答我，你有时好象不明白！”总而言之，“可爱的阿美丽”号船老板还从来没测定过方位……在朗斯河两岸之间，没有必要测定高度，观察日月星辰……”

通过例述航海学的种种基本实践，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显然想表明，内河航行的驳船船主的阅历，和近海航行的船老大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和善的特雷高曼微笑着，并不争辩，瞧着铺放在双膝上的五颜六色的手帕。

“嗳，你听没听我讲，驳船船长？”

“我听着呢，朋友。”

“好，干脆说吧，你确切知道纬度是什么吗？”

“知道点儿。”

“纬度是和赤道平行的圆周，分为三百六十度，即二万一千六百六十分，相当于一百万零二百八十秒，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吉尔达·特雷高曼笑呵呵地回答道。

“十五度的弧线相当于一小时的时间，十五分的弧度相当于一分钟，十五秒的弧度相当于一秒钟……。”

“你是不是要我再背诵一遍呀？”

“不，那没用。嗳，我知道北纬二十四度五十九分这个纬度。然而，在这个平行圆周上，有三百六十度——你听见

没有，三百六十度！有三百五十九度，我就象对待没爪的锚一样，用不着去理睬！但是，有一个点我还不了解，只有当有人指给我和它相交叉的经度的时候，我才能了解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几百万法郎……你别笑……”

“我没笑呀，我的朋友。”

“对，几百万属于我的钱。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就有权把它挖出来……”

“好啊，”驳船船长温和地回答道，“必须耐心地等着信使给你带来好消息……”

“耐心……耐心！你的静脉里是什么？”

“我想是糖分，别无它物。”吉尔达·特雷高曼答道。

“我呢，我是流动的水银，活泼的元素，溶在我血液里的是硝酸盐……我没法儿冷静下来……我心烦意乱，如坐针毡。”

“你要镇静些……”

“镇静？……你忘了，现在是一八六二年，我父亲是一八五四年去世的，他从一八四二年就拿到这个秘密了，快二十年啦，我们还没解开这个鬼字谜。”

“二十年啦！”吉尔达·特雷高曼嘟囔着说，“光阴似箭啊！二十年前，我还在指挥着‘可爱的阿美丽’号……”

“谁跟你说‘可爱的阿美丽’号哪？”昂蒂费尔师傅喊叫起来，“是‘可爱的阿美丽’号，还是信里写的纬度？”

他在驳船船长眨巴着的眼底下，飞快地晃着那封上边有卡米尔克总督署名标记的、已经变黄的信。

“对……这封信……这封该诅咒的信，”他接着说，“这

封鬼信，我有时想把它烧成灰……”

“那也许是明智的……”驳船船长大着胆子说。

“嘿……特雷高曼船主，”昂蒂费尔师傅立即反驳道，两眼冒火，声音震耳欲聋，“以后，再不许您象刚才那样回答我！”

“再也不会了。”

“要是我一时发疯，想毁掉对我来说，意味着领主权的这封信，要是我一时不理智，忘记我对我的亲人和对我自己所肩负的责任，要是您不阻止我……”

“我会阻止你的，我的朋友，我会阻止你……”吉尔达·特雷高曼赶忙回答道。

昂蒂费尔师傅激动不已，拿起一杯白兰地酒，和驳船船长的酒杯碰了一下，然后说：

“祝你健康，船老板。”

“祝你健康！”吉尔达·特雷高曼回答道，他把酒杯举到齐眉高，然后又放到了桌子上。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陷入沉思之中，嘴里嚼着小石头，用手焦躁地乱蹂着头发，低声地骂着，叹息着。突然，他又双臂交叉，凝视着他的朋友。

“北纬二十四度五十九分，你至少知道这个讨厌的纬度该通过什么地方吧？”

“我怎么不知道？”驳船船长答道。这个小小的地理课，他已经学过上百次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船老板！有许多事，人们是不大知道的。”

他把地图册打开，翻到平面球形图那页，上边展开着一个地球图形。

“你瞧！”他说道，语气果断，不容分辩。

吉尔达·特雷高曼注视着。

“你看，这儿是圣马洛，对吧？”

“对，这儿是朗斯河……”

“这和朗斯河无关！你又拿朗斯河跟我瞎缠！……瞧，顺着巴黎子午线，往下直到二十四度。”

“我往下看哪。”

“穿过法国，西班牙……进入非洲……走过阿尔及利亚……到达夏至线[1]……那儿……廷巴克图[2]上边……”

“我明白。”

“好，我们现在到了那个著名的纬度了。”

“对，我们到这儿了。”

“现在咱们向东走……跨过整个欧洲，越过红海……在梅克上边绕过阿拉伯……现在我们向马斯喀特王国[3]的君王敬礼……然后跳过印度，只经过孟买，加尔各答，再顺着中国的南海，台湾，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你跟上我了没有？”

“跟着呢！”吉尔达·特雷高曼一边用他那大手帕擦着汗，一边回答道。

“好，你现在到了美洲，墨西哥……接着是墨西哥湾，然

① 夏至线又叫北回归线。

② 廷巴克图在马里。

③ 马斯喀特王国的主要版图是今天的阿曼。

后到了哈瓦那附近……你现在要穿过佛罗里达海峡……漫游在大西洋上了……你再沿加那里群岛航行……到了非洲……顺着巴黎子午线北上……在北纬二十四度上，你环游了地球。最后，你又回到圣马洛。”

“喔！”随和的驳船船长说。

“现在，”昂蒂费尔又说，“我们穿过了两个大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以及成千上万的大小岛屿。船长，你能不能告诉我，在哪儿埋藏着那亿万财富？”

“这可不知道哇……”

“然而，会知道的……”

“是的，会知道的，当信使……”

昂蒂费尔举起了“可爱的阿美丽”号船主没喝完的那杯酒。

“祝你健康！”他说道。

“祝你健康！”吉尔达·特雷高曼使空酒杯和他朋友的满杯碰杯，回答道。

刚刚敲过十点钟。街门响起了有力的敲击声。

“是送经度的人来了吧！？”神经过敏的圣马洛人喊了起来。

“噢！”他的朋友略有怀疑，不由地发出一声感叹。

“为什么不是呢？”昂蒂费尔师傅喊道，双颊变成了紫红色。

“对！为什么不是呢？……”随和的驳船船长回答道，他甚至摆好姿势，准备敬礼，去迎接那位带来佳音的使者。

突然，楼底下传来了喊声。真的，那是纳依和爱诺卡特

的喊声，这大概是在欢呼卡米尔克总督的使者的光临吧。

"是他……是他！"两个女人重复道。

"他？……他？……"昂蒂费尔说。

他向楼梯走去，这时，他的房门打开了。

"晚安，叔叔，晚安！"

这是一个充满快乐和幸福的声音，把他叔叔气得不亦乐乎。

"他"，是朱埃勒。他刚刚到，没误南特的火车，也没名落孙山。他喊道：

"录取了，叔叔，录取了！"

"录取了！"老太婆和姑娘重复道。

"录取了……什么？"昂蒂费尔问道。

"以最高分录取为远洋船长！"

由于叔叔没向他张开双臂，他扑到了吉尔达·特雷高曼的怀里，老头把他紧紧搂住，朱埃勒被压得简直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您要把他给窒息了，吉尔达！"纳侬看到了，喊道。

"我刚刚碰了他一下！"这位"可爱的阿美丽"号前任船长笑嘻嘻地答道。

但是，朱埃勒喘息了一阵，恢复了理智，转向了正在踱来踱去的昂蒂费尔师傅：

"现在，叔叔，婚事什么时候办呀？"

"什么婚事？"

"我和我的亲爱的爱诺卡特的婚事呗，"朱埃勒答道，"不是已经说定了吗？"

“对……说定了。”纳依证实说。

“除非我当了远洋船长，爱诺卡特不要我了……”

“啊，我的朱埃勒！”姑娘回答道，伸给他一只手。连善良的特雷高曼都觉得伸出去的，不是一只手，而是少女一颗赤诚的心。

昂蒂费尔师傅默不作声，似乎在辨别是什么风向。

“叔叔，您说呢？”年轻人坚持着说。他站在那儿，仪表堂堂，俊俏的脸蛋儿神彩奕奕，两眼闪着幸福的光芒。

“叔叔，”他又说，“您不是说过，你考取了后，就定这门亲事，回来之后，我们确定婚期？”

“我认为，你是说过的，朋友！”驳船船长冒昧地表态了。

“我被录取了，”朱埃勒重复道，“现在，我回来了……如果您认为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的话，叔叔，我们就四月初结婚……”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跳了起来。

“八周之后？为什么不是八天……八小时……八分钟？……”

“哟！我的叔叔，如果可能的话，那也未尝不可，这可不是我要求的……”

“嗳！需要时间准备一下，买些东西。”纳依解释说。

“对，我也要做一件新衣服，好当他们的傧相。”吉尔达·特雷高曼说。

“好吧……四月五日行吗？”朱埃勒问道。

“就这样吧……”昂蒂费尔师傅无可奈何地说。

“啊！我的好舅舅。”姑娘叫了起来，搂住了他的脖子。

“啊！我亲爱的叔叔。”小伙子也喊道。

小伙子亲吻叔叔的一个面颊，姑娘亲吻舅舅的另一个面颊，因此，两个青年人的面颊是不会不碰到一块的……

“就这么定了，”叔叔说，“四月五日结婚。……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不要什么条件……”

“一个条件？”吉尔达·特雷高曼喊道，他生怕他这位朋友节外生枝。

“对……一个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叔叔？……”朱埃勒问道，眉头开始紧锁起来。

“那就是，从现在起到四月五日，我没收到我的经度……”

大家舒了一口气。

“好！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的确，拒绝满足昂蒂费尔这一要求，是不近情理的。何况，等卡米尔克的信使，已经等了二十年了，他怎么可能在朱埃勒和爱诺卡特结婚日期之前到来呢？

第六章

西方人和东方人初次交锋，东方人受挫

一星期过去了，连信使的影子都没有。吉尔达·特雷高曼说，要是看到耶稣从天而降，也并非怪事。但是，在昂蒂费尔面前，他避免用«圣经»上的教义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至于爱诺卡特和朱埃勒，他俩是不大想什么卡米尔克总督的使者的，那纯系一个臆想中的人物，只有他会扰乱或推迟他俩的结合！……不可能！他俩正准备出发的行装，奔赴琼宫，拜望月下老人。既然小伙子知道经度，姑娘又知道纬度，把经纬度结合起来，不难找到蓬莱仙境。婚事将于四月五日举行，这已确定无疑了。

昂蒂费尔变得越来越难相处，越来越难接近。婚礼的日期日渐临近了。再过几周，一对情侣将洞房花烛，白头偕老。真是天作良缘啊！说实在的，那位叔叔何尝不曾梦想，这一对青年人都能和一门富户联姻呢？可是，一旦他发财致富又会如何呢？那价值连城的财宝已经属于他的了。他牵肠挂肚，难道是为了自己享受，过豪华的生活，住琼楼仙阁，以车代步，用金制餐具，穿绫罗绸缎，饰珠宝翡翠？……老天爷在上，绝对不是！他打算给朱埃勒娶一个公主，把爱诺卡特嫁给一个王子！有什么办法呢？他脾性如此。然

而，信使如不适时到来，得不到和他手中的纬度相配合的经度，那么，他愿望的就会完全落空，等打开卡米尔克总督的金库，那就为时太晚了。

昂蒂费尔师傅不再惹人不安了，他在家也待不住。况且，他出去闲散一下，大家倒落得安宁。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甚至，他吃饭也是狼吞虎咽，很快吃完。不论什么时候，好心的特雷高曼都甘心情愿地挨他的训斥，以便缓和一下气氛，使他的朋友得到些宽慰。可他对特雷高曼却总是怒斥一顿，把他赶走。总之，大家担心他会病倒。他每天唯一要做的事，便是当火车到站的时候，去火车站；轮船到港的时候，去锡隆码头，设法在那些外来的旅客当中，找到可能是卡米尔克总督使者的人。那一定是一位埃及人，也许是一位亚美尼亚人。总之，是一位外国人，从他的举止、言语、服装打扮，一眼便可以认出来。而且，他可能向经纪人打听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昂蒂费尔的住址……

什么也没有！杳无音讯！一些诺曼底人，布列塔尼人，还有英国人或挪威人，应有尽有……从东欧来的仅一名旅客，还有一位马耳他人，一位勒旺岛人，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人。

二月九日，午饭时，他缄口无言，吃喝完毕，又照例散步，来到迪奥冉诺等待信使。如果说他没有效仿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大白天打着灯笼的话，那是因为他那双目光炯炯的眼睛，能使他老远便可以认出他焦急地等待着的人。

他穿过市区狭窄的石子路，街道两旁是花岗石的高大

房屋。他顺着贝姨大街向迪盖·特鲁安公园走去，看了看市政府的大时钟，又向夏朵布里扬广场走去，绕过叶子脱落已光的枫树下的小亭子，跨过半圆形的城门，便来到了锡隆码头。

昂蒂费尔师傅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叼着烟斗，不停地抽着，喷出一口一口的热气。所到之处，人们都向他打招呼。因为，他是圣马洛城的一位知名之士，一位颇受敬仰的人。但是，他对这些招呼，差不多都没回礼。由于厌烦和心不在焉，甚至根本就没发觉人家在向他打招呼。

港口里停泊着无数的船只，有汽船和各类帆船，三桅帆船，双桅帆船，二樯船，小帆船和沿岸航行的小舟。当时，正是落潮时候，必须等两三小时，信号机发出信号，大船才能进港。

昂蒂费尔想，最明智的办法是应该先去车站等候快车。这天可能是他几周来最走运的一天吧？

然而，人毕竟不是机器，精力有限，往往会出现差错。昂蒂费尔四顾行人，竟然没有发现一个不知姓名，确实值得他注意的人，跟在他的后边已经二十分钟了。

那是一个外国人，头戴饰有黑流苏的淡红色土耳其帽，身穿一件长大衣，钮扣一直扣到颈部，下着肥腿长裤，裤角直拖到肥大的阿拉伯式的鞋上。这位先生年岁已经不小了，大约六十到六十五岁，略有驼背，一双瘦骨零丁的长手摊在胸前。此人是否是等待已久的东方人？无疑，他是来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是一位埃及人，一位亚美尼亚人，一位叙利亚人，还是一位土耳其人……

总之，那位外国人迈着迟疑的步子，跟着昂蒂费尔，时而和他并排而行，时而又停下来，生怕搞错了。终于，在码头拐角处，他加快了步子，赶过了圣马洛人。然后，掉转身来，急速往回走。这样，两人便相撞了个满怀。

“莽闯鬼！……”昂蒂费尔被冲了个趔趄，喊道。

然后，他揉了揉眼睛，用手在额前遮住光线一看，便连珠炮似地说道：

“嗯？……啊！……喔？……这大概是？……肯定，这是双K的使者……”

这要真是所说的那个使者，可有些其貌不扬。此人脸上无须，双颊满是皱纹，尖鼻子，兜风耳，薄嘴唇，尖下巴，贼眉溜眼，面色就象是熟透了的柠檬——总之，獐头鼠目，尖嘴猴腮，让人感到诡诈，不可轻信。

“刚才一位好心的水手告诉我说，您是昂蒂费尔先生，请问，可对？”他操着蹩脚的法语，讲得不合语法，自不必说，但却可以听得懂，甚至布列塔尼人也能听得懂。

“昂蒂费尔·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他回答道，“您是……”

“勃·奥马尔……”

“埃及人？……”

“在亚历山大当公证人，现投宿于鱼市大街联合旅社。”

公证人红印在手，非同等闲之辈！显然，在这些东方国家，公证人和法国的也不一样。法国公证人通常的装束打扮是系白领带，着黑衣服，戴金丝眼镜。在古埃及国王的臣民中，官方的公证人寥寥无几。

昂蒂费尔深信，在他面前的便是那位神秘的信使，身上带着经度的人，是卡米尔克总督信中告知已达二十年的那位救世主。然而，他没有象人们担心的那样，会喋喋不休地讲起来，也没急于向那位勃·奥马尔提问题。他城府很深。这个活木乃伊的奸诈面容使他产生了戒心。吉尔达·特雷高曼简直不会相信，他这位炮筒子朋友竟会如此谨慎。

“那么，勃·奥马尔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吗？”他观察着狡谲不安的埃及人说道。

“昂蒂费尔先生，我想和您谈谈。”

“您想到我家里去谈吗？”

“不，最好找一个谁也不能听到我们讲话的地方。”

“那么，这是件秘密的事啦？”

“也是，也不是……确切地说，是一笔交易……”

听到这句话，昂蒂费尔师傅打了一个寒颤。这位特殊人物肯定带来了经度，看来，他并不愿意把它白白地交出来。可是，签署着双K的信并没谈到什么买卖的事。

“要见风使舵，”他心里想，“不能让他占了上风！”

然后，他用手指着港口的偏僻的角落，说：“到那儿去吧。有什么秘密，我们都可以说。但是，天气这么干冷，寒风刺骨，得快点！”

那个角落不远，相隔仅二十来步。停泊在码头的船上空无一人。海关人员在一百米开外的地方踱着步。

不一会儿，两人便到了那个无人的角落，坐在了一根桅杆木上。

“这个地方行吗，勃·奥马尔先生？”皮埃尔·塞尔旺·

马洛问道。

“好……喔！很好！”

“现在，讲吧。开门见山，别兜圈子，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没有什么不可直言的，昂蒂费尔先生，我坦率地说吧。”勃·奥马尔答道，口气可又不象。

他咳嗽了两三下，然后说：

“您有个父亲？”

“对……在我们国家，人人如此。还有呢？”

“听说他去世了？”

“去世已经八年了。还有呢？”

“他在海上航行过？”

“这还用说，他是海员嘛。还有呢？”

“他在哪些海上航行过？”

“在所有的海。还有呢？”

“这么说，他到过近东？”

“到过近东，也到过西方！还有呢？”

这些简短的回答步步紧逼，公证人又说：“在航行中，六十年前，他是否到过叙利亚海岸？”

“可能到过……也可能没到过。还有呢？”

这些“还有呢”就象连珠炮似的向勃·奥马尔打来，他的脸色变得十分尴尬。

昂蒂费尔师傅心里想：“老兄，你在跟我转弯抹角，耍手腕。好啊，来吧！你是想让我给你当领港员吧！”

公证人明白必须单刀直入了。

“您是否知道，”他说，“您父亲曾为某人……帮过忙……一个大忙……确切说，是在叙利亚海岸？”

“一无所知。还有呢？”

“啊！”勃·奥马尔对这一回答十分惊讶。“您不知道他收到过一位卡米尔克总督的信？”

“一位总督？”

“对。”

“那个官儿有多大？”

“这不关紧要，昂蒂费尔先生。关键是您是否知道您父亲收到过一封信，那封信可十分重要……”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还有呢？”

“难道您没翻过他的文件？……那封信是不会毁掉的……我再重复一遍，那封信中提到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对您很重要，勃·奥马尔先生？”

“昂蒂费尔先生，对您也同样重要。因为……总之……我是受人委托要看看那封信……那就是我们进行交易的东西……”

顷刻间，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心里完全清楚了：有人掌握了经度，而他因缺少纬度，不能确定万贯之财藏在何处，勃·奥马尔正是为此受托而来的。

“这些狗崽子！”他喃喃地骂道。“他们要骗走我的秘密，买走我的信……然后去挖我的宝库！”

这样推测大概不会错吧？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昂蒂费尔师傅和勃·奥马尔听到

了一个人的脚步声。那人转过码头的拐角，从他们身边向车站方向走去。

他俩都不说话了，至少是公证人，说了半句话便停住了。他似乎向那个行人斜瞟了一眼，向他示意不该从此处经过。那个行人显得十分不快，气呼呼地加快脚步，一会儿便不见了。

那是一个外国人，三十三岁，埃及人打扮，深灰色的皮肤，贼眉溜眼，中上个头，身体健壮，神态果断，脸庞不大好看，甚至显得粗野。公证人和他认识吧？很可能。他们现在假装互不相识？肯定是。

不管怎样，昂蒂费尔师傅在这套把戏中，并没发现什么——一个眼色和一个手势，只此而已。——于是，他又谈了起来。

"现在，勃·奥马尔先生，"他说道，"您是否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您非要那封信不可，想了解信的内容？如果我有那封信的话，您甚至想买到手吗？"

"昂蒂费尔先生，"公证人十分窘迫地答道，"在我的顾主里边，有一位卡米尔克总督。我是负责他的利益的……"

"您说，您有一位……"

"是的……我是他的遗产的代理人……"

"他的遗产？"昂蒂费尔吃惊地喊了起来，这并没使得公证人感到奇怪。"这么说，他已经不在世了？"

"他去世了。"

"当心！"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嘴里咬着小石头，喃喃骂道。"卡米尔克总督死了，……更得谨慎从事，如果他在

耍什么花招……”

“看来，昂蒂费尔先生，”勃·奥马尔挤了挤狡诈的眼睛，问道，“您没有那封信？”

“没有。”

“这太遗憾了，因为卡米尔克总督的财产继承人，想要搜集所有能够纪念自己亲人的物件……”

“啊！为了纪念？……多么好心肠的人呀！……”

“昂蒂费尔先生，仅仅是为此，正如您所说的，真是好心肠，为了换回那封信，会毫不犹豫地给您一笔钱……”

“给多少呢？”

“说有什么用，既然您没有那封信？”

“您就说吧……”

“噢！……几百法郎……”

“呸！……”昂蒂费尔师傅不屑一听。

“甚至可以给几千法郎……”

“好吧！”昂蒂费尔师傅早已按捺不住了，抓住勃·奥马尔的脖领，顺手把他揪了过来，简直要咬他一口似的，对着他耳朵嚷道：“好吧，我有，那封信！”

“您有？”

“署名双K的信！”

“对……双K！……我的顾主是那样签名的！”

“我有那封信，我反复读过……我知道，干脆说吧，我猜得出您为什么非要那封信不可！”

“先生……”

“您甭想得到！”

“您拒绝？”

“对，老兄，除非您花钱买……”

“您要多少钱？”公证人把手伸进口袋掏钱包，问道。

“多少钱？……五千万法郎！”

勃·奥马尔跳了起来，昂蒂费尔则张着大嘴，翘着嘴唇，露着满口牙齿，瞧着他。奥马尔肯定从未被人这么盯着看过的。

然后，他冷冷地，以水手指挥官的口吻，补充说：“干不干，随您的便。”

“五千万法郎！”公证人傻呆呆地重复道。

“别讨价还价了，勃·奥马尔先生……少五十个生丁①也办不到！”

“五千万法郎！”

“那是值的……付现款，黄金或钞票……或法兰西银行支票都行。”

公证人一时不知所措，渐渐又恢复了冷静。毫无疑问，这个该死的水手知道那封信对卡米尔克总督财产继承人的重要性……那封信中没有寻找财富所必需的情况吗？想得到那封信的企图受到了挫折。这个圣马洛人很警觉。一定得从他手里买到那封信，也就是要买到和勃·奥马尔的经度相配合的那个纬度。

但是，人们会问，勃·奥马尔是怎么知道昂蒂费尔师傅

---

① 法国货币最小单位，一百个生丁等于一法郎。



“干不干随您的便！”昂蒂费尔师傅补充道。

有那封信的呢？而他这个埃及富翁的公证人是否是受委托来执行卡米尔克总督的遗嘱，来送那个经度的呢？……

这些读者不久就会知道的。

不管勃·奥马尔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他这样做是否受已故者自然继承人的唆使，他很清楚，要想得到那封信，必须付出高价。

可五千万法郎……

于是，他态度谄媚而奸黠地说：

“您说五千万法郎，昂蒂费尔先生？”

“我说了。”

“唉！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大的一个玩笑……”

“勃·奥马尔先生，您现在愿意听一个更大的玩笑吗？”

“愿意听听。”

“好吧，您是一个老扒手，埃及的一个老坏蛋，尼罗河的一条老鳄鱼……”

“先生……”

“得了！……我不说了！……混水摸鱼的家伙，您想搞走我的秘密，却不把您的秘密告诉我……把它告诉我，那是您此行的任务……”

“您是在假设？”

“我的假设是真的！”

“不，那是您自己想象的……”

“够了，可恶的骗子手！”

“先生……”

“出于礼貌，我收回这个‘可恶的’字眼！我给您说说信里让您牵肠挂肚的东西，好不好？……”

公证人大概以为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讲完这句话，就要说出秘密来吧？现在，他那双小眼睛象红宝石似的，闪闪发光。

不！圣马洛人怒不可遏，尽管他气得面色发紫，却仍守口如瓶：

“是的，奥马尔老兄，您操心的绝不是信里讲的，什么我父亲给那位双K的签名者帮过大忙之类的话。不是！那是四个数字……您好好听着，四个数字……”

“四个数字？”勃·奥马尔喃喃自语。

“对……信里有四个数字，每个字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我就交给您！就说到这儿吧，已经谈得不少了！……再见……”

昂蒂费尔师傅把双手插入口袋，便吹着口哨走了。谁也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吹的是什么曲子，不象肖邦的乐曲，却有点象野狗的狂吠。

勃·奥马尔呆若木鸡，好似钉在那儿了，有如一尊山神，或者一块界石。他本想就象捉弄一个埃及农民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水手捉弄一番。一旦厄运把那些不幸的农民引进他的事务所，他是不是曾对他们进行这样的敲榨呢？只有真主知道。

他的事务所是亚历山大第一流的。

奥马尔不知所措，怒目而视圣马洛人远去，他拖着沉重的步子，下身摇摇晃晃，一会儿耸耸左肩，一会儿耸耸右肩，

打着手势，好象他的朋友特雷高曼在那儿正接受他惯常的一场暴风雨般的大怒。

突然，昂蒂费尔师傅站住了。是什么障碍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障碍，就是他脑子里刚刚产生了的一个念头。他忘了点事，几句话就可以弥补的。

于是，他又向公证人走来，公证人一动不动，就象达福内由于失宠于阿波罗①变成了桂树似的。

“勃·奥马尔先生？”他说道。

“您要干什么？”

“有一件事我没把它灌到您的耳膜里去。”

“什么事？”

“是号码……”

“啊！号码？……”

“我家门牌号码……高房街三号……您知道我的地址是有好处的，您来我家那天，准会受到友好的接待……”

“我去您家那天？”

“口袋里装着五千万法郎！”

说完，昂蒂费尔师傅又走了，公证人则两腿发软，支撑不住，只好祈祷安拉和穆罕默德②。

---

①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达福内是化作月桂树的女神。

② 安拉是伊斯兰教所信仰的神，而该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则被认为是安拉派到人间的使者。穆罕默德也被称为先知。

第七章

一个性情暴躁的名叫纳吉姆的见习生强加给了勃·奥马尔

二月九日夜里，如果联合旅社十七号房间的门不是关得严严的，并挂有一个厚门帘，以防声音传出室外的话，那么，住在雅克·心广场那边房间里的旅客，准会从睡梦中被吵醒。

事实是，两个人，或者至少两人中的一个在大声喧哗、咒骂、威胁，这表明此人已经怒不可遏。另一个人在想法安抚他，由于害怕，在苦苦哀求，但无济于事。

对这场吵闹，大概没人听得懂。因为，他们讲的是当地西方人不大熟悉的土耳其语。不时地，也夹杂着些法语成语，说明两人用这种高雅的语言来表达并不困难。

壁炉里，木柴在熊熊燃烧，一盏灯摆在独角桌上，一些文件半藏半露地放在带扣的公文包的褶子里，公文包已经用得破旧了。

其中一个人物是勃·奥马尔，他满脸狼狈相，两眼低垂，看着炉内的火苗。不消说，这火苗还不如他同伴闪闪发光的瞳孔那么炽烈。

这位同伴是位异国人，面孔凶狠，举止可疑，当昂蒂费

尔师傅和公证人在码头尽处谈话时，公证人就是向他作暗示来着。

这个人不止一次地重复着：

“这么说，你失败了？”

“是的，阁下，真主作证……”

“我不需要真主作证，不要任何人作证！有一件事……你没办成功……”

“实在令人遗憾。”

“那个该死的圣马洛人拒绝给你信？……”（“该死的”是用法语讲的）。

“他拒绝了！”

“拒绝卖给你？”

“卖？……他倒是同意卖……”

“笨蛋，你没买下来？……信没拿到手？……你没带信，就来我这儿了？……”

“阁下，您知道他的要价吗？”

“唉！那有什么要紧？”

“五千万法郎！”

“五千万……”

于是，埃及人破口大骂，污言秽语就象战舰左右舷一齐开火的炮弹一样，乱放一通。然后，当他装炮弹上膛的时候，又说道：

“你这个傻瓜，看来，那个水手知道这件事对他事关重大？”

“他大概发生了怀疑。”

“让穆罕默德把他绞死，把你也绞死！”暴跳如雷的这位先生喊叫着，在房间里，急速地踱着步。“关于你的绞刑，我要亲自关照一下，因为所发生的一切不幸，责任全归咎于你……”

“阁下，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我不了解卡米尔克总督的所有秘密……”

“你本应该了解的，既然你是他的公证人，当他在世的时候，你就该把全部的秘密弄到手！”

炮口又倾泻出来加倍的谩骂。

这位可怕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卡米尔克总督堂弟——姆哈德的儿子，萨伍克。他三十三岁，父亲已死，成了那位埃及富翁的唯一继承人。如果那笔财富没有瞒着他藏起来的话，他本来可以继承一笔巨大的财产。其中的始末原由，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里，我们再简略叙述一下，自从卡米尔克总督带着财富离开阿勒坡，将其埋藏在某个无名小岛上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此后不久，一八三一年十月，依普拉金率领一支三万人的大军，战舰二十二艘，占领了加沙、雅法、凯法。第二年，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圣让达克落入他的手中。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领土看来就要从土耳其政府手中夺走了，欧洲列强进行了干涉，制止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的征伐。一八三三年，敌对双方，土耳其国王和副国王，都接受了丘达西亚协定①，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① 据此协定，苏丹政府把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奇里乞亚等地划归穆罕默德·阿里管辖；他则从安那托利亚撤军，承认苏丹的宗主权。



这位可怕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萨伍克。

幸亏，在那动乱时期，卡米尔克总督为了安全起见，已把财富封存在深穴之中，并标上了双K记号。而后，他又继续他的漫游。在邹船长的指挥下，双桅帆船要把他带向何方？……他要在远离大陆的，还是紧靠大陆的海域航行？……他访问过远东和亚欧吗？……除了他的船长和他本人，谁也说不清。我们知道，船上的任何人都不曾踏上过陆地。水手们全然不知异想天开的主人把他们带到了西方，还是东方，带到了南国，还是带到了北乡。

但是，遨游之后，卡米尔克总督又欠谨慎，回到了近东。由于丘达西亚协定中止了野心勃勃的依普拉金的进军，叙利亚的北部仍在土耳其国王的控制下，那位埃及富翁以为回到阿勒坡已不会有任何危险了。

然而，不幸，祸从天降。在一八三四年年中，由于天气恶劣，狂风把他的船推进了圣让达克水域。依普拉金的舰队剑拔弩张，在沿海巡航。当时，姆哈德已得到穆罕默德·阿里的正式任命，恰巧，正在一艘军舰上。

双桅帆船的帆架上悬挂着土耳其国旗。有人知道这艘船是卡米尔克总督的吗？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不管怎么说，船遭到了军舰的追击，被追赶上之后，帆船失去了靠岸的可能性。船员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结果是船毁人亡，船主和船长被俘。

卡米尔克总督不久便被姆哈德认出来了。从此，他便永远失去了自由。

几周之后，邹船长和他被秘密地押送到埃及，监禁在开罗的城堡中。

况且，即使卡米尔克总督仍旧在阿勒坡住下来的话，也不见得能找到所希望的安全。因为，叙利亚归附于埃及，忍辱求生。直到一八三九年，土耳其国王对依普拉金代理人的为非作歹，忍无可忍，这才又撤回他原来不得已所作的让步。于是，穆罕默德·阿里又挑起了战端[①]，他的部队于奈兹勃获胜。马赫穆德为此惶恐不安，因为地处欧洲的土耳其首都已受到威胁。接着，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应土耳其朝廷的要求，进行了干预，制止了征服者，答应埃及为他的世袭领地，终生统治叙利亚，其管辖区是从红海到太巴列湖以北，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即河这边的整个巴勒斯坦。

副国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他的士兵是战无不胜的，可能还因为在梯也尔先生的怂恿下，法国给了他外交上的支持[②]，他拒绝了联军提出的条件。于是，联军舰队采取了行动。一八四〇年九月，当了肖勒伊芒总督的塞尔窝将军进行了抵抗，但无济于事，英国舰长纳皮埃占领了贝鲁特。同月二十五日，西顿投降。圣让达克遭到炮火轰击，遍地瓦砾，宣告投降。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作让步。他把他的儿子依普拉金召回埃及，整个叙利亚仍置于土耳其国王马赫穆德的统治之下。

卡米尔克总督想在他心爱的国家，安安静静地结束那动荡的生活，因此，他急着要回去。他打算把财产带回去，用一部分来报恩——那些为他帮过忙的人早已忘却这笔

① 一八三九年四月，爆发了第二次土埃战争。

② 梯也尔(路易·阿道夫)一八四〇年任法国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长，奉行冒险的对外政策，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反对土耳其。

宿债了……可现在，不是在阿勒坡，而是在开罗，他身陷囹圄，听凭无情的敌人的宰割。

卡米尔克总督知道自己完了，他并不打算用自己的财富去赎买自由。他的性格刚毅，意志顽强，决不把财富抛给副国王和姆哈德。这种顽强固执的性格只能用土耳其的宿命论来加以解释。

他在开罗监狱度过的岁月是极其艰苦的，一直是秘密监押，和邹船长也不关在一起。当然，他对一向谨慎的邹船长是放心的。八年以后，一八四二年，靠一个狱吏的帮助，他得以向外发了几封信，寄给了他的恩人——其中一封就是寄给圣马洛的托马·昂蒂费尔的。里边写有他对遗嘱安排的一封信寄到了勃·奥马尔手中，因为奥马尔过去是他在亚历山大的公证人。

三年之后，一八四五年，邹船长去世，卡米尔克是唯一知道宝岛地点的人了。但是，他的健康明显地每况愈下，囚在监牢，整天面对墙壁，精神上所受的极度的折磨缩短了他本可以还多活几年的寿命。在狱中监禁八年之后，认识他的人早已把他忘却了。他终于在一八五二年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二岁。不管是威胁，还是虐待，都不能从他口中掏出他的秘密。

第二年，他那无耻的堂弟也相继进了坟墓。为了钱财，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但却没得到梦寐以求的那笔财产。

但是，姆哈德留下一子，名叫萨伍克。在这小子身上，有他父亲所有的坏毛病，尽管只有二十三岁，却习惯于粗暴和残酷。他和当时在埃及举目可见的政治土匪之流鬼混在

一起。卡米尔克总督的唯一财产继承人便是他。如果他得手的话，遗产一定是他的了。因此，他气急败坏，因为，在他看来，卡米尔克总督一死，唯一了解那笔财产秘密的人便不复存在了。

十年过去了，萨伍克对那笔财产的下落，也早已丢之脑后。

在他的冒险生涯中，一个消息猝然而至——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奇遇，从天而降。想想吧，那对他会产生何等的效果！

一八六二年初，萨伍克收到一封信，请他立刻去勃·奥马尔公证人事务所，有要事相商。

萨伍克认识那位胆小如鼠，怯懦无能的公证人。用萨伍克那种果敢性格去对付他，定会诸事如愿，马到成功。

于是，他到了亚历山大，十分粗野地质问勃·奥马尔为什么叫他到事务所来。

勃·奥马尔百般阿谀奉承这位杀气腾腾的主顾。因为，他知道此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甚至会用手把他扼死。奥马尔对打扰了他，表示歉意，低声下气地说：

"我想我是在和卡米尔克总督的唯一财产继承人讲话吧？"

"对，唯一的继承人，"萨伍克叫了起来，"因为，我是姆哈德的儿子，我父亲是他的堂兄弟……"

"您是否肯定除了您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亲属了？"

"没有了，卡米尔克总督只有我这个财产继承人。不过，遗产在哪儿？"

“在这儿……听凭阁下处理！”

萨伍克抓住了公证人递给他的印封的信札。

“这里面是什么？”他问道。

“卡米尔克总督的遗嘱。”

“怎么到你手里的？”

“在他关进开罗城堡几年之后，他给我寄来的。”

“在什么时代？”

“二十年前。”

“二十年！”萨伍克大叫道。他死了已经十年了……你等了……”

“阁下，读读吧。”

萨伍克读着封套上的几行字：此遗嘱只能在立遗嘱人死后十年开启。

“卡米尔克总督死于一八五二年，”公证人说道，“今年是一八六二年，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阁下请来……”

“该死的，哪儿那么多清规戒律！”萨伍克喊道，“十年前，我就该得到……”

“卡米尔克总督是否是立您为继承人呢？”公证人提醒说。

“不是我？……那会是谁？……我倒要知道……”

他正要撕掉信札的封条，勃·奥马尔拦住了他，说道：“阁下，为了您的利益，接受遗产时，最好有证明人在场……”

于是，勃·奥马尔打开门，介绍了他请来的本区的两个商人，来出席作证。

两位要人看到信札没任何破绽，于是便打开了。遗嘱是用法文写的二十来行字，内容是这样的：

我请亚历山大的公证人勃·奥马尔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我的财产全系黄金、钻石、珠宝，价值可达一亿法郎，其中的百分之一送给公证人。盛着这笔财产的三只橡木桶于一八三一年九月，放在了在某个小岛南端挖的一个洞中。那个小岛是很容易找到的，位置是以巴黎子午线为准的东经54°57′，纬度已于一八四二年秘密地寄给法国圣马洛的托马·昂蒂费尔了。勃·奥马尔必须亲自把此经度带给所说的那位托马·昂蒂费尔，如果他去世了的话，就去找他的直系继承人。奥马尔还得陪同那位继承人，去找那笔财产，直到找到为止，位置是在用我的名字双K标志的一块大石头的下边。

我的堂兄弟姆哈德不配继承，他的儿子萨伍克也不配继承。勃·奥马尔应迅速和托马·昂蒂费尔或他的直接继承人取得联系，按照在以后寻找过程中得到的正式线索，去进行寻找。

这就是我的遗愿，我希望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尊重……

一八四二年二月九日于开罗监狱

"卡米尔克总督"亲笔

萨伍克对这个古怪的遗嘱的态度，不需赘述；完成交付

遗产的任务，勃·奥马尔可以得到遗产的百分之一，即一百万法郎。对此，他又惊又喜。但是，遗产必须找到才行，而要找到它，则先得测定埋藏的位置，经度在遗嘱里已说明了，纬度则只有托马斯·昂蒂费尔一个人知道。

萨伍克当即制定了决策，面对可怕的威胁，勃·奥马尔被迫当了他的同谋。他们打听到托马·昂蒂费尔已在一八五四年去世，留下一个独子。下一步行动便是到他的儿子——皮埃尔·塞尔旺·马洛那儿去，采取巧妙的手段，搞到寄给他父亲的那个纬度。然后，便可占有那巨额遗产，从中取出一份作为对勃·奥马尔的报答。

萨伍克和公证人一天也没耽误，便付诸行动了。离开亚历山大以后，在马赛下船，然后上了开往巴黎的快车，再从巴黎换乘去布列塔尼的火车，当天早晨他们便到了圣马洛。

萨伍克和勃·奥马尔深信可以从圣马洛人那儿搞到那封信。因为，他可能还不了解那封写着纬度的信的价值——需要的话，他们可以花钱把它买来。

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企图是怎么化为泡影的。

这样，看到那位萨伍克阁下如此暴跳如雷，可怕的狂躁和蛮不讲理，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他扬言要勃·奥马尔承担失败的责任。

这就是在旅馆房间里的这场大吵大闹的原由，幸好没被人听见。倒楣的公证人在想，大概不会活着从这间房子出去了……

萨伍克重复道："对！事，坏就坏在你身上，蠢货！你根

本不知道该怎么干！……你，一个公证人，竟让一个臭水手给要了！……但是，你不要忘记我同你说过的！……如果卡米尔克的亿万法郎从我手边滑掉，你可没有好下场！……”

“我向您发誓，阁下……”

“我，我向你发誓，如果达不到目的，当心你的脑袋！”

勃·奥马尔知道，萨伍克发了誓，他肯定会干得出来的！

“阁下，您大概以为，”他说道，试图缓和一下，“那个水手只不过是一个穷鬼，一个乡巴佬，容易上当，好吓唬……”

“这跟我没任何关系！”

“不！那个人激烈，可怕……他什么都听不进去……”

他本想补充一句：“跟您是一路货色”，但是，他没敢说出口，原因不言而喻。

“我想，”他又说，“要有耐性……”

他仗着胆子说出了这句话。

“耐性！”萨伍克喊叫道，敲着桌子，把灯震翻了，玻璃罩打碎了……“甘心情愿放弃一亿法郎？”

“不……不……阁下，”勃·奥马尔急忙回答道，“我们作一下让步，把遗嘱让我告诉他的那个经度，告诉那个布列塔尼人……”

“笨蛋，好让他拿着它，去发掘那亿万法郎！”

的确，发火无济于事。萨伍克聪明与狡诈二者皆备，他终于明白了。完全平静下来，考虑勃·奥马尔刚刚提出的可行的建议。

鉴于圣马洛人的性格，用诈骗手法从他那儿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必须随机应变。

于是，萨伍克和他恭顺的仆人制定了一个方案。——奥马尔自然不会拒绝扮演同谋者的角色：他第二天要去昂蒂费尔家，照遗嘱中所写的那样，把小岛的经度告诉他，并以此手段套出纬度来。

经纬度一到手，萨伍克便可施展阴谋诡计，先下手为强。如果此计不成，他就再设法陪着昂蒂费尔师傅一道前往，伺机把财宝抢夺过来。

如果假设可行，小岛又相距不远，那么萨伍克定会大功告成。这正是他的如意算盘。

决策一定，萨伍克补充道：

“勃·奥马尔，全靠你了。我已把你领上了路……你可……”

“阁下，您放心好了……但是，您得答应给我一份酬金……”

“好的，既然根据遗嘱，你有一笔酬金……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在旅行中，你一刻也不能离开昂蒂费尔师傅。”

“我寸步不离！”

“也不能离开我！……我同你一块去！”

“以什么身分……用什么名字？”

“身分是勃·奥马尔公证人的见习生，名字是纳吉姆！”

“您？”

这个“您”字是用一种绝望的声音迸发出来的，说明不幸的勃·奥马尔已经隐约看到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要

经受的暴力和灾难。

第八章

一场无伴奏的四重唱，吉尔达·特雷高曼欣然参加演出

昂蒂费尔师傅到了家门，打开门，走进饭厅，坐在壁炉的角那儿，烤着脚，一句话没说。爱诺卡特和朱埃勒在窗子旁谈心；他甚至没注意到他们。纳侬在厨房准备晚饭，他有个习惯，总是好问"快做好了吧？"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完全陷入了沉思。无疑，他认为同姐姐、侄子、外甥女讲偶然遇到卡米尔克总督的公证人——勃·奥马尔的事，是不适宜的。

平时，昂蒂费尔吃晚饭时总是喋喋不休地讲话，今天却变得沉默寡言了。每道菜只尝了一口，就吃最后一道菜了。他用一个铜大头针，从绿色的贝壳里挖出贝肉，机械地嚼着。朱埃勒几次跟他讲话，他都不答理。

爱诺卡特问他怎么了，他好象没听见似的。

"喂，弟弟，你怎么了？"当他起身准备回房间的时候，纳侬问道。

"我长了一颗智齿！"他答道。

每个人都在想，要是这能使他在晚年变得更明事理些，也并不算太迟。

然后，连他早晚不离嘴的烟斗都没点，没和任何人道晚安，便上楼了。

爱诺卡特注意到了："舅舅有心事！"

"大概有什么新消息了吧？"纳侬一边收拾桌子，一边喃喃地说。

"大概得去找特雷高曼先生？"朱埃勒说。

昂蒂费尔从等待那重要的信使以来，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心烦意乱，焦虑不安过。同勃·奥马尔谈话时，是不是欠冷静，手腕不够灵活？对待那个老兄态度坚定明确，过分生硬，而不是软硬兼施，没就要害问题进行争论，没想法子同他和解，这样做对不对呢？把他当扒手、坏蛋、鳄鱼之类来对待，手段高明吗？如果对自己的利益显得满不在乎，假装不知道信的重要性，似乎准备交出来，进行谈判，总之要见机而行，而不是一气之下，提出要五千万，岂不更好些？诚然，那封信是值五千万的，这用不着怀疑。但是，他本可以做得更巧妙些。由于公证人已受到一次冷遇，再用新的招数，他干吗？如果他卷起行李，离开圣马洛，回亚历山大去，那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呢？昂蒂费尔要一直跑到埃及，去追回那个经度吗？

因此，他躺在床上，用拳头不停地捶胸击首，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他决心变换风帆，登门拜访勃·奥马尔，以好言抚慰，对他昨天的粗鲁莽撞表示歉意，作出某些让步，以便进行安排……

但是，快八点时，当他一边穿衣，一边思考着这一切的时候，驳船船长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纳侬派人去找他，于是他就来了。这个大好人又准得领教他邻居的训斥。

“船老板，你怎么来了？”

“我的朋友，现在是满潮，海水把我推来了。”吉尔达·特雷高曼想用这句水手的俗语把他逗笑。

“满潮……”他生硬地问道，“好啊，退潮时可要把我带走。”

“你准备出门？”

“是的，驳船长，你管不着。”

“你去哪儿？”

“去我应该去的地方。”

“别出门了，好啦，你不愿意告诉我你要做的事？”

“我要去设法补救一件蠢事……”

“很可能蠢上加蠢。”

尽管这个回答是泛泛而谈的，却让昂蒂费尔师傅有些不安。因此，他决定把情况告诉他的朋友。于是，他一边整装，一边讲述他和勃·奥马尔的相遇，说公证人企图搞走他的纬度，并说他对卡米尔克总督的信来个漫天要价，五千万法郎。

“他一定会跟你讨价还价的。”吉尔达·特雷高曼说道。

“他甚至没来得及讨价还价，因为，我转身走了——我错就错在这儿。”

“看来，这位公证人是专程来圣马洛骗取你那封信的？……这只是我的看法罢了。”

“他专程来此，但不是来尽他所担负的职责。那个勃·

奥马尔就是卡米尔克总督所说的，我等了二十年的信使……”

“啊，是这样！那这件事可非同小可？”吉尔达·特雷高曼脱口而出。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训得他两眼不敢仰视，两手放在肥胖的腹部，转动着两个拇指。

不一会儿，昂蒂费尔师傅便穿好了衣服，拿上帽子。这时，房门又开了。

纳依出现在房门口。

“又有什么事？”她的弟弟问道。

“下边来了一个外国人……他要和你谈谈。”

“他叫什么名字？”

“这就是。”

纳依递给他一个名片，上边印着：亚历山大公证人，勃·奥马尔。

“是他！”昂蒂费尔师傅喊了起来。

“是谁呀？”吉尔达·特雷高曼问道。

“刚才说过的那个埃及人……啊！这倒不错！……既然他来了，这就是个好兆头！……让他上来，纳依。”

“不光是他本人……”

“还有别人？”昂蒂费尔嚷道，“谁跟他在一块儿？”

“一个青年人，我不认识，样子也象外国人……”

“啊！他们是两个人？……好吧，咱们俩来接待他们！驳船长，你跟我一起待在这儿！”

“你要干吗？”

一个命令的手势就把他的邻居钉在那儿了，又向纳侬打了一个手势，叫她去请客人上来。

一分钟过后，两位客人被引进了房间，房门又小心翼翼地给关上了。如果秘密能传出去的话，只能从门锁的钥匙孔传出去。

“啊！是您，勃·奥马尔先生！”昂蒂费尔语气从容而傲慢，如果他主动到联合旅社去拜访，大概不会这样拿腔拿调。

“是我，昂蒂费尔先生。”

“陪您的这位呢？”

“他是我的见习生。”

自称纳吉姆的萨伍克被介绍给了昂蒂费尔，他俩冷冷地互相看了一眼。

“您的见习生知底吗？”圣马洛人问道。

“知底，他的协助对我是必不可少的。”

“好吧，勃·奥马尔先生。——告诉我吧，您为何而来？”

“我希望和您再谈谈，昂蒂费尔先生，和您一个人谈。”他一边说着，一边向吉尔达·特雷高曼瞟了一眼。

“吉尔达·特雷高曼，我的朋友，”昂蒂费尔师傅答道，“‘可爱的阿美丽’号前任船长，他了解那件事。他的重要性不亚于您的见习生纳吉姆……”

一个特雷高曼，一个萨伍克条件对等，勃·奥马尔没有任何理由反对。

四个人立即围着桌子坐下来。公证人把公文包放在桌

子上。房间里鸦雀无声，谁第一个开腔呢？

终于，昂蒂费尔打破了沉默，对勃·奥马尔说道：

“我想，您的见习生会讲法语吧？”

“他不会。”公证人答道。

“至少可以听得懂吧？”

“听也不行。”

这是萨伍克和勃·奥马尔事先商量好的，这样可以让圣马洛人放心地讲话，不必担心假纳吉姆听懂。他一旦说走了嘴，便可将其利用。

“勃·奥马尔先生，现在您讲吧。”昂蒂费尔漫不经心地说，“您的意思是继续我们昨天中断的谈话？”

“是的。”

“这么说，您给我带来了五千万……”

“请您不要开玩笑，先生……”

“对，我们都别开玩笑，勃·奥马尔先生。我的朋友特雷高曼不是那些好开无意义玩笑，浪费光阴的人。对吧，特雷高曼？”

驳船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一本正经，故作姿态，用他的小方旗——就是那块手帕，掩着鼻子，他揩鼻涕从来也没发出过这么大的响声。

“勃·奥马尔先生，”昂蒂费尔师傅说话时，装腔作势，十分冷淡，尽管他的嘴巴平常没养成这样的习惯，“我担心我们之间有误会……必须消除它。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您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您是谁。”

“公证人……”

“一位公证人，也是已故的卡米尔克总督的使者，我全家等了二十年了。”

“请您原谅，昂蒂费尔先生，但是，即使是如此，我没有授权早点来……”

“为什么？”

“因为，遗嘱启封半个月，我刚知道您父亲是在什么条件下，收到那封信的。”

“啊！有双K的那封信？……勃·奥马尔先生，我们书归正传了！”

“对，来圣马洛，我唯一的想法便是了解信的……”

“您此行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吗？”

“仅仅为此。”

当两人一问一答时，萨伍克若无其事，装作对所讲的一个字也不懂的样子。他装得那么自然，吉尔达·特雷高曼虽然一直打量着他，也没能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又说道：“勃·奥马尔先生，我很尊重您，您知道，我不会对您说半句不中听的话……”

的确，他说得十分肯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可昨天他还把他骂成扒手，坏蛋，鳄鱼呢。

“但是，”他又补充道，“我不得不告诉您，刚才您在说谎……”

“先生！”

“是的，您说您此行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听那封信的下落，那您就象船上端茶送饭的小伙计一样，在说谎！”

“我向您发誓。”公证人举起了手说道。

“奥马尔老兄，别作戏了！”昂蒂费尔师傅本想不动肝火，可又发作起来，白下决心了。

“您认为……”

“谁派您来……”

“谁也没有，我向您担保……”

“不，是已故的卡米尔克总督派您来的……”

“他早死去十年了！”

“那有何妨！今天，您是执行他的遗嘱，才来到托马之子，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家的。您的使命不是索取那封信，而是告诉他某几个数字……”

“某几个数字？”

“对……二十年前，卡米尔克总督把纬度寄来了，需要的是一个经度的数字，以补齐那个纬度！”

“驳斥得妙极了！”吉尔达·特雷高曼平静地说，摇晃着他的手帕，好象和海岸上的信号员打旗语一样。

那个所谓的见习生仍然不露声色，尽管他现在已经很清楚昂蒂费尔师傅是了解底细的。

“是您，勃·奥马尔先生，是您想要改换角色，企图偷走我的纬度……”

“偷！”

“是的！……偷！……大概是为了使用它，而使用权只归我所有！”

“昂蒂费尔先生，”勃·奥马尔慌了手脚，又说：“请您相信，只要您一给我那封信……我就给您那些数字……”

“这么说来，您承认有那些数字啦？”

公证人山穷水尽了，他是非常善于辞令的，现在也感到被对方抓住了，只好按照昨晚萨伍克和他商量的那样，妥协让步。因此，当昂蒂费尔师傅对他说：

“得了，勃·奥马尔先生，还是放老实些吧！花招耍得也够可以了，交出来吧！”

他便回答道：“好吧！”

他打开公文包，从里边取出羊皮纸，上边写着几行粗体字。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就是卡米尔克总督用法文写的遗嘱，昂蒂费尔马上便明白了。遗嘱全文是大声宣读的，吉尔达·特雷高曼对遗嘱的内容一字没漏，全都听清了。昂蒂费尔师傅听完遗嘱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以便记下标志小岛经度的数字。——每读一个数字，他便伸出右手的一个手指。然后，就象他在船上观测方位时那样，大声喊道：

“注意，驳船船长！”

“注意！”吉尔达·特雷高曼也刚从外衣口袋里取出一个记事本。

“记上！”

那个可贵的经度——巴黎子午线以东54°57′，就这样小心翼翼地给记到本子上了。

羊皮纸又回到了公证人手中，公证人把它放到了公文包的夹袋内。那个假见习生纳吉姆用胳膊夹起了公文包，他仍是那么面无表情，就象艾布拉姆①时代的希伯来人在法兰西学院一样。

但是，对谈话的结局，勃·奥马尔和萨伍克极为满意。昂蒂费尔师傅知道了小岛的经度，只需在地图上把两条线交织起来，在经纬线的相交点上，便可找到小岛的位置。他真是急不可待啊！于是，他站起来，身子向后一转，用手指了指楼梯，特意向两位客人致意。毫无疑问，这是向萨伍克和勃·奥马尔下逐客令。

驳船船长仔细地观察着这个虚假的举动，会心地笑了。

然而，公证人和纳吉姆似乎都没有准备起身的意思。显而易见，主人在下逐客令。对此，他们却没意识到，或许根本不想理会。勃·奥马尔窘迫万分，感到萨伍克在用眼光命令他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他只好照办，于是，他说道：

"现在，我完成了卡米尔克总督遗嘱所委托的使命……"

"我们现在就客客气气地彼此告别吧，"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答道，"第一趟火车是十点三十七分……"

"从昨天起，已改为十点二十三分了。"吉尔达·特雷高曼更正说。

"十点二十三分，亲爱的勃·奥马尔先生，我不愿意让您和您的见习生纳吉姆误了这次快车……"

萨伍克用脚在地板上打着快速的四分之二拍子，看了看表，别人会以为他是怕误了出发的时间。

"你们要是有行李要托运的话，"昂蒂费尔师傅继续说

---

① 艾布拉姆(Abraham)，一八三六——一八九五，法国著名的画家，雕刻家。



“我们现在就彼此告别吧！”

道，“还来得及……”

“这个车站办事可不快。”驳船船长补充道。

于是，勃·奥马尔半欠起身子，决定再讲两句：

“对不起，”他低垂着眼睛，“但是，好象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

“完全相反，都说了，勃·奥马尔先生。我这方面，没有什么要向您讲的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向您提，昂蒂费尔先生……”

“这令我惊讶，勃·奥马尔先生。但是，如果这是您的意见的话，您就提吧。”

“我把卡米尔克总督遗嘱中指出的经度转告给您了……”

“对，我的朋友特雷高曼和我，我们俩都记在本子上了。”

“现在，您应该告诉我那封信中提到的纬度数字了……”

“寄给我父亲的那封信？”

“就是那封信。”

“对不起，勃·奥马尔先生！”昂蒂费尔师傅紧锁着眉头答道，“您的职责是给我送来那个经度吧？”

“是的，这个职责，我已经完成了……”

“我承认，您完成得很好，意志坚强，满腔热忱。但是，至于我，在遗嘱里也罢，在信里也罢，都没提到我应该向谁透露寄给我父亲的纬度数字！”

“但是……”

“但是，如果您对此有所指教的话，大概我们还可以商讨……”

“在我看来，”公证人辩解道，“在互相尊重的人之间……”

“那您看错了，勃·奥马尔先生。尊重和这些毫不相干，我们对此早已彼此领略过了。”

显然，昂蒂费尔师傅以愤怒代替了不耐烦，不久就要发作。吉尔达·特雷高曼为避免他发火，去打开门，为两位客人出去提供方便。萨伍克没有动，以见习生和不懂法语的外国人的双重身分，只要他的老板不给他下达命令的话，他是不能行动的。

勃·奥马尔离开椅子，搓着脑壳，正了正鼻子上的眼镜，以一种委屈求全的语气说：

“对不起，昂蒂费尔先生，您真的打算不告诉我……”

“勃·奥马尔先生，卡米尔克的信中告诉我父亲，对此要绝对保密，我父亲责成我严格照办。”

“好吧，昂蒂费尔先生，”勃·奥马尔说道，“您是否愿意听听我的忠告？”

“什么忠告？”

“您可别固执己见，否则一事无成。”

“为什么？”

“因为，在前面的路上，您可能会遇到使您悔之莫及的人……”

“那会是谁呢？”

“卡米尔克堂弟的亲生子，萨伍克。由于您，他没能继

承遗产，这可不是个善主……”

“您认识这个人吗，勃·奥马尔先生？”

“不认识，”公证人回答道，“但是，我知道那是个可怕的对手……”

“好吧，如果您遇到那个萨伍克，请替我转告，我对他嗤之以鼻，对埃及的诸如萨伍克之类嗤之以鼻！”

纳吉姆神色依然如故。说到这儿，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走向楼梯，喊道：

“纳侬！”

公证人向门走去，萨伍克忿然尾随其后，慌乱中碰倒了一把椅子，想急忙溜走，几乎是把勃·奥马尔推下了楼梯。

但是，当跨过房门口的时候，勃·奥马尔站住了，不敢正视，说道：

“先生，您大概忘了卡米尔克总督遗嘱中的一条？”

“哪一条，勃·奥马尔先生？”

“那就是要我陪您一直到找到财产，挖掘橡木桶时，我必须在场……”

“那好吧，您陪着我好了，勃·奥马尔先生。”

“还有，我得知道您去哪儿……”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您会知道的。”

“是不是在世界的尽头？”

“是在世界的尽头？”

“好吧……但是，请您记住，我不能不带我的见习生……”

“随您的便，有他和您的陪同，本人不胜荣幸。”

然后，他俯身向楼下，粗声粗气地喊道：

“纳侬！”这喊声说明他已经忍无可忍了。

纳侬出现了。

“给先生们照路！”昂蒂费尔师傅说道。

“对！……大白天照路！”纳侬答道。

“你就照吧！”

就这样给赶出门之后，萨伍克和勃·奥马尔离开了这所不好客的房子，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昂蒂费尔师傅欣喜若狂，他在生活中还很少这么欢乐过。但是，如果今天他不快活的话，那更待何时呢？

他拿着渴望已久的经度，梦想就要变成现实！要得到那笔不可思议的财富，得赶快去找，财富在小岛上正等着他呢。

“一亿……一亿！”他重复着。

“也就是十万法郎的一千倍！”驳船船长补充说。

此时，昂蒂费尔师傅已不能克制自己了，两脚交替地跳着，蹲下又站起来，摇摆着臀部，象一个地球仪似地转动着。终于，又跳了一个水手舞，过去水手舞的种类可多着呢，千姿百态，不胜枚举。

然后，他抱着他朋友吉尔达·特雷高曼的巨大身躯，逼他也狂欢乱舞起来，房子震得简直连地基都晃动了。

接着，他大喊一声，玻璃窗震得直抖：

我有啦，

我有啦……

我有……我有经度啦！

第九章

昂蒂费尔师傅用红铅笔在地图上仔细地标上了一个方位

当圣马洛人在疯狂地跳着双人舞的时候，爱诺卡特和朱埃勒手拉手去市政府和教堂了。在市政府，主管结婚登记的办事员——一个名符其实的月下老，让他们看了在公告栏里贴着的结婚证书。在教堂里，主教助理答应唱弥撒，祈祷，奏大风琴，吹喇叭，插婚姻吉祥草。

这一对表兄妹匹配成双，结成良缘，那可是天作之合。他们在焦急地期待四月五日这一天，朱埃勒不掩饰这种心情，爱诺卡特却不那么外露。这个日期简直是从老人家嘴里抢来的！他们在忙于准备工作，筹办新娘的嫁妆、装饰品和家具。好心的特雷高曼在布置二层的一间漂亮的房间，每天都要拿来几样小玩艺儿，全是他过去在朗斯河两岸居民那里搜集的。其中有一个圣母小雕像，是他用来装饰"可爱的阿美丽"号船长室的，现在要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新郎新娘。他不正是他们的知心人吗？他们的希望与未来全寄托在他身上了，还有比这更好的，更可靠的托付人吗？这位受人尊敬的驳船船长每天不止一次地向他们讲：

“对你们的喜事，我全力帮忙，让市长和主教尽快办理。”

“为什么呢，善良的吉尔达？……”姑娘有点不安，问道。

“我的朋友昂蒂费尔可是个脾气古怪的人，他跨上坐骑，奔驰在通向金钱王国的大路上，可就不好办了。”

朱埃勒也是这么想的。叔叔是个好人，但却有点乱弹琴，当你听命于他时，只要在市长面前，他还没吐出那个神圣的字眼“同意”，一切都不能算定局。

况且，海员成家立业，可得寸阴必争，时不待人哪！或者象驳船船长那样，打光棍；或者抓住时机就成家。大家知道，朱埃勒要到巴伊夫公司的三桅船上去当大副。那样，数月，乃至数载，都在穿洋过海，远离妻室儿女于万里之外，这还得托上帝的保佑。人们知道，军港和商港的海员及其眷属不得不听天由命，因为上帝不允许人们讨价还价。毫无疑问，水手的女儿，爱诺卡特深知，漫长的航行会把自己的丈夫带到遥远的地方。她没有想过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只能如此吗？一天也不能迟延了，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将经常是牛郎织女遥望天河……

当年轻的船长和他的未婚妻今早买完东西回来，就是这样谈论他们的未来的。当看到两个外国人比比画画，气呼呼地走出高房街的家门时，他们吃了一惊。这两人到昂蒂费尔师傅家干什么来了？朱埃勒觉得有点蹊跷。

当爱诺卡特和他听到楼上叮叮咚咚，有人唱着自编的小调，反复的叠句都飘到了城墙那边，他们就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叔叔发疯了吧？难道想那个经度把脑袋都想炸了？如果不是因追求荣誉而狂癫起来，至少也是金钱迷了心窍吧？

“姑妈，发生了什么事？”朱埃勒向纳侬问道。

“孩子们，叔叔在跳舞哪。”

“但是，他一个人怎么能把房子震得地动山摇的……”

“不！是特雷高曼。”

“怎么，特雷高曼也跳舞？”

“大概是为了让舅舅开心吧！”爱诺卡特说道。

三个人走上楼来，看到昂蒂费尔师傅这个疯狂劲，他们肯定会以为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只听他在声嘶力竭地不停喊着：我有啦，我有经度啦！

特雷高曼面红耳赤，冒着热气，看去真有得中风的危险，他合着节拍唱着：

“对对，他有经度啦！”

突然，一个念头在朱埃勒脑子里一闪。刚看见走出去的那两个外国人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卡米尔克总督的瘟神信使终于来了？

青年人面色变白了，拦住了狂跳的昂蒂费尔师傅：

“叔叔，您有经度啦？”他喊道。

“有了，侄子！”

“他有经度啦……”吉尔达·特雷高曼低声嘟囔道。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简直要散架了。过了片刻，圣马洛人才喘过气来。爱诺卡特和朱埃勒知道了昨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勃·奥马尔及其助

手来过了，他们企图把卡米尔克总督的信搞走；遗嘱的内容，埋着财富的小岛的确切经度，也全晓得了……昂蒂费尔师傅只需俯身拾取！

"唉，叔叔，现在他们已经知道金山在哪儿了，他们会抢在我们之前，先下手的！"

"一分钟也抢不了先，侄子！"昂蒂费尔师傅耸了耸肩。"我不是傻瓜，你以为我会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他们？"

吉尔达·特雷高曼作了一个否定的手势。

"……一个锁着上亿元财产的保险柜！"

这个"亿"字堵塞了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的嘴，几乎使他喘不上气来。

不论如何，他本想这个宣布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呼，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己想错了。怎么！雨点般的黄金，财神爷都会嫉妒的，钻石、珠宝象暴雨似地落在高房街的这所普普通通的房子上，还不伸手去接，还不捅破房顶，让它们一滴不漏地全掉进屋里来吗？

事实正是如此，在圣马洛人胜利地宣布了那一字万金的话之后，恰恰是冰冷的沉默。

"啊！这样！"他喊叫道，看看姐姐，瞧瞧侄子，又瞧瞧外甥女和朋友，"你们怎么都声色不露？"

尽管如此，大家仍没有改变那冷淡的表情。

"怎么着，我向你们宣布，我现在和克雷苏①一样有钱，我从埃尔多拉多②来，用黄金压舱，就是印度伊斯兰国的富

---

① 古利亚国王被称为最富有的人。

② 想象中的一个南美国家，盛产钻石，黄金。



“你们怎么都声色不露？”

翁也望尘莫及，你们还不搂住我的脖子给我祝贺？……”

没有任何回答，大家垂下眼睛，把脸转了过去。

“你，纳侬？……”

“是的，兄弟，”姐姐回答道，“这可宽裕多了！”

“宽裕多了！如果愿意的话，每天三十万法郎可以花一年。你呢，爱诺卡特，你也认为这很宽裕吗？”

“天哪，舅舅，没有必要那么富有……”姑娘答道。

“对，我知道，我了解你的言外之意！……财富不等于幸福！远洋船长先生，您也是这么看吗？”叔叔直接向侄子问道。

“我的意见是，那个埃及人本应该把总督头衔传给您。因为，有那么多的钱，可没头衔……”朱埃勒答道。

“嘿！嘿！……昂蒂费尔总督！”驳船船长微笑着说。

“你说说看，”昂蒂费尔师傅以命令降第二桅帆的口吻叫道，“你说说，‘可爱的阿美丽’号船老板，你大概也想乘兴打几句哈哈吧？”

“我，我的好朋友！”吉尔达·特雷高曼辩解道。“老天爷有眼，既然你当了百万富翁，非常高兴，我就得向您恭贺亿万次。”

为什么全家对家长的快乐持如此冷淡的态度？他大概把外甥女和侄子的婚事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大概变卦了，（既然他的经度是四月六日之前到手的，）朱埃勒和爱诺卡特的婚事要告吹，或者至少是延迟。说真的，这正是叫爱诺卡特和朱埃勒，纳侬和吉尔达·特雷高曼感到忧虑不安的缘故。

吉尔达·特雷高曼想让他的朋友解释一下……最好是照原来的计划办喜事。至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通过讨论,可以让这位可怕的叔叔理智些,而不一意孤行。

“喂，朋友，”他鼓起勇气说道，“假设你有那几千万……”

“假设,驳船船长？……为什么要假设？”

“好吧,就算你有几千万,象你这样的一个好人,已经习惯于过俭朴的生活,要那些钱干什么用呢？”

“我喜欢要。”昂蒂费尔师傅冷冷地答道。

“你不会买下整个圣马洛的,我想……”

“圣马洛、圣塞尔旺、迪纳尔，如果我愿意，连那个可笑的朗斯河也买下,它只不过是一条小溪,涨潮时,才有水！”

他知道,贬斥朗斯河,会刺痛一个在这美丽的河流里航行二十年的人的心。

“好吧！”吉尔达·特雷高曼辩驳道，咬着嘴唇,“但是,你多吃不了一口，也多喝不了一口，除非你再去买一个胃……”

“淡水河的航行者,我需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即使有人反对我,即使我在家里人中遇到反对派……”

这些话是冲两位未婚夫妻说的。

“一亿,我都吃掉,扔掉,把它烧成烟,化成灰,朱埃勒和爱诺卡特甭想我会给他们每人一半……”

“应该说全给他们俩,我的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要结婚了……”

这一下可干柴碰到了火。

“嘿，驳船船长！”昂蒂费尔师傅声音象洪钟似地喊道。“你去爬爬最大的桅杆，看我是不是跟得上！”

听话听音，这明明是打发吉尔达·特雷高曼走的一种方式。因为，他这大块头要上到任何桅杆的顶端，不靠绞盘是不行的。

纳侬、朱埃勒、爱诺卡特都不敢介入谈话。青年船长气得脸色发白，可以看出他在极力克制着一触即发的怒火。

但是，驳船船长不是见人有难而不顾的人，他走向他的朋友：

“可是，你已经答应……”

“答应什么……”

“同意他们结婚……”

“对……如果经度没到的话，现在经度已经到了……”

“还有，得为他们的幸福着想……”

“说得对，驳船船长，对极了……所以，爱诺卡特要嫁给一位王子……”

“如果有的话……”

“朱埃勒要娶一位公主……”

“那就甭想结婚了！”吉尔达·特雷高曼反驳道，他简直没词儿了。

“拿五千万作嫁妆，总找得着的！”

“那你就去找吧……”

“我去找……我找得着的……，在哥敦年鉴①里有过！……”

他把哥达说成了哥敦，这个执拗、顽固的家伙想把昂蒂费尔家族的血缘和君王的血缘结合在一起。

况且，他不愿意再继续谈下去，对婚姻一事决心不作丝毫让步。他明确宣布，他要独自待在房间里，并说，晚饭前，谁也不见。

吉尔达·特雷高曼认为，以不要违抗他为宜。于是，大家都回到楼下的房间去了。

人们绝望了，泪水从姑娘美丽的眼窝里往外直淌。吉尔达·特雷高曼忍不住了。

"我不喜欢哭鼻子，即使遇到伤心的事，也不能哭，孩子！"他说道。

"但是，好朋友，"姑娘说，"一切都完了！……舅舅固执极了！……那笔巨额财产使他晕头转向……"

"是呀，"纳侬附议说，"当我兄弟一打定主意……"

朱埃勒没吭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又起胳膊，一会儿又放下；时而张开手，时而又握紧拳头。突然，他喊道：

"不管怎么说，他不是家长！……我结婚用不着他批准！……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但是，爱诺卡特还没到年龄，他以监护人的身分可以反对……"驳船船长提醒说。

"是的，我们大家都得听他的！"纳侬低着头说道。

"因此，我的意见是最好别和他硬顶，他这种怪脾气不

---

① 哥达年鉴从一七六三年起，每年在哥达用法文和德文出版介绍世界各国情况。

是不可以过去的，特别是如果大家都装作听凭摆布的样子……”

“您说的大概有道理，特雷高曼先生，”爱诺卡特说道，“至少，我希望来软的，比来硬的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况且，他还没拿到几千万呢！”驳船船长说。

“不，”朱埃勒坚持说，“尽管有纬度和经度，要想把财宝拿到手，大概麻烦少不了！得很多时间！”

“很多时间！”少女喃喃自语。

“唉，我亲爱的爱诺卡特，又得推迟了！……啊，该死的叔叔……”

“这些从该死的总督那儿来的该死的畜牲！”纳侬骂道。“我真该用扫帚揍他们一顿……”

“他们最后会狼狈为奸，”朱埃勒解释道，“那个勃·奥马尔负有使命，是不会让他延迟的！”

“这么说来，舅舅要出发了？”爱诺卡特问道。

“可能，”吉尔达·特雷高曼答道，“既然他要去考察小岛的位置！”

“我要陪他一起去！”朱埃勒说。

“你，我的朱埃勒？”姑娘叫了起来。

“是的……必须这样……我在的话，可以让他少干些蠢事……把他领回来……如果他迟迟不归……”

“完全在理，孩子。”驳船船长说道。

“为了找那笔财产，谁知道他会跑到什么地方去，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呢？”

爱诺卡特满面愁容，但她心里明白：朱埃勒这样决定倒

是个好主意，说不定旅程会缩短呢？

年轻的船长尽量安慰她。他会经常给她写信……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纳侬不会离开她，特雷高曼也不会……，他每天都要来看她，教她学会忍耐……

“相信我吧，孩子，”驳船船长非常激动地答道。“我尽力为你开心分忧！……你不了解‘可爱的阿美丽’号的业绩吧？”

爱诺卡特是不了解，特雷高曼由于害怕昂蒂费尔师傅，还从未敢讲过。

“好吧，我给你讲……有趣得很呢……光阴似箭，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我们的朋友腰缠万贯归来……也许两手空空……我们的好朱埃勒会从家里一下子跳到圣马洛的教堂去……我是不会让他们迟延的……如果你愿意，在他们走后，我做一件参加你们婚礼的礼服，每天早晨，我都穿着……”

“喂！……驳船船长？”

这个熟悉的声音把大家吓了一跳。

“他在叫我。”吉尔达·特雷高曼说。

“他要你干什么呢？”纳侬问道。

“这不是他生气时的声调。”爱诺卡特提示说。

“不，”朱埃勒答道，“这次的声调多半是不耐烦……”

“特雷高曼……你来一下！”

“就来……”吉尔达·特雷高曼答道。

在驳船船长的脚步下，楼梯嘎嘎直响。

过了一会儿，昂蒂费尔师傅打开屋门，把他推到房间

里。然后，又把他拖到摊着平面球形地图的桌子前面，递给他一个两脚规：

“拿着！”他说道。

“这个两脚规？……”

“是的！”昂蒂费尔师傅粗声粗气地答道。“那个小岛……价值上亿元的小岛……我要在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

“但是，地图上没有呀！”吉尔达·特雷高曼说话的语气与其说是惊奇，倒不如是高兴。

“谁告诉你的？”昂蒂费尔师傅辩驳道。“地图上怎么会没有那个小岛，可怜的驳船船长？”

“那么，有？”

“有，我会叫你相信的……但是，我太紧张，手有些发抖……拿着这个两脚规；手指头火烧火燎的，没法在地图上去找……”

“你要我来找，朋友……”

“如果你干得了的话……”

“啊！”吉尔达·特雷高曼叹道。

“哼！想必朗斯河的老领航员还干得了这个！……你试试看吧，拿住两脚规，顺着经线五十四度，——顺着五十五度也行，因为小岛在五十四度五十七分……”

经度的数字把这位大好人弄得晕头胀脑。

“五十七度五十四分？”他睁大两眼重复着。

“不是，笨蛋！”昂蒂费尔喊道。“弄反了。好……开始吧！”

吉尔达·特雷高曼用两脚规在地图上，从西边开始量起来。

“不对！”他的朋友吼叫起来。“不在西边！在巴黎子午线东边，听见没有……真蠢！在东边，东边！”

谩骂和斥责把吉尔达·特雷高曼搞得手足失措，再也不能把工作进行下去了。眼睛罩上了一层黑影，额前滚动着汗珠，两脚规在手指间如同响着的电铃似的抖动着。

“量经度五十五度！”昂蒂费尔师傅大声喊道。“从地图上边开始……然后，向下直到纬度二十四度的地方！”

“纬度二十四度？……”吉尔达·特雷高曼口吃了。

“是的！……这家伙真让我受罪！对……经纬线相交的方位就是小岛的位置……”

“位置……”

“对！……你向下了吗？”

“我在向下……”

“啊！叫花子！……他还在向上量！”

其实，驳船船长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仿佛他还是不如他的朋友似的。两个人都处于思绪混乱之中，他们的神经犹如偌大的琴弦，在演奏奏鸣曲最后一个乐章时那样颤抖着。

昂蒂费尔师傅以为他要发疯了呢。于是，只好另想它法了。

“朱埃勒！”他大叫道，声音之大就好象从传声筒里出来的一样。

年轻的船长几乎马上就来了。

“您要什么，叔叔？”

“朱埃勒……卡米尔克总督的小岛在哪儿？”

“在经度和纬度相交的方位……”

“好，找一找……”

人们真以为昂蒂费尔师傅马上就会计算出那个交叉后的数字呢！他接着说道：

“给我找出来！”

朱埃勒没要任何解释，叔叔那慌乱的样子已经说明了所发生的一切。他一只手稳稳地拿着两脚规，然后，把规尖放到地图北部经度五十五度的起点，开始顺着线向下移动。

“说一下经过的地方！”昂蒂费尔师傅命令道。

“是，叔叔。”朱埃勒答道。

于是，他便讲了起来：

“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在北冰洋。”

“好。”

“巴伦支海。”

“好！”

“新赞伯勒。”

“下边呢？”

“喀拉海。”

“然后呢？”

“俄国亚洲北部地区。”

“经过哪些城市？”

“第一个是，叶卡捷琳布尔卡。”

“然后呢？”

"咸海湖。"

"往下！"

"土耳其斯坦的基瓦。"

"到了吗？"

"快了！波斯[1]的赫拉特。"

"到了吗？"

"到了！马斯喀特，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南端。"

"马斯喀特！"昂蒂费尔师傅向地图俯下身子，喊道。

经度五十五度和纬度二十四度的相交点，正好在马斯喀特伊斯兰教的领土上，在波斯湾前的阿曼湾部分，这块地方把阿拉伯半岛和波斯隔开。

"马斯喀特！"昂蒂费尔师傅重复道。

"马斯考特？"吉尔达·特雷高曼听错了，也重复道。

"不是马斯考特…… 是马斯喀特，驳船船长！"他的朋友喊道，肩膀简直要耸到耳朵那儿了。

总之，经纬线只是个大概齐，因为没有用度来标志，更谈不上以分来记了。

"这么说，朱埃勒，那就是马斯喀特啦？"

"是的，叔叔……距那儿大约有一百公里左右。"

"你能不能再算得确切些？"

"可以，叔叔。"

"好，朱埃勒，再精确些，你没见我早就不耐烦了吗？"

可以肯定，如果锅炉烧到这个程度，也会爆炸的。

---

① 现在的伊朗，在古代称为波斯。

朱埃勒又拿起了两脚规，照经度的分来计量，终于找到了小岛的位置，误差不多于几公里。

“怎么样？”昂蒂费尔师傅问道。

“是这样，叔叔，位置不是在马斯喀特的土地上。要稍靠东一些，在阿曼湾里……”他说道。

“好极了！”

“好极了……为什么？”吉尔达·特雷高曼问道。

“既然是一个小岛，就不能在大陆上，‘可爱的阿美丽’号的前任船长！”

说话的口气不容争辩，也极为恰当，因为驳船终归不是主顾。

昂蒂费尔又补充说：“明天，我们开始作出发的准备工作。”

“您说得很对。”朱埃勒回答道，他决定不违背叔叔的意愿。

“我们看看在圣马洛有没有即将开往塞得港的船。”

“那将是最理想的交通方式了，因为我们要争取时间……”

“别人偷不走我的小岛了！”

“除非有一个高明的扒手！”吉尔达·特雷高曼说道。

昂蒂费尔师傅又耸了耸肩，算是对他的回答。

“朱埃勒，你和我一道去。”昂蒂费尔师傅说道。

“是，叔叔。”青年人照着他所决定的回答道。

“驳船船长，你也跟我去……”

“我？”吉尔达·特雷高曼喊了起来。

“是的，你！”

这两个词是以命令的语气讲出来的，这位大好人垂下了头，表示赞同。

他原打算在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走后，给可怜的爱诺卡特开心解闷，给她讲“可爱的阿美丽”号在朗斯河航行的故事呢！

第十章

乘加的夫的轮船“斯特尔斯曼”号从圣马洛到塞得港

二月二十一日，英国轮船“斯特尔斯曼”号在早潮时，离开了圣马洛码头。这是加的夫港的一艘九百吨位的煤船，只往来于纽卡斯尔和塞得港，运载煤炭。通常，这艘轮船从未在此停泊过。这次，因为机件磨损，蒸汽箱漏气，不得不修理。然而，并没有去瑟堡修船，因为，船长想在圣马洛看望一个老朋友，便在圣马洛停泊修理了。四十八小时之后，轮船便又驶向大海。当向读者提及此船时，它正位于弗里亚角东北，距离大约三十海里左右。

有成千的船只经过英吉利海峡，英国就用这些船只，把它的煤炭制品倾销世界各地。为什么偏偏讲这艘煤船，而不提别的船呢？

要问为什么吗？因为，昂蒂费尔就在这艘船上，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侄子朱埃勒和他的朋友吉尔达·特雷高曼。他们怎么没去乘坐铁路公司的舒适的列车，却登上了英国轮船呢？见鬼！当一次旅行就可以拿一亿法郎时，旅行者讲究排场些，花销大些，又算得了什么。

富有的卡米尔克总督的继承人，昂蒂费尔师傅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能更舒适地旅行，他当然是很乐意的。

指挥"斯特尔斯曼"号的西坡船长是昂蒂费尔师傅的老相识。从前，在这艘船停泊期间，这位英国人总是去拜访一下圣马洛人。在高房街的房子里，他受到了热情地接待，这自不必说了。当他得知他的朋友准备去塞得港时，他便请他坐"斯特尔斯曼"号，并且价钱公道。这艘船性能良好，在平静的大海上，航速可达十一节①，只需十三、四天，便可跨过从英国到东部地中海的五千五百海里的航程。的确，"斯特尔斯曼"号并不是载旅客的，但水手们都好说话，总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房舱的。而且，这次航行没有回船货——这倒是有利可图的。

显而易见，这对昂蒂费尔师傅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关在火车车厢里，走这么远的路程，对他可不是惬意的事。在他看来，宁愿在凉爽的海风中，在船上度过两个星期，也不愿在滚动着的车厢中，呼吸烟屑和灰尘，度过六天。朱埃勒的意见也是这样，而驳船船长却不是这么看的，他所见识的范围只不过是朗斯河沿岸而已。由于有了连接西欧和东欧的

---

① 航速单位，等于1海里/小时。

铁路，他想大部分旅程乘火车，但他的朋友却作了相反的决定。并不在于一天的得失，过一个月到还是两个月到，小岛反正永远在标定的方位上。除了昂蒂费尔师傅，朱埃勒和吉尔达·特雷高曼，谁也不知道它的位置。三十一年来，财宝就埋藏在用双 K 标记的洞中，再等待几个星期，也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

因此，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尽管急不可待，还是代表他的伙伴和他本人，接受了西坡船长的建议。这就是为什么向读者介绍一下“斯特尔斯曼”号的原因。

昂蒂费尔师傅、他的侄子、他的朋友特雷高曼就这样在船上安顿下来了。他们带了数目可观的黄金，由驳船船长将其系在腰间，带了一个时钟，一个精制的六分仪，一本观测气象的旧书。此外，还带了挖土用的一把鹤嘴锄和一把洋镐。这艘煤船相当不错，人手齐备，有两个驾驶员，四个司炉和十来个水手。“可爱的阿美丽”号船老板有些怏怏不乐，他只领略过内河的美景和笑意，而今不得已跋涉重洋，去迎接那呼啸翻腾的海浪。但是，当昂蒂费尔师傅吩咐他打好行李，并搬上了“斯特尔斯曼”号时，他没敢说半个不字。四处是令人心碎的告别声，爱诺卡特温存地依附在朱埃勒的胸前，纳侬一颗心既牵挂着侄子，又牵挂着兄弟。吉尔达·特雷高曼小心翼翼地拥抱着敢于投入他怀抱的人……

好在已经答应，离别只是短暂的，用不了六个星期，全家就将重聚在高房街的住宅里……不管昂蒂费尔师傅当上百万富翁与否，都得让他给这一对青年人了却耽搁了的终

身大事。后来，轮船向西驶去，年轻的姑娘目送着它，直到船桅在天边消失……

怎么？“斯特尔斯曼”号是不是把两个重要的人物忘记了？——他们不是有义务去陪同卡米尔克总督的继承人的吗？

的确，公证人勃·奥马尔和那个所谓的纳吉姆——萨伍克，没在船上。他们误了船？

事实是，轮船想接待这位埃及公证人也不可能。在他乘船从亚历山大来马赛时，由于不适应，他就病倒了。现在，又时运不佳，他只好先到苏伊士，从那儿……天晓得从什么地方……他发誓只要能避开水路，走旱路也可以。萨伍克对此没表示任何异议。况且，昂蒂费尔师傅也并不想有勃·奥马尔这样的旅伴，他只是告诉他下月底在苏伊士相会，并没告诉他要一直到马斯喀特……为此公证人后来还被那个不讲信义的家伙训斥了一顿。

昂蒂费尔师傅甚至补充说：

“既然，您的主顾让您以遗嘱执行人的身分参加遗产的挖掘，您就去好啦。但是，鉴于我丝毫不想和您的见习生和您建立更广泛的交往，如果情况迫使我们非一道旅行不可时，我们也得各行其是！”

从这一婉转的提示，我们便可看出圣马洛人的倔强性格。

因此，萨伍克和勃·奥马尔在“斯特尔斯曼”号出发前，便离开了圣马洛。在西坡船长的旅客中没有他们俩，原因就在于此——对此，谁都不会埋怨的。大家很清楚，公证

人一方面怕不参加挖掘财富，丢掉酬金；另一方面，为萨伍克所驱使，又不能丢开昂蒂费尔师傅。他甚至提前到了苏伊士，在那儿心焦地等待着他。

“斯特尔斯曼”号沿法国海岸快速航行。由于陆地的遮挡，吹来的南风对船的颠簸并不算大。吉尔达·特雷高曼在自我庆幸，他打算利用这次旅行研究一下命运让他走过的各国的风俗习惯。但是，由于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到大海上，他担心会晕船。因此，他用好奇而又恐惧的目光，扫视着那天连水，水连天的尽处。这位大好人，当他在甲板上踱步时，他既没有摆出海员的架势，也没作好对付船的上下起伏和前后晃荡的准备。他那习惯于站在驳船船板上的双脚，很快就站立不稳了。他坐在船尾楼舱的凳子上，抱肘而倚或者抓着船栏杆，一副忍耐的样子，这招来了不知可怜别人的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的失礼的玩笑。

“喂，驳船船长，怎么样？”

“直到现在，我还不太难受。”

“嘿！嘿！……我们在沿着海岸走，只能算是内河航行。所以说，你还在‘可爱的阿美丽’号上，在朗斯河两岸！要是来一场大的北风，大海就会把跳蚤似的小船掀起。那时，即使有跳蚤咬你，你也顾不上去搔痒了。”

“我身上没有跳蚤，朋友。”

“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等我们一离开海岸，到了海上，你看着吧……”

“你想我会生病？”

“大病一场，我敢打赌！”

昂蒂费尔师傅有他特有的说服人的本领，这是公认的。因此，朱埃勒想改变一下这些预言的效果，他说道：

“我叔叔言过其实了，特雷高曼先生，您不会病的……象……”

“象一个小海豚？……但愿如此。”驳船船长一边指着尾随在“斯特尔斯曼”号后边，跳来跳去的大海中的两三个小丑，一边答道。

晚上，轮船驶过布列塔尼角，进入了夹在隆起的海岸之间的福拉运河。尽管有风，大海却是平静的。乘客八、九点钟就去睡觉了。船在夜里驶过了圣玛丽角、布雷斯特地峡、杜瓦尔纳内兹海湾、塞纳急流、穿过伊鲁瓦兹，向西南方向驶去。

驳船船长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病死了。幸好这是一场梦。早晨来临了，尽管船左右摇摆，前后颠簸，在浪峰之间起伏上下，他还是想登上甲板。既然，命中注定他要在大海上旅行，他就要把旅行中能遇到的各种见闻刻在记忆里。

于是，他出现在船梯的最后阶梯上，露出了半个身子。他仰靠在甲板的横栏上，面色苍白，近乎虚脱，就象咕咕往外冒酒的的酒桶似的，向前滚动着。他看到了什么呢？

昂蒂费尔师傅——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自己呢，在穿过布洛涅海峡到福克斯通时，也在颠簸的船上直筛糠，如同一位娇嫩的英国贵妇人遇上了坏天气。

陆地和海洋上所能听到的谩骂，他全端出来了！在船颠簸得最厉害的时候，见他的朋友仍表情安详，面色红润，好象一点也没感到恶心似的，他骂得更凶了。

“是的……五雷轰的！”他喊道，“这难道可信吗？……十年来没上船，我……沿岸航行的船长竟然比一个驳船船长病得还厉害！”

“但是，我可没病。”吉尔达·特雷高曼微微一笑说道。

“你没病！……为什么没病？”

“我也感到奇怪，朋友。”

“但是，一刮起猛烈的西南风来，这个伊鲁瓦兹海可不能跟你那朗斯河同日而语呀！”

“从来都不能相提并论。”

“你那样子甚至象没有经过颠簸似的……”

“很遗憾，”吉尔达·特雷高曼答道，“虽然，这好象使你不大愉快……”

这真是一位盖世的铁打金刚啊！

我们得赶忙补充一下，昂蒂费尔师傅的不适很快就过去了。在“斯特尔斯曼”号驶过西班牙西北端的奥尔塔卡勒角前，即还在加斯科涅湾水域时，尽管大西洋波浪涛天，圣马洛人站在船上，稳如泰山，能吃能喝。他这种情况和其它人一样——即使是身强力壮的航海者，如果有一段时间没去海上的话，也会如此的。当他想到“可爱的阿美丽”号船主，河里小船的指挥竟安然无恙，而他自己却几乎把五脏六腑都给翻转过来，感到羞愧万分，自尊心直接受到了打击。

当“斯特尔斯曼”号随着排排巨浪，穿过科罗尼和埃尔费罗尔时，夜晚是很难熬的。西坡船长甚至想抛锚停泊，如果不是昂蒂费尔师傅表示可以坚持下去的话，他可能就决定了。他有些不安，怕耽误时间。因为，苏伊士的商船在波

斯湾一个月只停一次。在夏至这段时间，最怕遇到难以对付的坏天气。因此，只要没有妨碍前进的危险，最好不要停泊。

"斯特尔斯曼"号在继续航行，和西班牙沿海暗礁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它把比戈小海湾及其长方形的码头抛在左后边，接着迎来的是风景如画的葡萄牙海岸。第二天，在船的右方，看到了一排神像，这是上帝特意安排，给人们导航的。它表明，来自远海的船只已经靠近大陆。

您可以想象得到，在那漫长的无所事事的时间里，大家谈的无非是探宝大事，这次奇异的漫游，并坚信定可大功告成。昂蒂费尔师傅的精力和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他叉着两腿，轻蔑地注视着天际线，在甲板上迈着坚定的步子，踱来踱去，想在驳船船长的气色很好的脸上，找出有病的症状来，但却一点也看不出来。

于是，他说道："你觉得大洋怎么样?"

"全是水呀，朋友。"

"是的，比朗斯河水可多呢！"

"当然啦，但是，不应该讨厌朗斯河，它也有它的美呢……"

"我不是讨厌它，驳船船长，我是不把它放在眼里……"

"不要小看，叔叔，"朱埃勒说道，"一条小河也有它的价值……"

"就象一个小岛一样！"吉尔达·特雷高曼补充道。

听到这句话，昂蒂费尔马上竖起了耳朵，因为这触到了他敏感的地方。

“当然啦，”他喊道，“有些小岛是值得列入第一流的……比如，我那个。”

这个代词——我那个，表明布列塔尼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那个阿曼湾的小岛，从遗产的角度看，确实是属于他的。

“关于我那个小岛，”他又说，“朱埃勒，你是不是每天都注意时钟走得怎样？”

“当然啦，叔叔，我很少见过这么好的仪表。”

“还有你那个六分仪呢？”

“请您放心好了，它和时钟一样好。”

“谢谢上帝，就是价钱太贵了！”

“它们能给你带来一亿，价钱多少也就无关紧要了。”吉尔达·特雷高曼明确而委婉地说。

“驳船船长，你说得太好了！”

事实上，也真没顾得价钱多少。时钟是布雷金厂制造的——其完美程度不需赘述。六分仪则可与其媲美，操纵灵巧，角度误差不超过一秒。然而，只有年轻的船长才能使用，借助这些仪器，他可以绝对准确地确定小岛的位置。

但是，诚然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两个伙伴完全有理由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些仪表，可对卡米尔克总督的遗嘱执行人——奥马尔，确是一百个不放心。一天，叔叔对侄子说：

“我讨厌那个奥马尔，我要仔细地观察他一番。”

“谁知道我们会不会在苏伊士见到他？”驳船船长以疑惑的口气答道。

“去他的吧！”昂蒂费尔师傅喊道，“他在苏伊士等几个

星期，几个月，活该！……那个坏蛋来圣马洛还不是为了偷走我的纬度？”

“叔叔，”朱埃勒说，“我想，您提防那个埃及公证人没错。依我看来，他不是个好东西，他的见习生纳吉姆比他还要坏！”

“我想的和你一样，朱埃勒。”驳船船长补充道。“那个纳吉姆根本不象一个见习生，比我还不象……”

“倒象舞台上的一个小丑！”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嘴里滚动着小石头，说，“不象，那个见习生相貌和他的身分完全不符……不过，在埃及，也有一些小人物，其派头竟和穿着马靴，留着小胡子的土耳其高级军官一样，这也不足为奇！……糟糕的是，他不讲法语……本应多套他几句，看他是否会说我们的语言……”

“让他多开口，叔叔？从他主子嘴里都套不出什么来，告诉你吧，从见习生嘴里，您更甭想。我认为您应该考虑一下那个萨伍克……”

“哪个萨伍克？”

“姆哈德的儿子，卡米尔克总督的侄子，因为您，他失去了继承权……”

“他敢来横的，朱埃勒，我就把它竖过来！遗嘱难道不是正式的？……那位土耳其总督的后代，想把我们怎么样？我要把他那一肚子坏水全给倒出来！”

“但是，叔叔……”

“唉！我更担心勃·奥马尔，如果这个以给人家办契约为生的家伙搞歪门斜道的话……”

“朋友，你要当心！”吉尔达·特雷高曼说道，“你不能摆脱掉公证人……他有权也有义务陪你去寻找……跟你到岛上去……”

“我的小岛，驳船船长！……”

“对，你的小岛！……遗嘱明确规定，他可以得到百分之一即一百万法郎的酬金……”

“在他屁股上踢他一百万下！”圣马洛人喊道，想到勃·奥马尔应领取的一笔巨大的报酬，他怒不可遏。

谈话被震耳欲聋的汽笛声打断了。“斯特尔斯曼”号从圣文森特角的顶端和矗立于该角的大海上的岩石中间驶过，靠近大陆。

西坡船长从没忽略过向修建在悬崖高处的修道院致敬，修道院院长则赶忙为他祈祷，以作为还礼。几个年老的僧侣出现在高台上，为轮船祝福。船绕过角端，向东南方向驶去。

夜里，船在沿岸几海里处航行，可以看到加的斯的灯火，船驶过了特拉法尔加海湾。黎明，在南方显现出斯帕特尔角的灯塔。“斯特尔斯曼”号正在直布罗陀海峡中航行，船右方是丹吉尔的雄伟壮观的山丘，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之间，点缀着一排排白色的漂亮的别墅；船左方，在塔里法后面，是层层叠叠的丘陵地。

从这儿开始，西坡船长凭借着地中海的风势，加快了船速，接近了摩洛哥海岸。休达已经在望，这座城市和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一样，是建在岩石上的。船掉头转向东南，二十四小时以后，阿尔沃兰岛便被抛在了后边。

航行令人心旷神怡。当船经过非洲海岸时，江山如画，旅客们感到难以言传的情趣。

这是一幅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图景，作为背景的群山构成和谐的侧影，锯齿般的海岸千姿百态，滨海城市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两岸峭壁的拐弯处。地中海的气候使这一带得天独厚，四季常青。

驳船船长面对大自然的美景，赞赏不已。在他的脑海里，从迪纳尔到迪南那一段，那心爱的朗斯风光是不是逊色了呢？奥兰①城外观好似一个圆锥体，阿尔及尔一层高一层地铺在山坡上，斯托拉湾举目皆是壮观的岩石，布日伊、菲利普维尔、波尼，这些半现代化、半古老的城市藏在海湾的深处。总之，面对着展现在眼前的秀丽海岸，吉尔达·特雷高曼有何感触？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来也不会有定论。

“斯特尔斯曼”号穿过了卡勒，便离开了突尼斯海岸，向邦角方向驶去。三月五日傍晚，当太阳隐没在薄雾中的时候，迦太基高地曾有片刻时间显现在洁白的天幕上。在夜里，轮船驶过邦角之后，便一直航行在延伸到近东的地中海的东方部分。

天气分外宜人。有时刮起飓风，但大风过后，则是阳光普照，天晴气朗。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班泰雷利亚岛露出它的顶端。——这座沉睡的火山，有一天还是会苏醒的。况且，这部分海的下面，从邦角直到遥远的希腊群岛，都是火

① 奥兰又叫瓦赫兰，是阿尔及利亚第二大港口。

山地区。一些岛屿在这一带海域出现，如，桑托林岛和许多其它的岛屿，可能也会形成一个新的群岛。因此，朱埃勒对他叔叔说：

“幸好，卡米尔克总督没选择这一带水域的小岛来埋藏他的财宝。”

“真是不幸……万幸啊！”昂蒂费尔师傅回答道。

想到他那小岛可能也是由于海底的力量不停地作用，而从海中冒出来的，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刷白。幸亏，阿曼湾那儿没有这种可能性。他不了解这种地质变化的情况，小岛不会搬家的，它永远会在地理经纬线所标志的位置上。

驶过了戈佐岛和马耳特岛，“斯特尔斯曼”号直抵埃及海岸。

西坡船长认出了亚历山大。尼罗河的出海口在罗塞塔和达米埃塔之间，形成一个扇形。绕过出海口，船于三月七日清晨到达塞得港。

苏伊士运河当时正在开凿中，它正式通航是一八六九年。因此，轮船停在了塞得港。在法国的影响下，塞得港全是欧式的建筑：尖顶的教堂，离奇古怪的别墅，如雨后春笋，平地而起。在大海，运河和曼扎拉湖之间的这条狭长的沙质地带，挖掘出来的土填平了一部分沼泽地，垫成了平台，作为城基。那儿，教堂、医院、工厂什么都有。一座座如画的建筑物面对着地中海，曼扎拉湖中间岛屿星罗棋布，一片翠绿。小岛中间，渔舟来往如梭。这是一个面积达二百三十公顷的避风海湾，有两道大堤，一个是西式的，带有灯塔，全长三千五百米，另一个是东方式的，比前者短七百米。

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告别了西坡船长，对他给予的接待深表谢意。第二天，他们搭上了当时来往于塞得港和苏伊士之间的火车。

当年，运河还没竣工，真令人遗憾。朱埃勒多么想横度运河呀！尽管提姆萨湖和伊斯梅利亚湖不象迪南那样具有布列塔尼风光，又比迪纳尔更具东方色彩，吉尔达·特雷高曼仍会以为是航行在朗斯河两岸呢！

昂蒂费尔师傅如何呢？说真的，他想到过要领略那美丽的风光吗？不！他既没想过要欣赏那美丽的大自然，也没想过要饱览那人工的美景。对他来说，世界上只存在阿曼湾的小岛，他那个小岛，就象一枚闪闪发光的金属钮扣，吸引着他，他的整个身心都倾注在这个点上了。

当今，苏伊士是一座占有如此重要地理位置的城市，然而，他经过那里大概什么也没看。但是，在出站口，他一眼就看到了两个人，一个人在频频致敬，另一个则保持着东方人的严肃表情。

那两个人便是勃·奥马尔和纳吉姆。

第十一章

吉尔达·特雷高曼说，他的朋友昂蒂费尔可能会发疯

遗嘱执行人、公证人勃·奥马尔和他的见习生已经在约会地点了。他们怕误了大事，到苏伊士有好几天了，他们等待圣马洛人的焦虑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昂蒂费尔师傅示意朱埃勒和吉尔达·特雷高曼不要动，三个人假装在专心致志地聊天。

勃·奥马尔阿谀奉承的样子，走了过来，这是他习惯的姿态。

大家显然看到他了。

“终于……先生……”他冒昧地说，竭力使语气和蔼、委婉。

昂蒂费尔掉转头来，瞧了他一眼，就象从不认识他似的。

“先生……是我……是我呀……”公证人点头哈腰地说。

“谁……您？”

他没有清楚地说出来：这具从棺材里跑出来的木乃伊想要干什么？

“先生……是我……勃·奥马尔！”

“但是……是我……勃·奥马尔……亚历山大的公证人……您不认识我了？……”

“你们认识这位先生吗？”皮埃尔·塞尔旺·马洛问道。他挤着眼睛问他的伙伴，小石头一会儿鼓起右腮帮，一会儿又鼓起左腮帮。

“我想……”吉尔达·特雷高曼有些可怜局促不安的公证人。“这是勃·奥马尔先生，我们早已有幸见过……”

“不错，确实……”昂蒂费尔师傅分辩道，他好象在回忆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我记起来了……勃·奥马尔……勃·奥马尔？”

“就是我。”

“那么……您在这儿干嘛？”

“怎么……我在这儿做什么？我在等您呀，昂蒂费尔先生。”

“您等我？”

“这还用问……您忘记了吗？……我们约定在苏伊士相会的呀？”

“约会？……那为什么？”圣马洛人答道，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公证人差点儿上当。

“为什么？……但是，卡米尔克总督的遗嘱……他留下的上千万法郎……那个小岛……”

“我觉得，您在说我的小岛。”

“对……您的小岛，看来您想起来了。由于遗嘱要我……”

“对，勃·奥马尔先生……您好……您好！”

他没有道再见，耸了一下肩，示意朱埃勒和驳船船长跟着他走。但是，当他们就要离开车站时，公证人叫住了他们。

"在苏伊士您打算投宿何处？"他问道。

"随便哪一家旅店。"昂蒂费尔师傅答道。

"我和我的见习生纳吉姆投宿的旅店可中您的意？"

"哪个都行，无所谓！反正我们在这儿只待四十八小时。"

"四十八小时？"勃·奥马尔语调中带着明显的不安。"您的旅行还没结束？"

"差远着咧！"昂蒂费尔师傅答道，还有一段海路……"

"一段海路？"公证人喊道，面色已经变得苍白了，好象船的甲板已经在脚下晃动起来。

"我们要走的这段海路不会让您开心的，要乘开往孟买的邮船"奥克苏"号……

"孟买！"

"邮船后天从苏伊士出发，我请您乘此船，既然您非得陪同我们不可……"

"那么，小岛在哪儿呢？"公证人作了一个绝望的手势，问道。

"在它在的地方，勃·奥马尔先生。"

说到这儿，昂蒂费尔、朱埃勒和特雷高曼向最近的一个旅店走去。他们不多的行李不久也运到了。

过了一会儿，勃·奥马尔找到纳吉姆。一位旁观者也

会看出来，那个所谓见习生对他的接待是不怎么礼貌的。啊！要不是有几千万法郎的百分之一归他，要不是害怕萨伍克的话，他早就高高兴兴地把卡米尔克总督的遗嘱和继承人，都打发一边去了。他才不长途跋涉，漂洋过海，去找那个无名小岛呢！

要是有人告诉圣马洛人，从前阿拉伯人把苏伊士叫苏也斯，埃及人把苏伊士叫克莱奥巴特利，他准会赶忙回答说：

“这和我来这儿干什么，完全无关！”

观赏几个清真寺，看了几所毫无特色的古老建筑，逛逛两、三个广场，其中最引人入胜的要算粮市广场了。还可以参观一下拿破仑将军下榻过的临海官邸，这倒是这位焦急不安的人所未曾想过的。但是，朱埃勒想，只有对这座城郭不整，失修，住有一万五千居民的城市，有个梗概的了解，才算更好地利用了四十八小时的停泊时间。

因此，吉尔达·特雷高曼和他本人都把时间用来逛大街，串小巷，探索海港了。这是个深达十六至二十米的港口，可容五百艘船只顺利停泊，整个季节都受不到不停刮来的北风和西北风的袭击。

苏伊士港远在运河开凿之前，就进行海上贸易了。那时，主要靠来往于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铁路进行的。由于该港位于海湾深处，长达一百八十公里的运河又是沿埃及海岸和苏伊士海峡开凿的，运河因此得名，称为苏伊士运河。这样，这座城市便成了红海的门户。在未来的日子里，发展尽管缓慢，但始终保持稳定上升的景象。

昂蒂费尔师傅对此又一次表现出他那少有的冷漠态度。当他的两个伙伴在街上漫不经心地游逛时，他却寸步不离已经变成游览胜地的美丽海滨。他觉得有人在监视他，事实也是如此。有时是纳吉姆，有时是勃·奥马尔。这两个人虽不走近他，但一直盯着他。而他则假装丝毫没有注意到这点。他坐在长凳上，全神贯注，陷入沉思，目光寻视着红海的水平线，试图望尽那茫茫无边的海面。可是，有时，一种固定的念头完全支配了他的想象力，他竟以为看见了小岛——“他的小岛”从南部的弥漫的雾色中浮起。然而，这不过是海上沙滩尽处经常出现的那种奇妙景致——海市蜃楼而已，人们的眼睛总会产生这种错觉的。

三月十一日清晨，“奥克苏”号邮船终于完成了启船前的准备工作。备足了煤，经过几次定期停泊，就可横渡印度洋了。

昂蒂费尔师傅、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一大早就来到船上，勃·奥马尔和萨伍克随后也赶来，这也是毫不为奇的。

这巨大的邮船，虽说是一艘货轮，但也可以用来运载旅客。旅客大部分是去孟买的，也有一些则在亚丁和马斯喀特上岸。

“奥克苏”号上午十一点起航，驶出了狭长的苏伊士港。北风和西北风颇有凉意，似乎要转成西风。由于连续不断地停泊，这次航行需十五天。朱埃勒预订了有三个隔断的客舱，布置得很理想，白天能睡午觉，夜里可以休息。

不用说，萨伍克和勃·奥马尔住的是另一间客舱。公

证人很少露面，就是出现，也是短暂的。昂蒂费尔师傅决定，除非不得已则不跟他们俩来往。这只“海熊”一开头就以他那特有的细心，向走了败运的公证人宣称：

“勃·奥马尔先生，说好了，我们是结伴旅行。不过，咱们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您只须在场证实一下我占有了那笔财富就行了。事后，但愿我们不再重逢，无论在人间还是在阴曹！”

高高的海岸挡住了季风，“奥克苏”号沿海湾顺流而下，如同行驶在平静的湖面上。但是，吹在红海上的凉风，掠过阿拉伯平原时，却十分冷酷地欢迎了“奥克苏”号邮轮。相当多的乘客被强烈的旋风弄得很不舒服。不论是昂蒂费尔师傅、他的外甥，还是内河海员俱乐部的老手——特雷高曼，都未能幸免。至于公证人，更无需描绘他那狼狈不堪的窘态了。他从未在甲板上，客厅和饭厅里出现过。人们听见他在舱室的角落里呻吟着。航行过程中，甚至没看见过他的影子。这木乃伊式的旅行对他可能更为适宜。精干的驳船船长出于某种怜悯之心，不时光顾他一下。这举动并未使人感到诧异，因为他本性是善良的。至于昂蒂费尔师傅，他决不能原谅企图偷走他的纬度的勃·奥马尔。当吉尔达·特雷高曼试图叫他可怜可怜那个不幸的乘客时，他只是耸耸肩膀。

“好吧，驳船船长，”他对他说，时而鼓起右腮帮，时而鼓起左腮帮，“你的奥马尔已经精疲力尽了吗？”

“差不多。”

“可喜可贺！”

“我的朋友……你不去看看他吗？……哪怕看一次呢！”

“不，驳船船长，不去看！……当他只剩下躯壳时，我会去看的！”

跟用这种腔调嘻嘻哈哈回答问题的人，是没法子讲道理的！

然而，在横渡大洋时，诚然公证人没有碍事，他的见习生纳吉姆却接二连三地惹得昂蒂费尔师傅不得不发火。并不是纳吉姆非要在他面前出现……不！……再说，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他们两个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不可能进行交谈。但是，这个所谓的见习生老是在那儿窥视圣马洛人的一举一动，好象在履行主人交给他的某种职责。要是这个埃及人命中注定，从船上被抛下去，昂蒂费尔师傅才开心呢！

尽管不是烈日炎炎的三伏天，沿红海顺流而下，也是相当难受的。大家知道，当时只能雇佣阿拉伯人当司炉，只有他们能在几分钟内连鸡蛋都能煮熟的地方而不被煮沸。

三月十五日，“奥克苏”号驶进曼德海峡最狭窄的水域。当邮轮左侧擦边越过英属丕林岛后，三个法国人向在非洲海岸奥博克城堡上飘扬的法国国旗致敬。然后，轮船开进亚丁港，准备在亚丁港抛锚，有些旅客将在那里下船。

亚丁港是拴在大不列颠帝国腰带上的一把钥匙，是打开红海那串钥匙中的一把，是一个不辞劳苦的好管家婆。丕林岛已变成另一个直布罗陀港，依靠这个岛屿，英国把守着通向印度洋水域六百海里的狭长海上走廊的大门。即使

亚丁港部分淤沙，它的东部仍然可以容纳大量船只停泊；而它的西部足可接纳整个一只舰队。英国人从一八二三年起，就在这里扎下了根①。目前的这座城市，在十一、十二世纪曾经历过繁荣昌盛的时代。这说明为什么后来它变成了与远东通商的仓库。

拥有三万居民的亚丁港，这天夜里又增加了三位法籍人。在二十四小时的停泊期间，法兰西在这里也有了自己的代表，这就是毫不逊色于古代英国冒险家的，圣马洛探险家们。

昂蒂费尔师傅决意不离开邮船。他讨厌这次停泊，老是咒骂。因为，这会引起严重的麻烦，使得公证人有机会出现在甲板上。上帝！他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两条腿勉强把身子拖上瞭望台。

"噢，是您，勃·奥马尔先生？"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用嘲弄而又带几分严肃的口吻说。"没错！是您，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这次旅行，您是坚持不到最后了。我要是您的话，我就留在亚丁……"

"我倒想那样做……"可怜的奥马尔回答道，声音微弱，几乎奄奄一息了。"休息几天或许会恢复过来的，如果您也打算等下一班邮船……"

"很抱歉，勃·奥马尔先生。我多么想把应属于您的那份可观的财富，放在您的手心里呀！十分遗憾，我不能半路上停留！"

①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南也门人民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

“还很远吗？”

“远着哪！”昂蒂费尔师傅答道，他作着手势，画了一个似象非象直径的曲线。

说到这儿，勃·奥马尔便回自己的房舱去了，他拖着双腿，活象一只龙虾。可以想象，这段简短的对话并没给他什么安慰。

朱埃勒和驳船船长在吃晚饭时回到了船上。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讲述他们在亚丁的见闻。昂蒂费尔师傅似乎也不想听他们的谈论。

第二天下午，“奥克苏”号继续航行。大家认为无须赞颂印度洋的海神——吉尔达·特雷高曼却满口称颂海神。女海神脾气大，任性，神经质，船上的乘客对此都有所领略。

对勃·奥马尔客舱里发生的一切，还是别去打听为好。他又被人扶到甲板上来，用床单裹着，脚上好象系着一个沉重的铁球，作为供品被放在女神的双膝之上，而他本人又无力反抗这不公正的殉葬仪式。

第三天头上，当风转向西南时，恶劣的天气才平息下来——总算使邮船得到了哈德拉茅海岸的蔽护。

萨伍克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经受住了航行中发生的突变，这无须赘述了。虽说肉体上没吃苦头，但精神上却并非如此。受这该死的法国人摆布，无法从他嘴里掏出关于小岛的秘密。因而不得不老是跟在他的后边，直到……直到他打算停歇的地方！……也许在马斯喀特、苏拉特或孟买，“奥克苏”号才抛锚吧？……在马斯喀特停歇后，他不会继而奔向霍尔木兹海峡吗？……卡米尔克总督的财宝是否

就埋在波斯湾数百个岛屿中的一个小岛上呢？

对此不敢肯定，毫无所知，萨伍克经常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中。他多么想从昂蒂费尔师傅的五脏内掏出这一秘密啊！多少次他试图从昂蒂费尔和他的伙伴的谈话中，抓住几个词！他假装听不懂法语，以便大家对他的出现不会起疑心……这一切都毫无结果。而正是这个所谓的见习生使人感到厌恶，至少是不信任，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人反感。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都表现出了这种本能的，不理智的情绪。萨伍克不止一次发现，每当他走近时，他们就走开。

"奥克苏"号在阿拉伯沿岸的比尔阿利港停留了十二个小时，那是三月十九日白天。然后，从这儿出发，继续沿阿曼海岸向前航行，以便逆流而上，开往马斯喀特。两天后，可越过哈德角。再过二十四小时，便可抵达伊斯兰王国首都，昂蒂费尔师傅也就到达这次旅行的目的地了。

再说，是时候了。越接近目的地，圣马洛人越紧张，越不合群。他的整个生命都倾注在那渴望见到的小岛上，那属于他的宝石和黄金上。他隐约看到了阿里巴巴山洞①，而他就是这山洞的合法主人。正是卡米尔克总督的离奇举动，把他带到了《一千零一夜》的国度里。

"你们知道，"他对伙伴们说，"如果那位善良的埃及人的财富……"

他随便谈论着，就象一个外甥在谈论他将去继承送给他一笔遗产的美洲舅舅。

① 《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主人公叫阿里巴巴，他的山洞里藏有数不胜数的金银珠宝。

“你们知道，要是这笔财富都是金元宝的话，那可真使我为难了，怎样把它运到圣马洛去呢？”

“我相信您有办法，叔叔。”朱埃勒答道。

“不过，”驳船船长插上一句，“咱们把旅行袋，衣袋，帽子都塞得满满的……”

“亏你想得出！”昂蒂费尔师傅高声说，把价值上百万的黄金装在衣袋里！”

“我是设想，朋友……”

“可你还从未见过价值上百万的黄金吧？”

“从未见过，作梦也没见过！”

“你不知道那有多重吧？”

“确实不知道。”

“可我却知道，驳船船长，我曾怀着好奇心计算过！”

“说说看。”

“价值百万的黄金大约重三百二十二公斤……”

“不会比这更重吗？”吉尔达·特雷高曼天真地反问了一句。

昂蒂费尔师傅斜眼看了他一眼。不过，提出的反问完全出于善意，昂蒂费尔师傅并未因此而感情用事。

“是呀！”他继续说下去，“价值百万的黄金重三百二十二公斤，那么上亿元的黄金就是三万二千二百五十六公斤！”

“要想搬运价值上亿元的黄金，假设每人搬一百公斤，你知道需要多少人力吗？”

“说下去，朋友。”

“需要三百二十三人。可是，咱们仅仅三个人。一旦到了我的小岛，咱们的困难，你就可想而知了！幸好，我的财宝主要是金钢钻和宝石……

“我叔叔说的有道理。”朱埃勒回答道。

“我想插一句，”吉尔达·特雷高曼说，“那位杰出的卡米尔克总督一切都安排得称心如意。”

“噢！那些钻石，”昂蒂费尔师傅高声说，“那些钻石在巴黎和伦敦的珠宝商那儿，很容易销售出去！……多好的生意，朋友们，多好的买卖！……当然罗，不能全卖掉，不，不能都卖掉！”

“你仅卖掉一部分吗？……”

“是的，驳船船长，是的！”昂蒂费尔师傅答道，他面部抽动着，眼睛闪闪发光。“是的！……首先，我自己得留一颗……一颗价值上百万的钻石……把它别在我的衬衫上。”

“别在衬衫上，我的朋友！”吉尔达·特雷高曼说，“那会叫人眼花缭乱呢！简单不敢正面看你了……

“第二颗是送给爱诺卡特的，”昂蒂费尔师傅补充说，“瞧，一个小石头会把她变得美貌超群……

“骏马不靠鞍辔，美女不凭服饰。她不戴首饰，才更漂亮呢！”朱埃勒急忙说道。

“不，我的侄子……不……第三颗宝石送给我的姐姐！”

“啊！善良的纳侬！”吉尔达·特雷高曼叫起来，“她将被打扮得跟满目深情的波尔贡大街的圣母一样了！哈哈！你想让人再来向她求婚吗？”

昂蒂费尔师傅耸耸肩，说道：

“还有，第四颗是送给你的，朱埃勒，一颗漂亮的钻石，你用别针别在身上……”

“谢谢叔叔。”

“那第五颗是送你的，驳船船长！”

“我？是不是得把它装饰在‘可爱的阿美丽’号船头的正面……”

“不，驳船船长，戴在你的手指上……是戒指……钻石戒指……”

“一颗钻石……戴在我这粗大发红的手指上……象旧金山人穿袜子那样，对我倒更合适。”驳船船长解释着，同时伸出一只粗壮的大手，一只用来拉纤的，而不是炫耀钻石戒指的手。

“没关系，驳船船长！不信你找不到一个女人，情愿……”

“你这是说给谁呀？我的朋友……恰好有一位漂亮而壮实的寡妇，圣塞尔旺开杂货铺的……”

“开杂货铺的……开杂货铺的！”……昂蒂费尔师傅喊起来……“当爱诺卡特嫁给一个王子，朱埃勒娶了一个公主时，你瞧，你那个开杂货铺的在我们家里该是一副什么尊容！”

谈话到此结束了。但青年船长，一想到由叔叔勾起的那些荒诞的梦想，便不由得叹起气来……假如坏运气，——是的，坏运气偏叫他成为小岛上数百万财富的占有者，怎样才能把他引导到纯洁的念头上去呢？

"可以肯定，事情再稍有进展，他将失去理智的！"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吉尔达·特雷高曼对朱埃勒说。

"令人害怕！"朱埃勒答道，一面看着自言自语的叔叔说。

两天以后，即三月二十二日，"奥克苏"号到达马斯喀特港。三个水手把勒·奥马尔从他房舱的角落里拉了出来。啊！那副样子！只剩下骨架了……或者更象一具木乃伊。因为，皮还附在这位交了厄运的公证人的骨架上！

第十二章

萨伍克决定牺牲卡米尔克总督财宝的一半，以便确保得到另一半

当吉尔达·特雷高曼请朱埃勒给他指出马斯喀特在地图上的准确方位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朗斯河上的"可爱的阿美丽"号前船主被带到了如此遥远的地方……如此遥远……已经进入亚洲的海域了！

"朱埃勒，看来，我们已经到达阿拉伯海的尽处了吧？"他一边摆正夹鼻眼镜，一边问。

"是的，特雷高曼先生，在东南端了。"

"这个出口象个漏斗似的海湾呢？"

"这是阿曼湾。"

“那个象一只烤羊腿似的海湾呢？”

“是波斯湾。”

“连接两个海湾的海峡呢？”

“是霍尔木兹海峡。”

“我们朋友的小岛呢？”

“应该位于阿曼湾的某个地方……”

“假如真有的话！”驳船船长加上一句，断定昂蒂费尔师傅听不见他的话。

马斯喀特王国① 位于东经五十三度和五十七度，北纬二十二度和二十七度之间，疆界长五百四十公里，宽二百八十公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从腊斯哈德到莫吉斯坦的波斯湾海岸的第一航区；有地处霍尔木兹和基斯特汗沿岸的第二航区。另外，在非洲，还有从赤道省到德尔加杜角，包括桑给巴尔、朱巴、莫兰德和苏法拉整个部分。都算在内，这个国家的面积是五十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法国的面积——拥有一千万人口，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和大量的黑人。伊斯兰国王是位颇受尊敬的君主。

“奥克苏”号在阿曼湾逆流而上，驶向马斯喀特。它沿着一条荒芜，贫瘠，悬崖峭壁的海岸行驶着——那海岸好似封建时代建筑物的废墟。

稍往后看，则是一些五百米高的圆形的山丘，那就是海拔三千多米的阿什达尔山主脉的山基。这个国家土地干

① 马斯喀特王国的疆域在十九世纪十分辽阔。现在的马斯喀特是阿曼首都，亦可指阿曼王国。

旱，没有一条象样的河流可供灌溉。然而，首都的郊区足以养活六万居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缺水果：葡萄、芒果、桃、无花果、石榴、西瓜、酸甜的柠檬，特别是栗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绝妙的是，栗子树是这片阿拉伯土地上的主体树种。人们根据栗树的多少来估价财产。据说，占有三千或四千棵栗子树，相当于在法国占有三、四百公顷的土地。这个阿拉伯王国贸易尤其兴隆；因为，国王不仅是一国之君，最高教主，而且是本国的最大商人。王国拥有的船只不下两千艘，总吨位达三万七千吨。它的海军拥有战舰百余艘，并配有几百门大炮。军队的总人数为两万五千人。国家收入可达两千三百万法郎。此外，国王自己有五艘船，既可用来搜查臣民的船只，又可以作为他个人急需之用——这一切给他的事业带来了极为可观的发展。

再说，在这个国家，国王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一五〇七年曾被葡萄牙人征服，后来推翻了葡萄牙的统治。独立后的一个世纪来，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无疑，英国人希望继西班牙、亚丁、丕林岛的直布罗陀之后，建立一个波斯湾的直布罗陀。这些顽强的撒克逊人终有一天会把该海湾所有海峡都直布罗陀化的。

离开法国之前，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是否从政治上，工业和贸易方面，认真研究过马斯喀特呢？

完全没有。

这个国家会使他们感兴趣吗？

绝非如此，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海湾的一个小岛上。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不是也给他们提供了研究这个王国现状的机会吗？

不是吗，他们正打算和在阿拉伯这块地方的法兰西的代理人打交道呢。

在马斯喀特有他们的代理人吗？

从一八四一年国王和法国政府签订条约以来，一直有一位法国代理人。

这位代理人在这儿干什么？

确切地说，是给那些到印度洋沿岸进行贸易的同胞们提供情报。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认为有必要拜会一下那位先生。

事实上，该国的警察组织严密，且十分多疑。如果这三位法国人给这次旅行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托辞，警察当局可能对他们来到马斯喀特产生怀疑。

当然啦，他们是不会披露真正意图的。

经过四十八小时的停泊之后，"奥克苏"号将继续向孟买方向进发。因此，昂蒂费尔师傅，驳船船长和朱埃勒立即下了船，根本不想去理睬勃·奥马尔和纳吉姆。当昂蒂费尔师傅一行已开始在海湾进行侦察时，两个家伙再去打听他们的行踪吧！

昂蒂费尔师傅打头，朱埃勒在中间，吉尔达·特雷高曼压尾，由一个向导引路，穿过现代化的巴比伦大街和广场，向一家英国旅店走去。行李随后也到了。他们对在圣马洛买的六分仪和时钟——特别是对那个时钟，保管得精心至

极！就是手捧装着耶稣圣体的神龛，昂蒂费尔师傅也不会怀着如此崇敬的心情——简直到了虔诚的程度——他亲自负责保管。也难怪，您想，那是用来确定非同寻常的小岛的经纬度的仪器呀！每天准时上发条，小心翼翼，不让震动，生怕影响了它的运转。圣马洛人对这个用来确定巴黎时间的时钟，体贴入微，简直胜过丈夫对妻子的关心。

这一切使在马斯喀特上岸的驳船船长大为吃惊，犹如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看到了一位热那亚①的共和领袖。

我们的旅行家们选好房间后，就到代理人的办事处去了。看到三位法国人出现在门口，代理人十分惊讶。

这是一位法国外省人，五十多岁，名叫约瑟夫·巴尔。他经营东方人所喜爱的各种商品：棉花、工业品、印度披巾、中国丝绸以及绣有金丝、银丝的布料等。

几位法国人来到这位法国外省人的家里，大家很快就结识了，并拉上了关系。

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首先屈尊通报姓名和身分。彼此握手寒暄，喝着饮料，代理人向来访者询问此行的目的。

"我很少有机会接待本国同胞，"他说，"先生们，在此欢迎你们，我很高兴，愿为诸位效劳。"

"不胜感谢，"昂蒂费尔师傅答道，"您若能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对我们将是十分有益的。"

"单是为了游览吗？"

① 热那亚是意大利的一个大城市，路易十四奉行对外扩张政策时，曾侵占这个城市。

“也是，也不是……巴尔先生，我们三个都是海员，我侄子是远洋轮船长；吉尔达·特雷高曼是‘可爱的阿美丽’号前司令官……”

这回，他朋友听到自己被称为“司令官”感到特别满意。昂蒂费尔师傅谈到这艘驳船，好象在谈论一艘三桅巡洋艇或一艘战舰。

“我本人是快艇艇长，”他补充一句，“我受圣马洛一家大公司的委托，准备在马斯喀特，阿曼湾或波斯湾建立一个子公司。”

“先生，”约瑟夫·巴尔答道，显然有意插手这笔有利可图的生意。“我完全支持你们的计划，并愿为促成计划的实现而尽力。”

“既然如此，”朱埃勒说，“请问是在马斯喀特，还是在沿海别的城市，适合创办贸易公司呢？”

“最好在马斯喀特，”代理人答道，“由于同波斯、印度、莫里斯、留尼汪、桑给巴尔以及非洲海岸的交通往来，该港的重要性在与日俱增。”

“出口商品有哪些？”吉尔达·特雷高曼问道。

“栗子、葡萄干、硫磺、鱼、树胶、阿拉伯胶、贝壳、犀牛角、油类、椰子、大米、小米、咖啡以及果酱等。”

“果酱？”驳船船长重复着，他已经垂涎欲滴了。

“是的，先生，”约瑟夫·巴尔回答道，“一种本地人叫‘比尔瓦’的果酱，是用蜂蜜、糖、面筋浆和杏仁制成的。”

“要是我们有口福尝尝，先生……”

“你可以敞开吃，”昂蒂费尔师傅插话说，“不过，还是书

归正传吧，我们到马斯喀特来，不是为品尝果酱的美味。巴尔先生是想给我们列举一下主要的商品……”

“除此之外，还要加上波斯湾盛产的珍珠，”代理人接着说，“每年打捞的珍珠价值可达八百万法郎……”

人们或许发现了，昂蒂费尔师傅撇了撇嘴，不屑一听的样子。价值八百万的珍珠，在一个拥有价值上亿元宝石的人的眼里，又算得了什么！

“实际上，”约瑟夫·巴尔说下去，“贩卖珍珠的生意被印度商人控制着，无法和他们竞争。”

“在马斯喀特港以外也是如此吗？”朱埃勒问。

“说实话，就是在马斯喀特以外，那些商人对到这儿来的外国人也是冷眼相待……”

朱埃勒用这个问题扭转了话题。

实际上，伊斯兰王国首都恰好位于东经50°20′，北纬23°38′。因而，根据小岛的经纬度，应该到该地区以外去寻找财宝。关键是得离开马斯喀特，借口去寻找另外合适的地方，创办所谓的圣马洛子公司。聪明的办法是走访王国的其它地方，询问一下沿岸有哪些城市。

“有阿曼港，”约瑟夫·巴尔答道。

“在马斯喀特北部吗？”

“不，在东南。”

“那，在北部和西北部呢？”

“最大的城市是鲁斯塔克。”

“在海湾吗？”

“不，在内地。”

“在沿海呢？”

“那是苏哈尔。”

“离这儿多远？”

“大约二百公里。”

朱埃勒挤挤眼睛，向他叔叔示意这个回答的重要性。

“苏哈尔……是一座商业城市吗？”

“商业很发达。有时国王陛下心血来潮住在那儿……”

“陛下！”吉尔达·特雷高曼说。

显而易见，这一称呼，驳船船长听了十分顺耳。也许只有土耳其大帝才配得上这一称呼。但是，约瑟夫·巴尔饶有兴趣地把它奉献给伊斯兰教的国王。

“陛下在马斯喀特，”他补充一句，“你们选好创办子公司的城市后，不妨求见……”

“但愿陛下不会拒绝我们。”圣马洛人说。

“正相反，”代理人回答，“他巴不得同意你们的求见，只要出一笔钱……”

昂蒂费尔师傅作个手势，说明他准备诚心实意地付出款子。

“去苏哈尔怎么走？”朱埃勒问。

“随骆驼商队去。”

“骆驼队！”驳船船长略有不安，高声说。

“不错！”约瑟夫·巴尔指出，“在王国既无铁路，又无电车，甚至连四轮马车都没有。交通工具是小轮车或骡子，不然，只好步行……”

“肯定得隔好久才有一批骆驼商队吧？”朱埃勒问。

"请原谅，先生，"代理人答道，"马斯喀特和苏哈尔之间贸易往来十分活跃，明天，恰好就有……"

"明天？"昂蒂费尔师傅问道，"好极了！那么，明天我们就加入商队吧！"

正如他的朋友所说的，"加入商队"的前景会使吉尔达·特雷高曼满意吗？不见得，看看他作鬼脸的样子就知道了。但是，他到马斯喀特来是不该给昂蒂费尔添麻烦的，他只好忍受，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旅行。

不过，他认为应该对从马斯喀特到苏哈尔之间的这段行程提出自己的看法。

"去吧，驳船船长。"昂蒂费尔师傅回答。

"好吧，"吉尔达·特雷高曼说，"我们三个都是海员，是吧？"

"两个，"他的朋友反驳道，并对"可爱的阿美丽"号前船主使了个眼色。

"我不明白，"驳船船长接着说，"为什么我们不取海道去苏哈尔。二百公里……用一艘牢固的船……"

"为什么不乘船去呢？"昂蒂费尔师傅说，"吉尔达说的有道理，再说，这可以争取时间……"

"确实如此，如果不冒风险的话，我第一个建议你们取海道……"

"什么危险？"朱埃勒问。

"先生们，阿曼湾上可不大安全，搭一艘海员齐备的商船，也许没什么可怕的……"

"怕什么？"昂蒂费尔喊了起来，"怕风袭击……怕飓

风吗？”

“不，怕海盗，他们经常出没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见鬼！”圣马洛人说道。

这下可把他镇住了，他只想过在带着那笔财宝返航时，要当心强盗。

总之，听了代理人的意见后，我们的旅行家们本来打算返航时坚决不走海路，此刻认为去时也没必要走海路了。跟一支商队去，随另一支商队归，这是万无一失的。吉尔达·特雷高曼只好同意走旱路，但他对这种方式的旅行，内心里仍感到忐忑不安。

这次谈话就到此结束了。三位法国人对法兰西的代理人十分满意。回来时，他们还想去拜访他，把所作所为告诉他，他们只遵照他的意图行动。狡猾的昂蒂费尔言谈之间，还流露出创办子公司会使生意兴隆起来，那么，法国办事处亦会受益。

分别前，约瑟夫·巴尔再次提到晋谒国王陛下一事，他将力争使这些外国贵宾受到接见。

这些外国贵宾接着返回旅店。

此时，勃·奥马尔和纳吉姆正在同一旅店的一个房间里交谈。可以想象，谈话的气氛是热烈的，但中间夹杂着萨伍克激烈而生硬的言词。

所谓的见习生和公证人也来到了马斯喀特。好啊！但是，他们尚且不知马斯喀特就是这次旅程的目的地。昂蒂费尔师傅是否还会向远处进发呢？了解这一点自然是奥马尔这个混蛋的事，因为，他才有这种权利。不过，关于这点，

他并不比假纳吉姆知道得多。

“横渡时病了一场，真蠢！你怎么没把身体搞好呢？”

公证人也是这么看的……还得照旧跟那个法国流氓谈话，探听他的秘密，了解财宝埋在何处吗？

“请大人冷静点儿，”勃·奥马尔回答，“我今天就去看昂蒂费尔……我会打听到……只要他不再搭船！”

再说，得弄清楚卡米尔克总督的财产继承人可能在什么地方进行侦察；毋庸置疑，这一侦察将使他成为遗产的占有者。既然遗嘱要求遗嘱执行人必须在场，而执行人不是别人，正是勃·奥马尔；昂蒂费尔师傅不会拒绝给他一个明确回答的。但是，一旦到了小岛，当他拿到了三只珍贵的小木桶时，萨伍克能从占有者的手中夺回来吗？对公证人不止一次向他提出的这个疑问，他从未予以答复，或许他不置可否。他不择手段，企图占有他认为是属于他的那笔财富，这是千真万确的。卡米尔克总督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而奉献给了一个外国人，这正是使勃·奥马尔感到恐惧的。这位文质彬彬的，随和的普通公务员，不喜欢动武。他深知，这位大人对一个人的生命就象对待衰败的干枯无花果一样。无论如何，在侦察过程中，要盯住那三个法国人；挖掘财宝时务必在场……一旦落到他们手中，得见机行事。

主意已定，对勃·奥马尔又说了些可怕的威胁话，一再说，他对发生的一切要负责任。说完这些话，这位大人走出房间，并嘱咐他要对回到旅店的昂蒂费尔师傅进行监视。

昂蒂费尔夜里很晚才回来。当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兴致勃勃地在马斯喀特大街上游逛时，昂蒂费尔师傅

则沉浸在幻想中，漫游在数百里之外的苏哈尔东部，他的小岛的一侧了。至于王国首都给他留下的印象，则无须询问。街道如此繁华，店铺中顾客络绎不绝。由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波斯人融合起来的居民，具有某种特殊的格调，对这一切，他一无所知。他什么也不想看，朱埃勒和驳船船长却对这座典型的东方都市里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总是在琳琅满目的商店前逗留，观赏各式各样的商品：头巾、腰带、呢大衣、棉布，还有当地叫作"麦尔塔班"涂釉彩的坛子，光彩夺目。当这些美丽的商品映入朱埃勒眼帘时，他不由地想到，若是亲爱的爱诺卡特能占有这一切，该多叫人高兴。他对这次突如其来的，不适时宜的云游，会留下多么美好的回忆啊！那些稀奇古怪，价廉物美的首饰，当她从未婚夫那里得到时……不是比佩戴上舅舅的宝石，倍加感到幸福吗？是呀……

吉尔达·特雷高曼也是这么想的，他对他的年轻朋友说：

"我们给姑娘买下这个项链，回家时，你送给她。"

"回家！"朱埃勒叹了口气，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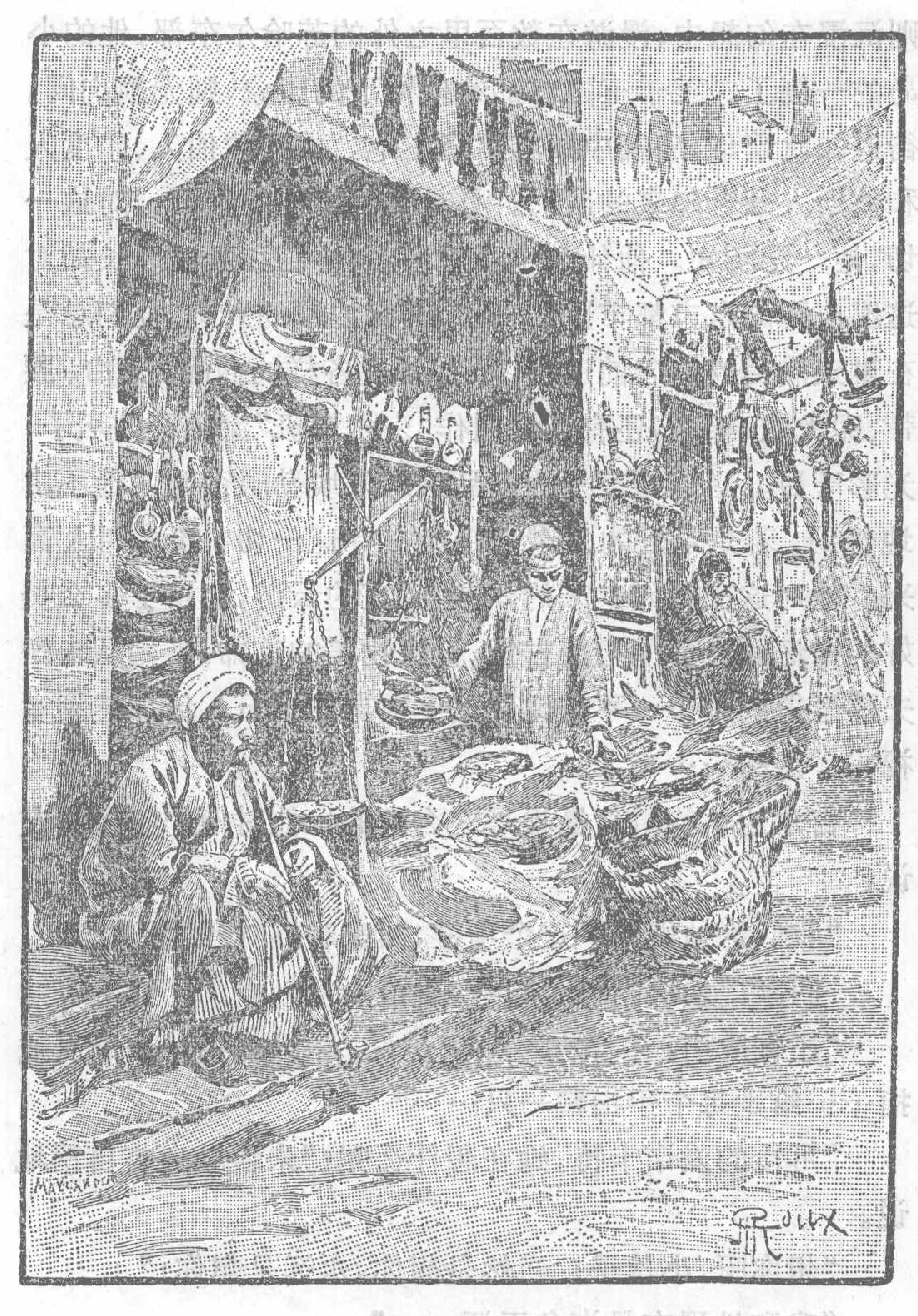
"还有戒指，多漂亮……我是说，一只戒指……十只戒指……给她每个手指戴一只……"

"可怜的爱诺卡特，她在想什么呢？"朱埃勒自言自语地说。

"想你呀，小伙子！当然是想你，永远是想你！"

"我和她现在是海角天涯……"

"啊！"驳船船长打断他的话，"别忘了给她挑选一罐巴



马斯喀特的一个小店铺。

尔先生向我们夸耀的那驰名果酱……”

“不过，”朱埃勒说，“买之前，最好先尝尝……”

“不，小伙子，不！”吉尔达·特雷高曼反驳道，“我想叫爱诺卡特第一个享口福……”

“如果她觉得味道不好呢？”

“她一定会觉得甘美无比，因为是你从如此遥远的地方给她带回去的。”

精明的老海员很了解姑娘们的心，尽管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无论在圣马洛，在圣塞尔旺还是在迪纳尔——都从未想作特雷高曼夫人。

总之，他们俩对在王国首都的漫游并不后悔。这里市容体面、整洁，使许多欧洲大都市相形见绌，——只有他的家乡例外，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认为，圣马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市。

朱埃勒还注意到，这里为数众多的警察训练有素，叫人不能不望而生畏。

这些警察不停地监视着在马斯喀特下船的，来路不明的外国人的行踪。欧洲某些国家的警察叫人头疼，什么出示护照啦，令人厌恶的盘问啦，不一而足。然而，这里的警察却与此相反，他们只是跟踪这三个圣马洛人，走到哪儿，跟到哪儿，避免提出冒昧的问题。事实正是这样，当他们踏上王国的土地，国王尚未弄清他们的来意时，警察就寸步不离了。

幸好，昂蒂费尔师傅对此并未生疑，因为，他只是对这次探险的结局感到真正的恐惧。把价值上亿元的财宝，从

阿曼湾小岛上搬走，关心自身利益的陛下是绝不允许的。在欧洲，国家要把发掘的财宝拿走一半；在“朕即国家”的亚洲，干脆全部归君主所有。

顺便提一下，当昂蒂费尔师傅回到旅店的时候，勃·奥马尔向他提了一个极为不慎的问题。他十分谨慎，推开圣马洛人的房门，拐弯抹角地问道：

“我可以知道吗？”

“什么？”

“昂蒂费尔先生，我们继续向哪个方向走？”

“右边第一条街，左边第二条街，然后，一直往前走……”

说到这儿，昂蒂费尔师傅突然关上房门。

第十三章

驳船船长特雷高曼兴致勃勃地驾驶着“沙漠之舟”

第二天，三月二十三日拂晓，一支骆驼商队离开王国首都，走在海岸附近的大路上。

一支真正的商队，驳船船长还从未在伊尔—维兰[1]荒

---

① 法国西部沿海省分，属于布列塔尼。

地上见过这样的商队。当他向朱埃勒说出这一情况时，朱埃勒并不感到吃惊。这支商队由上百名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几乎同等数目的牲畜组成。人多势众，旅途上的危险可以排除了。不必担心陆地蟊贼赤手空拳的袭击，他们远没有海盗危险。

在土著人中间，还发现有两、三位金融家和商人，法国代理人提到过他们。他们旅行中并不讲求排场，精力都放在苏哈尔进行的生意上。

商队的外国成员是三位法国人：昂蒂费尔师傅、朱埃勒、吉尔达·特雷高曼和两位埃及人：纳吉姆和勃·奥马尔。

这后两位小心在意，唯恐耽误了商队出发的时间。他们听说第二天要动身，所以也作好了准备。圣马洛人对勃·奥马尔和他的见习生自然是丝毫不予理睬。他们愿意跟着他，就让他们跟着，不必为此操心。他决意作出不认识他们的样子。看见他们走在商队的中间，甚至不跟他们打招呼。看见他那威严的目光，驳船船长连头都不敢转向他们。

坐骑和驮货的牲畜分三种：骆驼、骡子和驴。除了简陋的小轮车，别的运载工具都是无济于事的。车轮怎么能在坎坷不平的陆地上走呢，根本没有路；有时是沼泽地带，完全是人们称之为“荒芜之地”的潮湿草原。于是，人们各行其便地骑在牲畜上。

两头壮实、肯卖劲儿、中等个头的骡子驮着叔父和侄子。马斯喀特的牲畜出租者是犹太人，精通业务，给他们备好了适合旅行用的鞍具——要出大价钱，这自不必说。昂

蒂费尔师傅会在乎几百个铜板吗？显然不会的。但是，不管出多大价钱，也租不到一头壮实的骡子能跟特雷高曼的体重相称。骡类牲畜中，没有任何一头能在五十公里的行程中，承受得起这肥大的身躯。因此，需要给这位"可爱的阿美丽"号前船长搞到一头更为壮实的牲畜。

"你知道你的处境很困难吗？驳船船长？"昂蒂费尔师傅把一个个试过的骡子退回后，彬彬有礼地对他说。

"你说怎么办呢，我的朋友？……本来不该非让我陪你！……让我留在马斯喀特吧，我在那儿等你……"

"绝对不行！"

"我总不能让人把我切成几块驮着走……"

"特雷高曼先生，"朱埃勒问道，"您讨厌骑骆驼吗？"

"一点儿也不讨厌，小伙子，如果骆驼不讨厌驮我的话。"

"好主意！"昂蒂费尔师傅喊起来，"他骑在一头骆驼上，会很舒服的……"

"这才叫'沙漠之舟'呢！"朱埃勒补充说。

"好吧，乘'沙漠之舟'！"随和的驳船船长只好这样回答。

就这样，那天，特雷高曼跨上了标准的反刍类中的庞然大物，坐在了它的双峰中间。他没感到任何不自在。别人处在他的位置或许会感到自豪呢。他即使心里有这理所当然的自豪感，也不会有任何流露的。他只想驾驭好他的"航船"，避免离开航道，保持正确的方向。无疑，当商队加快步伐时，坐在骆驼上也是很艰苦的。不过，驳船船长那肉敦敦

的臀部足以抵销掉颠簸时的撞击。

萨伍克情愿走在商队的后面，骑在一头敏捷的骡子上，俨然是一个精明干练的骑士。走在他旁边的是奥马尔，他精神集中，生怕掉队，骑一头小毛驴，两脚几乎擦地，——这样以防万一失去重心，摔下来。叉开两腿骑在骡子上，公证人还从未敢试过，他真会从上边摔下来的。这些阿拉伯骡子敏捷、骠悍、任性，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才能驾驭。

商队每天行进十余里①，中午休息两小时。如果不耽搁的话，四天就可能到达苏哈尔。

四天功夫，对昂蒂费尔师傅来说，该是多么漫长啊！那个小岛使他梦寐以求，牵肠挂肚。不过，这次冒险家式的旅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走一段路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为什么越接近那最后的时刻，心情越紧张不安呢？谁跟他说话他都不答理，他的伙伴们只好自己互相交谈。

驳船船长骑在骆驼上，在两个驼峰之间摇摆着，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朱埃勒，告诉我，你真相信有卡米尔克总督的财宝吗？"

"咳！"朱埃勒答道，"看样子有些太离奇！"

"朱埃勒……要是小岛不存在呢？"

"假设有那个小岛，特雷高曼先生，然而却没有那份财宝呢？……我叔叔只好效仿那位著名的马赛船长了，他去寻找波旁王，结果没找到，只好又返回了马赛！"

---

① 法国古里，约合4公里。

"这对他将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朱埃勒，我真不知道他的大脑神经是否经受得起！"

人们自然认为，驳船船长和他的年轻朋友不会当着昂蒂费尔师傅的面，争论这种种猜测。那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动摇这位固执家伙的信念。价值连城的钻石和珠宝，被卡米尔克总督埋在了那个已经完全掌握了方位的小岛上，对此，他可从未有过半点怀疑。为了使这次远征以胜利告终，他唯一担心的是，在进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某些困难。

实际上，去路比较容易，可能会一帆风顺。一到苏哈尔就买一只小船，去寻找小岛，把那三只木桶挖出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扰乱我们这位圣马洛人坚定不移的念头。有驳船船长和朱埃勒陪同他，骑在骡子上，走在商队的中间，还有比这更方便的吗？可以设想，把财宝转移到苏哈尔，也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但是，返回马斯喀特时，需要把这些盛满黄金和宝石的木桶放在骆驼的驮架上，就象沿海商品过境时那样。怎样把这些东西装上船，不惊动海关人员，又无须交纳重税呢？……谁知道国王会不会把它们掠为己有，宣布他是在他国土上挖掘出的财宝的绝对主人呢？昂蒂费尔师傅说"我的小岛"，等于白说，小岛不是属于他的……不是卡米尔克总督留给他的遗产；无可争辩，那个岛屿是马斯喀特王国的一部分！

这就是使他不知所措的几个主要原因，且不谈返回路上运输中，和搭去苏伊士的下班邮轮时，将遇到的困难。那位埃及富翁把他的财宝安置在阿曼湾的一个小岛上，岂不

是荒诞无稽吗？……不是还有成千上万的岛屿分布在海面上吗？哪怕是安置在太平洋无数群岛的中间，照样可以逃过一切监视，没人会提出财产权的要求。那么，继承人不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得到这份遗产，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吗？……

总之，事物本来就是那样安排的，无法改变。从我们的星体地质形成之日起，小岛就占据着阿曼湾的一个方位。它将存在到世界末日。不能拴上一条拖船把它拖到圣马洛，多么糟糕啊！……如能那样，工程可就简便多了。

人们都觉察到，昂蒂费尔师傅忧心忡忡，内心深处极为焦躁不安。啊！这个可怜的旅伴始终喃喃自语，对任何问题都不予回答，骑在骡子上独自走着，不时向那牲口打上几冤棍……老实说，那如此耐心的骡子真的四蹄猛跳一下，把骑士从背上抛下去，是没理由抱怨它的。

对叔父的不安，朱埃勒已猜到了，但却不敢提及。

坐在驼峰之间的吉尔达·特雷高曼，也明白他朋友脑海中闪过的念头。两个人都摆脱不掉这精神上的折磨，相对无言，不置可否地摇着头。

开头的一天没带来过度的疲劳。不过，在这一纬度线上，气温已经升高。和欧洲的温带区截然相反，在夏至线的边缘地带，阿拉伯南部的气候是无法忍受的。灼热的风掠过被火辣辣的热气吞噬的天空，经常从高山那边吹来；凉爽的海风无力驱散这股热流。朝南耸立的群山犹如一幅垂幕，一架巨大的接受器，反射着太阳的光辉。此外，烈日炎炎季节，夜里天气闷热，无法入睡。

尽管如此，在旅程的最初阶段，三位法国人并未吃更多的苦头。因为，商队是行进在沿海有树木的平原上。在马斯喀特四周，看不到任何沙漠地区的旱象，植物生长茂盛。土地干旱时，种植谷子；河水上涨时，种植水稻。再说，在那无花果的森林里，在盛产阿拉伯胶的树丛中，不缺庇荫之处。这种树胶大批出口，是该国财富主要来源之一。

夜里，露宿在小溪旁。西部小泉泉水先流入小镇，然后缓缓流向海湾。人们解下缰绳，让牲畜自由地啃青草，甚至不需看管，因为它们是那样习惯于这有规律的停歇。谈谈故事中的人物吧，叔叔和侄儿把他们的骡子撒放到公共草原上；商队一停下，萨伍克也照此办理。驳船船长骑的骆驼，象一个晚祷时念诵可兰经的虔诚教徒，跪在地上。吉尔达·特雷高曼则跳了下来，抚摸着他的坐骑。至于勃·奥马尔的毛驴，它是突然停住的。由于骑士下来动作缓慢，它冷不防地扬起后蹄，把他摔滚在地上。公证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面向麦加城①，作出一个伊斯兰教徒祈祷的姿势。或许他此刻所想的不是诅咒那该死的毛驴，而是在瞻仰真主及其使者——穆罕默德吧。

在这距马斯喀特四十多公里，商队经常停歇的地方，一夜露宿过去了，平安无事。

第二天，天刚破晓，就动身了，继续踏上通往苏哈尔的路程。

这是一个地势开旷的地区。在一望无垠的广阔平原

---

① 伊斯兰教的圣地，在沙特阿拉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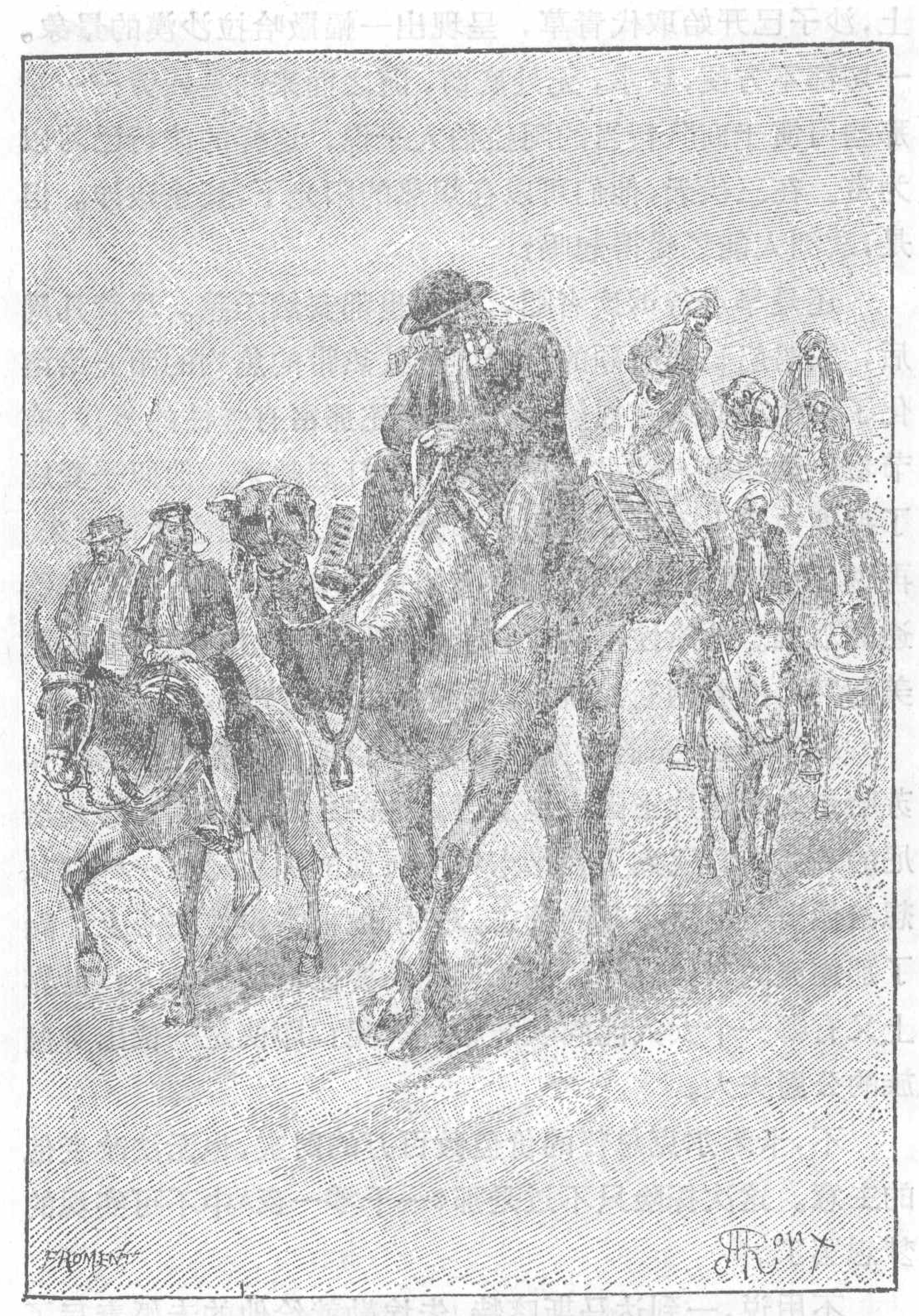
上，沙子已开始取代青草，呈现出一幅撒哈拉沙漠的景象。一切都不方便，缺水，无处庇荫，随之而来的是疲劳……对那些习惯于商队行当的阿拉伯人来说，这样的旅行已习以为常。在三伏天，他们可以在炽热的阳光下，长途跋涉。但是，欧洲人能经受得起吗？

还是早点告诉读者吧，他们也都安然无恙。尽管几周后，驳船船长那肥硕的身躯好象被热带的焦灼的阳光给溶化了。他好似躺在摇篮中，随着骆驼那富有弹性的步伐，有节奏地摆动着，痴呆地在驼峰中间打起盹来。他似乎变成了那牲口身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丝毫不必担心会摔下来。再说，他很快就意识到，那称心如意的坐骑比自己更了解路途的艰难。他索性不去管它了，就是用纤绳拉着“可爱的阿美丽”号，沿着朗斯河航行，也不会比这更安全。

至于年轻、充满活力的朱埃勒，当他漫游在马斯喀特和苏哈尔之间这片王国大地上时，他的心却已飞到了布列塔尼的高房街，飞到了爱诺卡特等待他的那所房前……叔父想给他娶一个了不起的公主，对此，他根本没放在心上。除了那漂亮的表妹以外，他永远不会娶任何别的女人！世界上又有哪一个女人能同表妹相媲美呢！即使是一位出身皇族的公爵夫人。

不，卡米尔克总督的价值数百万的财宝，也无法改变他的主意。这次探险只不过是那《一千零一夜》中不可实现的梦想罢了。

不用说，一到达马斯喀特，朱埃勒就给他的未婚妻写了信。可是，她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呢？



乘“可爱的阿美丽”号也没这么安全。

这天，昂蒂费尔师傅显得比前一天更为忧愁；而第二天，则会更加愁容满面的。那三只桶的运输问题使他一直牵肠挂肚，惴惴不安。当然，这是有根据的。

他若是知道，在商队中已受到特别的监视，他将会感到如何恐惧呢？的确，有一位五十多岁，面目清秀，从未引起他疑心的土著人，在注意他了。

事实上，来往苏伊士和马斯喀特之间的邮船，在为期半个月的停泊期间，不会不引起王国警察的特别关注。除了叫所有踏上王国领土的外国人交纳关税外，君王对前来拜访他的欧洲人，还表现出东方人所特有的好奇心。他要了解到他国家来的人的目的，如果只是过路停留，那一切都将很自然……因此，当三位圣马洛人登上码头，住进一家英国旅店后，警察局长毫不迟疑地对他们进行了巧妙地保护。

然而，正如我们指出的，马斯喀特警察不仅在维护街道安全方面组织得出色，在对从海上或陆路来到这里的旅行家们的监视，亦毫不逊色。他不要求出示所规定的证件，因为那些混蛋总是随身携带着的。他也不进行那些家伙已准备好答案的询问。但是，不让他们溜掉，眼睛盯着他们。他谨慎，办事留有余地。总之，以东方人引以为荣的机敏"跟踪"他们。

因而，昂蒂费尔师傅处在一个警察的监视之下。他的任务就是跟踪昂蒂费尔师傅，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警察没有问过他，但终于弄清了这些欧洲人到王国来的意图。他们生活在这个民族中间，却不懂得人家的语言，多么不方便啊！而这个民族又那么殷勤，对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鉴

于这种情况，国王认为，除非出于某种原因，无兴趣挽留他们，他是不会让这些外国人离开的。

人们会看到，这种监视异常地阻碍了昂蒂费尔师傅的伟大事业。发掘一笔无价之宝，把它带回马斯喀特，再装上开往苏伊士的邮船，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倘若国王陛下也知道了事情的底细，那可就凶多吉少了。

幸好——无须赘述——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对这一切还都蒙在鼓里。

眼前的忧虑足以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不知道，甚至也不会怀疑他是在王国警察眼睛的监视下，进行旅行。无论是他的两个伙伴，还是他本人，原来都没注意到，在商队的人群中的那位矜持寡言，十分谨慎，从未和他们攀谈过的阿拉伯人。

然而，如果说这一手避开了圣马洛人的注意力的话，不见得能骗过萨伍克。勃·奥马尔的那个所谓见习生会讲阿拉伯语，会去跟苏哈尔的一些商人交谈的。而这些人对警察并不陌生，总会透露秘密，说出他的身分的。当警察注意昂蒂费尔之际，萨伍克已经发生了怀疑。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担心。实际上，如果说他不愿使这笔遗产落入一个法国人的手中，那他更不愿意使它落入国王的手中。人们还发现，警察丝毫不怀疑两位埃及人，他不能想象他们和三位欧洲人寻求同一个目的。他们本民族的旅行者经常去马斯喀特，人们对这些毫不怀疑，——这说明，即使在陛下的伊斯兰王国里，警察也并非完美无缺。

经过一天的劳累，中午休息了一下，商队在夕阳西下

时，开始宿营。在一个半干枯，类似池塘的附近，有一件这地区的自然古董。这是一棵能供整个商队乘凉的大树。中午烈日当空，在这儿荫蔽一下，真是难得。那茂密的枝叶构成一个圆形屋顶，就象一块巨大的苫布，高出地面足有十五尺，阳光是无法透射过去的。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树！”朱埃勒高声说道，他的骡子在大树的枝叶下自动停下来。

“我大概再也不会看见这样的树！”驳船船长答道，并从刚刚卧下去的骆驼双峰中间站起身来。

“您说呢，叔叔？”朱埃勒问。

叔父一言不发，因为，他对那引起他朋友和侄子惊异的东西，根本没注意。

“在我看来，”特雷高曼说，“我们好象在圣波德莱昂，在我们的布列塔尼的一个去处，在一座奇异的颇有名气的葡萄园里……”

“说得对，特雷高曼先生。不过，怎能把葡萄园和这棵大树相提并论呢！”

不，不管圣波德莱昂的葡萄园多么了不起，在这株巨大的植物面前，只不过是一片普通的灌木林而已。

这是一株榕树——或是一株无花果树，树干粗大无比，假如您愿意的话，不妨好好量一量！树围足有一百尺。树干就象一座塔，它发出带有十多个细枝的树叉，枝叶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舒展开来，周围半公顷内可以乘凉。这是一把能遮住烈日的巨大阳伞，也是一把能避开暴雨的巨大雨伞。总之，无论阳光还是雨水都不能透过它。

驳船船长假如有时间，他是会心满意足地去欣赏这棵参天大树的，他可有这份耐心呢。

这种好奇心果真得到了满足。这是在下述情况下实现的。当他观察大树低矮的枝叶，转来转去，伸着手，翘起指头的时候，听到有人在他身后说出这样几个字来：

“一万。”

这是两个英文字，用很重的东方人的口音迸出来的。他对这种语言一窍不通，不知什么意思。

但朱埃勒会说英文，他和土著人交谈几句，那人提供了下述情况：

“看来有上万个枝叉！”他对驳船船长说。

“上万？”

这位阿拉伯人至少刚才是这样说的。他不是别人，正是想摸清在王国逗留的外国人底细的那个警察。找到了和他们拉关系的好机会，他是要利用的。朱埃勒和这位阿拉伯人用英语进行几句问答。这位阿拉伯人自我介绍，说他是马斯喀特英国军团的翻译，很乐意为三位欧洲人效劳。

朱埃勒谢过土著人之后，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叔叔，他认为这是一次幸运的机遇，对到达苏哈尔后的活动有益。

“好吧……好吧！”昂蒂费尔师傅答道，“尽可能跟这个人搞好关系。告诉他，我们会重重酬谢他的……”

“至少要有酬谢金！”不开窍的特雷高曼嘟哝着。

朱埃勒觉得应该为这一相遇而感到庆幸；不过，萨伍克可能并不太满意。看到警察和三个圣马洛人打交道，这的确给他多带来一份担心。他打算仔细监视这位本地人的行

动。还有，勃·奥马尔是否会知道人们的去向，旅行已接近尾声，还是会再延长呢？……小岛是卧在阿曼的海面上，霍尔木兹海峡里，还是在波斯湾？……需要沿阿拉伯海岸或波斯沿海去寻找？甚至得到阿拉伯王国与苏丹王国交界处去？……如何行动，要多少时间？……昂蒂费尔师傅打算在苏哈尔重新搭船吗？他在马斯喀特并未乘船，这是否说明小岛的方位远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呢？……除非还跟商队继续向查尔迪亚、埃尔卡利夫方向进发，可能直至古兰和波斯湾海底？……

残酷的捉摸不定，令人不安的假设，不停地刺激着萨伍克的神经，最后，势必拿公证人这个可怜虫出气。

"这是我的错吗？"他重复着，"昂蒂费尔师傅那么顽固，完全把我当成局外人！"

不，比这还要坏，象对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那样。因为，公证人的出现不过是遗嘱制定人强加给他的罢了！啊！倘若不为那百分之一的酬金……但这百分之一却得经受一番考验呢！……只是，何时考验才能结束呢？……

第二天，商队穿行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一片看不到绿洲的旷野。这天和以后的两天，由于炎热，令人感到极度的疲劳。驳船船长以为他将要融化了，就象那离开了北冰洋冰川的一个冰块，流向低纬度地区一样。可以断定，他那超重量级的体重减少了十分之一。被他压在身躯下的双峰驼可明显地感到满意了。

行程的最后阶段，没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指出的是，那位自称为塞利克的阿拉伯人和朱埃勒，因为都会操英语，彼

此更加熟悉了。但是，请放心，年轻的船长始终谨慎，谈吐适当，丝毫没有泄露他叔父的秘密。在沿海，寻找一处适合建立子公司的城市，也就是向马斯喀特法国代理人编造的那个故事，同样得到那个所谓翻译官的赞助。他果真相信吗？朱埃勒只能认为如此。这个狡猾的家伙玩弄这套把戏，不过是为了探听到更多的东西罢了。

话休叙烦，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商队经过四天半的路程，终于越过了苏哈尔的城墙。

第十四章

昂蒂费尔师傅、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在苏哈尔度过了令人烦恼的一天

我们的三位欧洲人到苏哈尔来，幸好不是为了游览，而是为了办事情。就城市本身来说，没什么值得向旅游者介绍的。走马观花地看一下足够了：街道相当整洁，广场被灼热的太阳烘烤着；唇干舌燥的三伏天，只有一条河流勉强可供几千居民的需要；房舍布局显得有点儿杂乱无章，只有东方式的天井能见到阳光；有一所较大的建筑，却毫无特色，完全没有阿拉伯雕刻所特有的细致精巧。伊斯兰国王有时到王国北部休养上两、三周，他对此建筑却颇为满意，来此

屈驾下榻。

尽管规模不大，在阿曼湾沿岸，苏哈尔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它的地理位置选得十分理想，就是最好的证明。

该城市位于东经54°29′，北纬24°37′。

根据卡米尔克总督信中所指出的方位，应该在苏哈尔东部二十八分和北部二十二分相交的地方寻找小岛，也就是距海岸四、五十公里的地方。

苏哈尔的旅店不多，只能找到类似大车店的骆驼商队客栈。这是一个四合院，每个房间只有一个睡铺，说是班房也许更恰当些。那位殷勤的翻译官把昂蒂费尔师傅，他的侄子和朋友带到了客栈。

“遇上这位助人为乐的阿拉伯人，真是幸运！”吉尔达·特雷高曼一再重复道，“遗憾的是，他不会说法国话，至少不会说布列塔尼话！”

但是，朱埃勒和塞利克却交谈自如，毫无语言障碍。

这一天，朱埃勒和驳船船长旅途十分疲劳，只想好好地饱餐一顿，睡上十二个小时。可是，叫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接受这一如此合乎情理的想法是不容易的。来到小岛附近，他的欲望更加强烈了，生怕错过时机……他想立刻租一条帆船！……休息！……现在，已近在盈尺了，——他恨不得一步跨十二里，一步踏上卡米尔克总督埋藏诱人的木桶的那个海湾小岛。

总之，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朱埃勒的叔父是何等焦急和紧张，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他终于平静下来……认为需要谨慎从事。慌里慌张会引起苏哈尔警察的怀

疑……再说，财宝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不会不翼而飞的……

“但愿财宝埋在那里！”吉尔达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根本没有或者已不在那儿了，我那可怜的朋友会发疯的……”

善良的驳船船长的担心似乎是有道理的。

另外，请注意，假如昂蒂费尔师傅希望落空，前功尽弃的话，这失望势必影响到萨伍克。尽管对二者影响不尽相同，但其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假纳吉姆也是火冒三丈，把勃·奥马尔弄得焦头烂额。他跟圣马洛人一样心急如焚。可以断定，那天夜里，在商队客栈的客房里，至少有两位旅客彻夜未眠。他们是不是同床异梦？一个等待着天明好去租船；另一个想以一笔重赏为诱饵，雇上二十个亡命徒，企图在回苏哈尔的路上，把财宝劫走。

黎明的曙光宣告三月 28 日这值得纪念的一天来临了。

看来，必须想方设法利用塞利克提供的方便。和那位助人为乐的阿拉伯人拉关系的任务，自然得由朱埃勒承担，方能马到成功。那位阿拉伯人越来越疑心，那天就在客栈的院子里过了一夜。

朱埃勒求塞利克帮忙，也感到有些为难。三个外国人——确切地说，三个欧洲人，昨天刚到苏哈尔，今天就急忙找船……说是为了游览——能否找到别的借口呢？——到阿曼湾上去游逛，至少游四十八小时？……这计划是不是有点离奇，令人不可思议呢？或许朱埃勒的担心是多余的，翻译官不一定觉得这一计划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朱埃勒一遇到塞利克就请他给找一只能在海上坚持两天的小船。

“你们打算横渡阿曼湾去波斯湾海岸吗？”塞利克问。

朱埃勒想回答得自然些，把问题回避过去，从而避开一切怀疑，特别是苏哈尔当局的怀疑。

“不，只是一次地理上的考察，”他反驳道，“考察的目的是想确定一下海湾主要岛屿的位置……苏哈尔海面上不是有些岛屿吗？”

“有一些，但没有一个大的。”塞利克答道。

“没关系，”朱埃勒说，“去海岸前，我们想观察一下海湾。”

“那随你们的便。”

尽管塞利克对年轻船长的回答持怀疑态度，但并不坚持。实际上，这位警察已经知道了他们在法国代理人面前宣布的计划，即在伊斯兰王国的一个沿海城市建立子公司的计划。他自然会想，创办子公司跟阿曼湾水域的考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样，圣马洛人和他的两个伙伴更显得形迹可疑，被置于更加严密的监视之下。

这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了麻烦，能否成功还是个问号。小岛上一发现财宝，国王陛下的警察马上会得到情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至高无上的陛下会传旨干掉卡米尔克总督的遗产继承人，免得以后有人提出财产权的要求。

塞利克负责去找海湾考察用的船只，并答应配足可以信得过的海员，带上够三、四天吃的食物。

秋分季节，天气变化正常，很可能迟归，要有所准备。

朱埃勒谢过翻译官，并说以后要重重地酬谢他，请他放

心。塞利克对此十分感激，并说：

“我陪你们一起去游游岂不更好吗？你们对阿拉伯语一窍不通，也许跟船主和水手们打交道会遇到一些不方便……”

“您说得对，”朱埃勒回答道。“我们在苏哈尔逗留期间，您就待在我们身边吧。再说一遍，您不会白帮忙的。”

两人分手后，朱埃勒来找他叔父。他正在海滩上漫步，特雷高曼陪着他。朱埃勒把进展情况告诉了他。驳船船长听说那个阿拉伯人作向导和翻译，心中不胜欢喜；他觉得那个人有一副天资聪颖的面孔，不是没有根据的。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点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吐出被牙齿磨损了的小石头，说：

“那船呢？”

“叔叔，那位翻译官帮我们搞的，并负责备足粮食。”

“在港口搞一只船，我看一两个小时足够了……见鬼！……又不是去周游世界……”

“不，我的朋友，”驳船船长说道，“需要给人家找的时间！……请您别这样性急……”

“我愿意急！”昂蒂费尔师傅反驳道。他瞪着两眼，看着吉尔达·特雷高曼。

“那么，随您的便吧！”正直的驳船船长躬身毕恭毕敬地回答。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朱埃勒仍未得到关于塞利克的任何消息。可以想象，昂蒂费尔师傅是多么恼火，他扬言要把嘲弄他侄子的那个阿拉伯人抛进海湾的深渊。朱埃勒

试图替阿拉伯人辩解，但无济于事，得到的却是冷遇。至于吉尔达·特雷高曼，他本想替塞利克的才智说几句袒护的话，此刻也只好俯首帖耳，沉默不语了。

“你们的翻译官是个无赖，”昂蒂费尔师傅叫起来，“是个流氓，是个蟊贼！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他，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偷我们的钱！”

“我分文也没给他，叔叔。”

“这就是你的不是啦！……如果你先付给他一笔钱……”

“可您不是说他想偷我们的钱吗？”

“那有什么关系！”

吉尔达·特雷高曼，朱埃勒不想继续这种自相矛盾的谈话了。重要的是劝劝圣马洛人冷静下来，免得他做出一些愚蠢或不慎的事来，引起怀疑。这是一个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的人，他们能做到吗？港内有没有渔船停泊？……只要能搞到一艘，和船员谈妥……搭上船……开动机器……向东方驶去。

“但是，咱们听不懂这些人的话，连一句阿拉伯语都不会说……”朱埃勒重复着。

“可他们一句法国话也不会！”驳船船长补充道，他仍然坚持己见。

“为什么他们不会？”暴跳如雷的昂蒂费尔师傅反驳一句。

“这就是他们的不是了，绝对是他们的错误。”吉尔达·特雷高曼答道。他想通过这个让步，使他朋友消消火气。

"朱埃勒，这全都怪你！"

"不，叔叔！我是尽力而为了。我们的翻译官先生很快就会来找我们的……好吧，若是您不相信他，您可以利用一下勃·奥马尔和他的见习生。他们会讲阿拉伯语……他们也在码头上……"

"他们？永远办不到！够了……他们老是跟在屁股后面，已够叫人伤脑筋的了！"

"勃·奥马尔好象打算给我们护航。"吉尔达·特雷高曼提醒说。

"好吧，随他去好了。驳船船长，我要把他撞翻到海底去！"

实际上，萨伍克和公证人已经准备上船，进入圣马洛人要去的水域了。当昂蒂费尔师傅离开客栈后，他们一直跟着他。他们的义务不就是别让他溜掉吗？他们的权利不就是要目睹那关系到金钱的事业的结局吗？可这结局是否会变成一场悲剧呢？

因此，萨伍克催勃·奥马尔去质问那可怕的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但是，公证人看他正在火头上，不想去冒犯他。萨伍克真想把这个胆小鬼打翻在地。也许他很后悔不该假装不懂法语，这样他就无法直接介入了。

朱埃勒深知，他叔父对勃·奥马尔的态度只会把事情弄糟，试图再次让他明白这一点。他觉得时机很有利，即然公证人也想跟他叔叔谈话。

"瞧，叔叔，"朱埃勒说，"您应该听我的劝告，哪怕您火冒三丈！……我们都理智些，我们都是有理智的人……"

“要知道，朱埃勒，你所说的理智，正是不理智！……好了，你想干什么？”

“想问问您，到达目的地时，您是否还固执己见，压根儿不跟勃·奥马尔说话呢？”

“我就是要固执己见，决不松口！这个流氓，他想窥探我的秘密，岂不知倒把他自己的秘密泄露给我了……这个无赖……这个加勒比人①！”

“这我知道，叔叔，我不想袒护他。但是，不管怎样，您得同意他在场，这不是卡米尔克总督遗嘱中明文规定的吗？”

“是的。”

“当您在岛上挖掘那三只木桶时，他不是应该在场吗？”

“是的。”

“他难道没权利估价那笔财宝吗？根据规定，他应当得到百分之几的。”

“不错。”

“好，挖掘时，他要在场，那么，他不该知道您在何时、何地行动吗？”

“应该知道。”

“如果由于您的错误或者由于别的什么情况，他没能以遗嘱执行人的身分协助您行动，您的继承权势必会引起争议，这不会让人家抓住把柄，去控告您吗？这场官司，您肯定得输。”

---

① 欧洲人初到拉丁美洲时，称加勒比人为没开化的野人。

"是呀。"

"最后，叔叔，在海湾航行过程中，您不得不容忍勃·奥马尔的陪同吧？"

"是的。"

"那么，您同意告诉他，准备跟您一起搭船啦？"

"不！"昂蒂费尔师傅回答。

这个"不"字是用如此可怕的声音迸出来的，就好似一颗子弹打在公证人的胸膛。

"瞧，"吉尔达·特雷高曼说，"你不听讲道理，你错了。为什么一意孤行，铤而走险呢？听朱埃勒的话是明智的，听他的劝告是理智！说实在的，我更不相信这个勃·奥马尔！……但是，既然得试探着干，就让我们知难而进吧。"

吉尔达·特雷高曼很少讲这么长一段独白，他的朋友也很少象这次竟让他把话说下去。当他倾吐肺腑之言时，昂蒂费尔是怎样地欢迎他：双手颤抖，上下颚嚼动，面部抽搐！这位出色的驳船船长或许对自己的口才十分满意，自以为说服了固执的布列塔尼人。当他最后一句话话音刚落，昂蒂费尔师傅问道：

"讲完了，驳船船长？"

"讲完了。"吉尔达·特雷高曼回答，向朱埃勒投过去闪着胜利光辉的目光。

"你呢，朱埃勒，也讲完了？"

"讲完了，叔叔。"

"好吧，你们俩都给我见鬼去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去跟那位公证人发表这套议论吧！……至于我，我跟他

说话时，只不过是把他当成一个可怜虫，一个扒手而已！……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由你们选！”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说了一通粗鲁侮辱的话，还夹杂着海员们常挂在嘴皮子上的脏字；他那个小石头从嘴里啐了出来，好象一颗青豆迸出了豆荚。然后，连吐出的弹丸都没来得及放回嘴里，就转动一下舵杆，乘风而去。

不过，朱埃勒终于部分地得到了他想知道的东西。他叔叔知道他也是迫不得已，所以并不阻拦他把计划告诉给公证人。公证人本来是萨伍克鼓动来的，圣马洛人离去后，也不象刚才那样害怕了；他向前走近几步，想再说上两句：

“先生，”勃·奥马尔说，样子卑躬屈膝，好象为了赎回刚才胆大妄为的罪过，“先生，请原谅，我想……”

“开门见山说吧，您想干什么？”朱埃勒说道。

“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到达了旅行的终点？”

“差不多……”

“我们找的小岛在哪儿？”

“离苏哈尔十二里远的海面上。”

“什么，”勃·奥马尔叫起来，“还要走海路？”

“好象是。”

“看来，您的运气很不好！”驳船船长说，他对那个丧魂失魄，几乎两腿都站不稳的可怜人，表示出怜悯之情。

萨伍克看着他，装作无动于衷——一副对人家讲的话，连一个字都听不懂的那种茫然的样子。

“好，鼓起勇气来，”吉尔达·特雷高曼说，“两、三天航行，很快就过去……我想，您会象老练的水手那样，在船上

站稳脚跟的。不过，要适应一段时间！”

公证人摇摇头，擦去额上的冷汗，用沮丧的的语调说：“我，奥马尔……”

“先生，你们在哪儿搭船？……”他对朱埃勒说。

“就在这儿。”

“什么时候？”

“等小船一备好，就……”

“能搞到船吗？”

“也许今晚，明天早晨肯定没问题。您和您的见习生纳吉姆作好动身的准备吧，您的身边少不了他呀！”

“我会按时动身的。”勃·奥马尔回答。

“真主保佑您！”驳船船长插进来说了一句。昂蒂费尔师傅不在场，他又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性了。

除了那迷人的小岛外，勃·奥马尔和萨伍克没什么要打听的了。但是，既然年轻的船长不提供这方面的情况，他们也就离开了。

朱埃勒说今晚或最迟明早，船就可备好，是不是言之过早呢？正如吉尔达·特雷高曼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已是下午三点钟了，翻译官还未出现。他们俩一直为此而担心。如果不要塞利克帮忙，只用手势跟苏哈尔渔民打交道，该多么困难呀！租船的条件、进行侦察的性质、海湾上的航向、所有这些，他们都应付得了吗？不错，勃·奥马尔和纳吉姆会说阿拉伯语……但是，通过他们打交道……

幸好，塞利克没有失信，他说话是算数的。下午五点左右，当驳船船长和朱埃勒准备返回客栈时，塞利克到港口码

头上来找他们了。

“可来了！”朱埃勒喊起来。

塞利克迟到了，他对此表示歉意。搞到一只船可不容易，是出一笔高价才租到的。

“这算不了什么！”朱埃勒回答，“今晚我们能出海吗？”

“不行，”塞利克答道，“水手要相当晚才能到齐。”

“那么，我们动身……”

“明天拂晓。”

“一言为定。”

“我到客栈去找你们，”塞利克补充说，“我们在落潮时搭船。”

“如果风顺，我们会一路平安的！”吉尔达·特雷高曼说。

因为刮的是西风，昂蒂费尔师傅要到东边去寻找小岛，这自然是一路顺风咧。

第十五章

万里晴空，朱埃勒帮他叔父观测方位

第二天，太阳还未把海面镀上金色的霞光，塞利克已来扣客栈的大门了。昂蒂费尔师傅一夜没合眼，此刻他已起

身了；紧接着，朱埃勒就来找他。

“船备好了。”塞利克说道。

“我们跟您去。”朱埃勒回答。

“驳船船长呢？”昂蒂费尔师傅喊道，“瞧着吧，他会睡得跟海豚一样，我得使劲把他摇醒！”

于是，他来到“海豚”的房间；他正在酣睡，一只强有力的手很快把他摇醒——他睁开了双眼。

这当儿，朱埃勒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去通知公证人和纳吉姆。他们已作好出发的准备。纳吉姆多少有些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勃·奥马尔面色苍白，踉踉跄跄地走着。

塞利克看见出现两位埃及人，不由为之一惊。这没有逃过年轻船长的眼睛。为何吃惊，事出有因吧？这些不同民族的人怎么会相识，一起搭船，互相配合探索海湾呢？这足以引起警察的怀疑。

“这两位外国人想跟你们一起去吗？”他问朱埃勒。

“是的，”朱埃勒答道，颇感到为难的样子“……是旅伴……从苏伊士到马斯喀特，我们乘的是一条船……”

“你们认识他们吗？”

“当然……因为我叔叔脾气不好，他们总是单独待在一起……”

很明显，他的解释吞吞吐吐。总之，没什么必要他非得向塞利克进行解释。他乐意叫这些埃及人来，他们就来了……

尽管情况使塞利克生疑，但他却没盘根问底；他决定象对三位法国人一样，严密监视这两个埃及人。

这时，昂蒂费尔师傅也出现了。他拉着驳船船长，就象一只小拖船拖着一条大型商船走来了。

说得形象点，那艘大型商船——特雷高曼，刚作好起锚的准备，他仍在半睡状态，两眼睡意蒙眬。

不必说，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不愿看见勃·奥马尔和纳吉姆的出现。他走在前头，塞利克在他身旁，大家都随着他向码头走去。

在码头桥头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只前后都拴着纤绳的双桅船。大帆吊在揽绳上，只需一放，扬起三角帆和后帆，就可驶向海面。

这只船是"贝尔贝拉"号，配有二十多个水手。一艘五十吨位的船，也用不了这么多人。皮埃尔观察了这一切，但没发表看法。很快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二十多个人中，有一半不象水手。事实上，他们是苏哈尔的警察，在塞利克指挥下，来到船上的。如果卡米尔克总督继承人的上亿元的财富，确实在小岛上，一个有头脑的人，不会只肯赏给每个水手一百法郎的。

乘客们都象熟练的水手，敏捷地跳上了"贝尔贝拉"号。说实在的，当吉尔达·特雷高曼跳上甲板时，船明显地向左倾斜了一下。如果不是纳吉姆抓住公证人的身子，把他从船帮上提溜过去，公证人上船可能也成了问题。勃·奥马尔随船猛烈地摇晃着，一下子栽进后舱室，发出长而痛苦的呻吟。

那些仪器全被精心地保管着——特别是时钟，吉尔达·特雷高曼把它包在一块手帕里，紧紧捏住四个角。

船主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阿拉伯老人，他板着面孔，十分严峻。遵照塞利克传达的朱埃勒的指示，解开揽绳，扬起篷帆，船向东北方向驶去。

帆船行驶在通向小岛的航道上。借助西风，二十四小时或许就可到达目的地。但是，专门与人作对的大自然，却偏偏惹人烦恼。顺风行船，高空必有云彩随风飘过。不能一味往东，必须到达准确的方位。为此，每天要测定两次经纬度。一次在上午，一次在太阳通过子午线时。然而，为了测定方位，太阳的圆盘必须露面，而这天，任性的星宿好象顽固地拒不出现。

昂蒂费尔师傅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忐忑不安。与其说他注视着大海，不如说他凝视着天空。他寻找的不是天边的小岛，而是被晨雾笼罩着的太阳。

驳船船长坐在船头饰物旁，失望地摇着头。天不遂人意，朱埃勒倚肘向右，噘着嘴。耽搁……一再耽搁……这次旅行没完没了吗？……他好象看到了亲爱的爱诺卡特，在千里之外，在圣马洛的小屋里，等待着情侣的书信……

“要是太阳总不露面呢？”驳船船长问。

“那我就无法观测。”朱埃勒回答道。

“没有太阳，根据月亮，星星，不能计算吗？”

“当然可以，特雷高曼先生，但现在是新月；至于星星，我担心跟白天一样，夜里也是阴天！再说，观测是复杂的，在如此摇摆不定的小船上，更是十分困难。”

风开始带有凉意，西部天空已浓云密布，犹如威力无穷的火山喷射出的雾气。

驳船船长十分烦恼，他紧紧护住放在双膝上的时钟盒子；朱埃勒手里拿着六分仪，等待时机，准备观测，然而却是枉然。

这时，人们听到船前部爆发出怪叫和厉声责骂。这是昂蒂费尔师傅挥动着拳头，在威胁太阳。«圣经»上记载，太阳对若苏埃①是非常顺从的。

太阳有时探出头来，有时一缕阳光从云隙间穿过。但云隙又迅速合拢了，好象天神在云霄之上一针又把它缝上了。无法抓住这个星辰，测量它的高度。朱埃勒试了好几次，六分仪还没来得及用，就又放下了。

阿拉伯人对天文仪器的使用很不熟悉。船上的水手也不甚了解年轻的船长想干什么。塞利克本人可能多受过一些教育，但也全然不了解朱埃勒观测太阳的重要意义。然而，大家知道，乘客们极不顺心。圣马洛人走来走去，又是斥责，又是咒骂，暴跳如雷，好似魔鬼附了身，人们真以为他是一个疯子呢。不，他不疯；不过，有变成疯子的危险。这正是他侄子和他朋友所担心的。

当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请昂蒂费尔进午餐时，他把他们支走了。他只啃了一片面包，然后走到大桅杆下躺下来，禁止别人跟他谈话。

下午，天气无任何变化。风头总是伴着乌云。如同水手们所说的，海水翻滚是“不详之兆”。这征兆说明要起风，确实如此——就是从西南方刮来的暴风雨。有时，由沙漠

① «圣经»中讲的神话人物，若苏埃是希伯莱酋长，和耶路撒冷王作过战，他有使太阳停止转动的本领。

地带扑向埃及的这股可怕的热风，会突然变化，在横扫阿拉伯海岸后，最后的气流遇上印度洋上的波涛相互撞击着。

“贝尔贝拉”号颠簸得十分可怕。船帆本来很低矮，尽量减少张度，仍不能支持。船帮紧贴水面，无法抵御汹涌波涛的袭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东北方向逃去。朱埃勒观察到的，昂蒂费尔师傅可能也观察到了。如果他稍加注意，还会发现船主在谨慎而熟练地驾驶着帆船。船上人员表现出真正水手所特有的镇静和勇敢。这些勇敢的人们并非是与海上风暴搏斗的新手。然而，他们当中只是一部分人习惯这狂风暴雨；另一部分人则躺在甲板上，很不适应航船的颠簸。显然，这些人从未在海上航行过。朱埃勒想，他们已经被警察盯梢了……塞利克可能是……对卡米尔克总督遗产的继承人来说，事情肯定不妙！

这坏天气把萨伍克弄得十分恼火。如果风暴一连持续几天，就不可能进行观测，怎么确定小岛的地理位置呢？……他觉得无须再待在甲板上，躲进舱室去了。勃·奥马尔象一只散了箍的木桶，摇摇晃晃地待在那儿。

朱埃勒和驳船船长遭到昂蒂费尔师傅的拒绝后，走了下去，只好把他一个人撇在桅杆下，让他躲在一块苫布底下。他们俩则躺在水手的凳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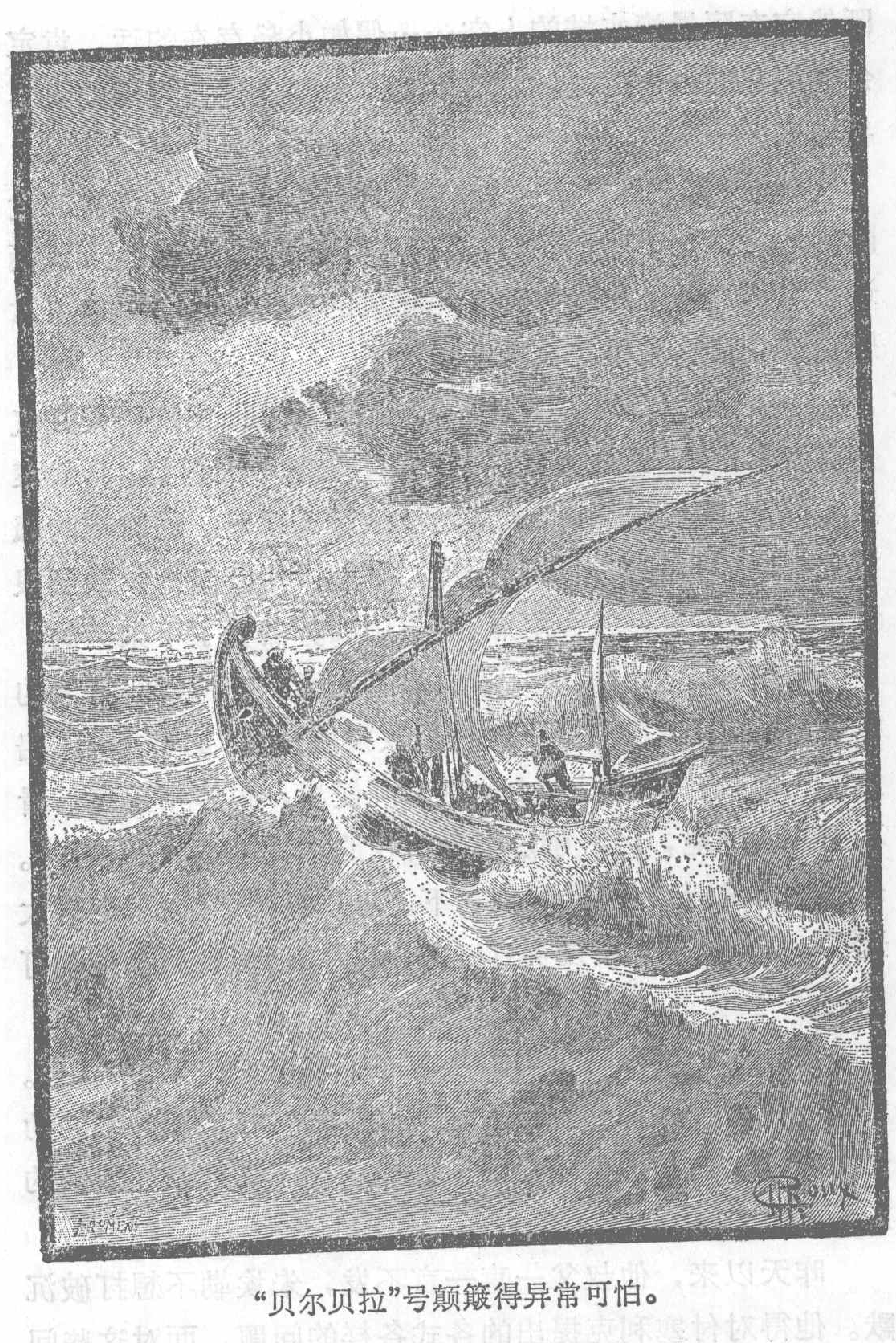
“我们的远征看来不顺当。”吉尔达·特雷高曼嘟囔着。

“我也是这么看。”朱埃勒答道。

“但愿明天是个好天，你就可以观测了……”

“但愿如此，特雷高曼先生。”

他关心的不是天气情况，但他没说。太阳总要露面的，



“贝尔贝拉”号颠簸得异常可怕。

既然它在阿曼湾水域的上空……假如小岛存在的话，肯定会找到它的……但是，“贝尔贝拉”号船上这些可疑的人参与进来……

夜里，雾气弥漫，一片漆黑，这会给小船带来严重的危险。危险不在于船太轻巧，轻舟可以漂浮在波涛之上，从而避过浪头。危险的是那骤变的狂风的袭击。若不是船主掌舵熟练，敏捷，船早就被吹翻十次了。

午夜过后，下了一场雨，风势弱了下来，或许明天天气会有变化？……当白天来临时，虽不象前一天那样，乌云滚滚，刮着一股股暴风，但天空仍被浓雾笼罩着。在昨夜的瓢泼阵雨之后，现在又乌云压顶，下起了蒙蒙细雨。云层很低，水蒸气还未形成大雨点，就象用喷雾器喷了下来似的。

朱埃勒走上甲板时，不由地露出厌恶的神情。看天的样子，又不能进行观测了。夜里改换航道后，方向不明，船此刻在何处？尽管船主十分熟悉阿曼湾，也答不出来。看不到一块陆地，已经越过小岛所在的水域了吗？很可能。也有理由推断，在西风的推动下，“贝尔贝拉”号向东走得太远了。不过，也无法证实这一点，因为，任何观测都是不可能的。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从苫布下走出来，来到船头。当天际线又进入他的视野时，听他那喊声，看他那忿怒的动作吧！他没去和他侄子说话，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放锚的左船帮旁。

昨天以来，他叔父一直一言不发，朱埃勒不想打破沉默。他得对付塞利克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而对这些问

题，他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

翻译官走近他，并说：

“先生，瞧，这天气可不妙！”

“很不妙……”

“您不能用仪器观测太阳了……”

“恐怕是不能了。”

“那怎么办呢？”

“等呗。”

“我想提醒您，带的粮食可只够三天的。如果老天爷继续作对，船就返回苏哈尔……”

“那也只好如此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放弃考察阿曼湾的计划呢？”

“可能……至少得推迟到风调雨顺的季节了。”

“你们在苏哈尔等吗？”

“在苏哈尔或在马斯喀特等，哪儿都无所谓！”

年轻的水手说话是有保留的，他对塞利克存有戒心；塞利克没捞到指望得到的情况。

驳船船长几乎和萨伍克同时出现在甲板上，看到离“贝尔贝拉”号十分之二、三海里外的弥雾遮住了天际线，一个丧气地噘着嘴，一个怒气冲冲。

“不顺利吧？”吉尔达·特雷高曼握着青年船长的手说。

“糟透了！”朱埃勒回答。

“我们的朋友在哪儿？”

“那儿……在船头。”

“但愿他别一头栽到海里去！”驳船船长小声说着。

他一直怕圣马洛人一时想不开，走上绝路。

上午就这样过去了。六分仪还放在盒子里，好象是放在珠宝箱里的女人项链，派不上用场。没有一丝阳光透过弥漫的雾幕。吉尔达·特雷高曼携带着时钟，完全是凭着职业的责任感而已；直到中午，仍不能用它通过巴黎和小船所在方位的时差，来确定经度。

下午也不怎么顺当。尽管他们注意观察着航线，仍说不出小船所处的确切位置。

船主好象也向塞利克提醒了这一点。船主告诉他，假如第二天天气仍无好转，他将向西驶去，以便靠近陆地。陆地在哪儿呢？……是苏哈尔和马斯喀特海岸，还是更往北些，大约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或者更往南些，在印度洋和哈德角沿岸一带？

塞利克认为，有必要把船主的意思转告给朱埃勒。

“好吧！”青年船长说道。

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

直到天黑，没发生任何意外。太阳已落在西方迷雾的后边，没有透出一丝光线。雨小了，下的是毛毛细雨，好似波浪冲激时溅起的点点水星。或许这预示着天气将会变好。另外，风也平息了，只是不时地吹一下。风过后，驳船船长把手指蘸湿，放到空气中，他感到一股清风自东方吹来。

“啊！若是在‘可爱的阿美丽’号上，”他自言自语地说，

"在那儿……在迷人的朗斯河上，我会知道该怎么办的！"

但是，好久前，"可爱的阿美丽"号就被当烧火的木板卖掉了。再说，这只双桅船此刻并非行驶在迷人的朗斯河上。

和吉尔达·特雷高曼一样，朱埃勒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同时，他觉得太阳在水平线上消逝的刹那间，似乎象一个好奇的人扒着门缝，通过云隙在窥视着。无疑，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也发现了这缕阳光。他两眼突然明亮起来，愤怒地瞪了一眼，回敬那白昼星辰的闪光。

夜降临了，开始用晚餐，只剩下够二十四小时吃的了，大家都很省吃俭用；除非确知"贝尔贝拉"号离陆地不远，否则明天就得返航。

夜晚很平静，象在狭窄海湾常见的那样，风激起的浪花很快就落了下去。本来向东吹的风，渐渐鼓起船右舷帆。由于方位不清楚，根据塞利克转达的朱埃勒的建议，船主开始抛锚，等待天明。

近清晨三点钟，雾气完全消逝了，只剩下最后一批星辰在高空闪烁。可以指望进行一次顺利的观测了。

黎明，太阳的圆盘拱出了水平线，光芒四射。因折光的作用，光轮逐渐增大，在弥漫雾霭的反衬下，霞光万道，灿烂的阳光洒落在海湾的水面上。

吉尔达·特雷高曼彬彬有礼地脱下油漆帽，向朝阳致以敬意。一位拜火教的教徒也从未象他那样虔诚地迎接太阳的光临。

不难想象，人们的思绪多么纷乱。乘客，水手，所有的人都怀着多么焦急的心情，等待观测时刻的到来呀！尽管

没看到一块陆地，这些阿拉伯人也深信，欧洲人会有办法找出船只所处的位置。他们急于了解，“贝尔贝拉”号此刻是在阿曼湾，还是被抛向了哈德角的彼岸。

天朗气晴，万里无云，太阳高悬在天空，没什么可担心的了。青年船长认为，获得子午线高度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快中午时，朱埃勒开始了准备工作。

昂蒂费尔师傅来到他身旁，咬着双唇，目光炯炯，一言不发。驳船船长站在右边，摇晃着大脑袋，满脸涨得通红。萨伍克在后面，塞利克在船帮处，大家都关切地注视着即将进行的观测。朱埃勒挺起胸脯，叉开双腿，左手拿起六分仪，对着天际线开始瞄测。

双桅船随着荡漾的微波，轻轻起伏。

一定准方位，朱埃勒就说：

“测好了。”

然后，看了看刻度表上的数字，走进房舱去进行运算。

二十多分钟后，他回到甲板上，宣布观测结果。

双桅船现在位于北纬25°2′，比小岛所处的纬度偏南三分。

作为补充观测手段，需要测量一下时角。

是呀！对昂蒂费尔、朱埃勒、驳船长和萨伍克来说，时间从未流逝得这样缓慢过，盼望的时刻似乎不会来临了！

那时刻终于到来了。“贝尔贝拉”号又行驶在准确的航道上，按照朱埃勒的指示，双桅船的航向略微转向南方。

两点半钟，青年船长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观测，驳船船长记下时钟的时间。计算结果是东径54°58′。

几乎与此同时，听到一声喊叫。一个阿拉伯人用手指着西边两海里外的一个隆起的褐色的东西。

“我的小岛！”昂蒂费尔师傅叫起来。

这只能是那个小岛，因为看不见任何一块别的陆地。

瞧，这位圣马洛人走来走去，比比画画，急躁不安，好象跳舞跳得着了迷。吉尔达·特雷高曼不得不走过去，用有力的双臂把他紧紧抱住。

双桅船立刻向发现的目标驶去。轻盈的东风鼓起篷帆，半小时准能到达。果然，船开到了小岛。朱埃勒根据观测后经过的航道判断，确认小岛的位置完全符合卡米尔克总督所指出的方位：即托马斯·昂蒂费尔传给他儿子的纬度——北纬24°59′，由勃·奥马尔带到圣马洛的经度——东经54°57′，在巴黎子午线以东。

人们放眼向远方望去，映入眼帘的仍是阿曼湾广漠的海面。

第十六章

事实证明，卡米尔克总督海上漫游时，确实到过阿曼湾的水域

藏有上亿元财富的小岛就在那里，昂蒂费尔的脑海里估计的至少是这个数目。不！少七十五生丁都不转卖，即

使罗特希尔德[①]兄弟愿意按法律术语所说的“原封不动”地买下来，也不干！

从外部看，这只是一堆光秃秃的，干旱的山丘，没有一点翠绿，没有植物，是一堆带状的隆起的岩石，坐落在方圆二海里到二海里半的岛屿上。它的四周嶙峋交错，有的地方尖突，有的地方低凹。不过，双桅帆船可以停泊在任何一个向西张开口的凹陷处避风。那里海水清澈如镜，可看见二十多尺深处布满海底植物的沙底。抛锚时，“贝尔贝拉”号随着激起的波浪，轻微地摆动了一下。

然而，这轻微的一晃竟使公证人在船上多待了一分钟。他缓慢地移动到升降口的梯子处，爬上甲板，又登上下船舷梯，准备跳上陆地。

这时，昂蒂费尔师傅抓住他的肩膀，拦住了他，并大声喊道：

“站住，勃·奥马尔先生！……让我先下去！……”

不管愿意不愿意，公证人只好等着，让不容人的圣马洛人去占领他的小岛。——沙地上留下了海靴的深深脚印。

勃·奥马尔追上昂蒂费尔。圣马洛人感到土地是结实的，满意地舒了一口长气。吉尔达·特雷高曼、朱埃勒和萨伍克很快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这当儿，塞利克的目光搜寻着海岛。他想知道这些外国人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甘愿长途跋涉，不辞劳苦呢？就为的是确定这些礁石的方位吗？……这是不能自圆其说

① 十九世纪德国最大的银行家，其家族开设的银行遍及维也纳、巴黎、伦敦、那不勒斯。

的……简直是疯子的无稽之谈，令人不可思议。昂蒂费尔师傅倒真有点儿半疯癫的样子，然而，朱埃勒和驳船船长可并没有丧失理智呀！怪哉，他们俩还是致力于这次考察！……还有，两个埃及人也卷进了这次冒险……

塞利克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些外国人的行动，他准备下船跟他们一起踏上小岛……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作了一个手势，朱埃勒立即领会了，并对塞利克说：

“不必陪我们了，我们这儿不需要翻译……勃·奥马尔的法语说得和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一样地道……”

“好吧！”塞利克只好这样答道。

警察十分晦气，不想就此多纠缠。他是昂蒂费尔师傅雇佣的，只好遵从主人的吩咐。他忍耐着，等考察后，看这些外国人带什么东西到船上；那时，他和他手下人再进行干预。

现在是夜里三点半钟，时间还充裕。假如三只木桶在指定的地点，会找到的话，——对这一点，圣马洛人满有信心。

约好“贝尔贝拉”号仍停在岩石间的浅水处。不过，船主通过塞利克转告朱埃勒，停泊的时间不能超过六小时。粮食所剩无几，应乘着吉利的东风，赶紧驶向苏哈尔海岸，明天拂晓就可到达。昂蒂费尔师傅没表示异议。还有好几个小时，这比他需要的时间还多呢，准能大功告成。

实际上，该如何行动呢？甚至无须跑遍面积有限的小岛，不必一米一米地搜寻。根据信中指出的准确地点，财宝是安放在南端隆起的一块岩石下面，上面刻有连写的双K，很容易辨认。用鹤嘴锄很快就能挖出那三只木桶，然后昂

蒂费尔师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滚到船上去。他想一个人干，不许别人在场——当然，必须在场的勃·奥马尔和他的见习生纳吉姆例外。“贝尔贝拉”号的水手是不会为木桶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操心的，只有在随商队返回马斯喀特时，可能遇到一些麻烦。这，以后再考虑吧。

兵分两路，昂蒂费尔师傅、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为一路；勃·奥马尔和纳吉姆为一路，开始爬上小岛的斜坡。小岛平均海拔一百五十尺。看到他们的到来，几群野鸭惊飞了，并对侵占它们家乡的进犯者发出抗议的叫声。很可能自从卡米尔克总督拜访以来，无人光顾过小岛。圣马洛人肩扛着洋镐——他不叫任何人拿它。驳船船长手持鹤嘴锄，朱埃勒拿着指北针，在前边引路。

公证人吃力地走着，生怕萨伍克赶在自己的前头。虽然脚下踩的已不是甲板，他的两腿却仍然发软。不过，此刻他又恢复了理智，变得聪明，忘掉了旅途的艰辛，不去想返航时还会经受的折磨。小岛上有个地方很象一块巨大的水晶石，肯定是，不过，还是谨慎为妙。萨伍克若是占有了那财宝，他是不会拒绝同他分享的。

地上尽是岩石，在上面行走，可真步履艰难。尖突的巨石不易越过，不得不兜个圈子，才能到达岛的中心。这队人马终于登上了制高点，可以看到双桅船上的国旗在迎风飘扬。

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纵观小岛，四周尖石林立，而埋藏百万财富的岩石就是其中的一个。没错儿，遗嘱所指的那块尖石就在南端。

借助指北针，朱埃勒很快就认出来了。

这是一块干旱的舌状小岛，光秃秃的，上面点缀着波浪冲击时溅起的点点泡沫。

青年船长的脑海里又一次闪过那伤心的念头：埋在岩石下的财宝将成为他和未婚妻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永远无法战胜他那顽固的叔叔！欲望，一种本来可以克制的疯狂欲望，占据了他，把他引上了歧途……

至于驳船船长，他则被两种相反的情感所困扰：担心朱埃勒和爱诺卡特永远不能结成伴侣，又怕他的朋友得不到卡米尔克总督的遗产，会精神错乱。因此，他十分恼火，用鹤嘴锄使劲敲击着，岩石碎片飞落在他的周围。

“喂……在那儿，驳船长，你赌什么气？”昂蒂费尔师傅喊叫着。

“没什么，没什么！”吉尔达·特雷高曼回答道。

“请你留着力气去敲那吉利的地方吧！”

“我留着劲儿呢，朋友。”

这队人马朝着离他们六百步远的南端尖石处走去。

昂蒂费尔师傅、勃·奥马尔和萨伍克加快步伐走在前头，好似被一块磁石吸引着——一块有至高无上威力的金磁石。人人气喘吁吁，似乎老远就嗅到了那财宝，深深地吸着，吸着，一股价值数百万的气体流进他们全身；一旦气体散去，他们似乎就会窒息，跌倒在地！

十分钟工夫就到了尖石处，它的一端细长，伸向海洋，卡米尔克总督大概就是在这块岩石底部刻上了双K。

来到这个地方，由于过度兴奋，昂蒂费尔师傅简直支持

不住了。吉尔达·特雷高曼不抱住他，他可能会瘫倒在地上。不过，他全身痉挛，说明还活着。

“叔叔，叔叔！”朱埃勒喊着。

“我的朋友！”驳船船长也呼叫起来。

萨伍克那时的面部表情骗不过任何人，他似乎在说：

“他完蛋了，狗基督教徒，我将成为卡米尔克唯一的遗产继承人！”

勃·奥马尔的表情正与此相反：

“可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财宝的确切地点，他一死，我那份酬金也吹了！”

这一意外并未带来什么恶果。多亏驳船船长用劲按摩了一阵，昂蒂费尔师傅才恢复了知觉。他又捡起脱了手的小尖镐；接着，对尖石的全面考察开始了。

尖石下部有一条高土埂，海水淹不着，西风也刮不到。再也找不到更理想的地方，存放数百万的财富了。认出这个地方并不太难，除非是四分之一世纪来，阿曼湾的波涛把署名刻字一点一点地冲刷掉了。

如果需要的话，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会搜遍整个岩石，把岩石一块一块地炸开，即使花上几星期，几个月，他也心甘情愿。他可以让双桅船返回苏哈尔去补充给养。不把财富搞到手，他决不丢下小岛，决不丢下！他是财宝的合法继承人呀！

萨伍克也是这么想的，在这点上，二者的想法倒是不谋而合——但这并非出于对人性的更大尊重。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埋头工作，找啊，搜啊，蓬乱的海带

底下，被冲击物粘覆着的石缝……象用篦子统统篦了一遍。昂蒂费尔师傅用尖镐敲击着风化的石块；驳船船长一锄一锄地猛铲；勃·奥马尔趴在地上，活象一只在卵石中爬行的螃蟹。朱埃勒、萨伍克等其他人也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在埋头大干，鸦雀无声。嘴似乎都上了锁，比举行葬礼时还肃静。

难道，漂浮在海湾水域的孤岛不正是一座公墓？它不正是这些盗墓人要寻找的，并想从中发掘那位埃及人的成百万财富的一座坟墓吗？

半小时过去了，人们什么也没找到，但并不气馁。人已来到卡米尔克的小岛上，而木桶就埋在南端的尖石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太阳喷射着灼热的光焰，人人汗流浃背。但是，他们不辞劳苦，象一群挖洞穴的蚂蚁，个个干劲十足……连驳船船长也贪婪得象着了魔似的。至于朱埃勒，他嘴角上却不时露出卑视和厌恶的表情。

突然听见一声欢乐的叫声——犹如狮吼虎啸。

这是昂蒂费尔师傅发出的叫声。他站在那儿，光着头，伸出一只手，指着一块墓碑样的矗立着的岩石。

“那儿，那儿！”他重复着。

他走到碑前，躬身敬拜，就象古罗马人站在圣母的神坛前那样。他的同伴中，没人因这一举动而感到吃惊，他们情愿跟着他一块顶礼膜拜……

朱埃勒、驳船船长、萨伍克和勃·奥马尔走近刚刚跪下去的昂蒂费尔师傅，也跪了下去。

这块岩石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眼睛可以看见，手可以摸到的东西……即卡米尔克总督那著名的刻字，就是那上部已被剥蚀，然而却依稀可辨的连写字双K——Ж。

“那儿，那儿……”昂蒂费尔师傅重复着。

他指着岩石底部需要敲开的地方，指着那石制的保险柜，三十二年来财宝沉睡的地方。

小尖镐立即开始向岩石攻击，碎石片飞落下来。吉尔达·特雷高曼接着用小锄铲走和水泥浇合在一起的碎石块。洞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人们气喘吁吁，心怦怦直跳，等待那最后的一镐刨出大地的五脏，数百万财富象泉水一样喷射而出……。

人们不停地挖着，却不见木桶。大概卡米尔克总督埋得太深了，他那样做是对的。再说，为了挖出木桶，多花点时间和气力，又算得了什么呢？

突然，听到一种金属的声音。毫无疑问，小镐撞击到一件可以发出声响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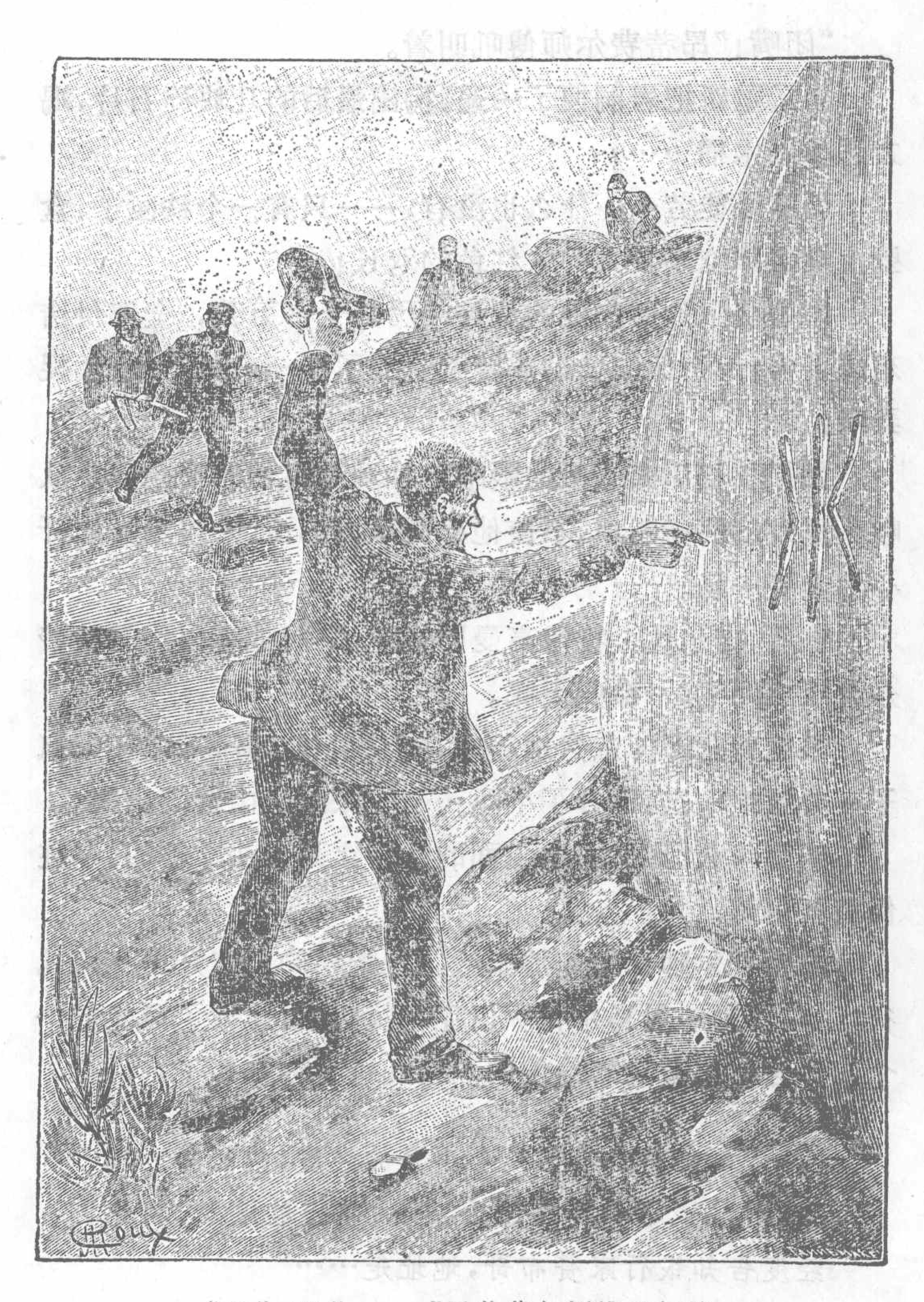
昂蒂费尔向洞口弯下身子，头部已消逝在洞口里，两只手贪婪地搜寻着……

他直起身来，两眼充血……

他手里拿的是一只金属匣子，最多有十分之一立方米那么大。

大家望着他，无法掩饰失望的心情。无疑，吉尔达·特雷高曼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想法，他喊道：

“如果里边埋着上亿元的财宝，我宁愿叫魔鬼……”



"那儿，那儿！……"昂蒂费尔师傅重复着。

“闭嘴！”昂蒂费尔师傅吼叫着。

他又重新把岩洞搜了一遍，掏出最后的几块碎石片，竭力想找到木桶……

仍然是徒劳……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铁匣子，盒壁上刻着那位埃及人的朱红色的双K！

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经历的千辛万苦，全部付诸东流了吗？……他们长途跋涉就是为了让一个骗子随意捉弄吗？

如果叔叔那疯子般的眼睛，抽动得可怕的嘴角以及从喉头里发出的嘶叫声，不使他感到恐惧的话，朱埃勒真想开心地大笑一场。

事后，吉尔达·特雷高曼回忆说，那时他真以为昂蒂费尔会颓然倒下，一命归天呢。

昂蒂费尔师傅忽然站起来，抓住尖镐，高高举起，象疯子一般猛地一击，砸开了小匣……一张纸从中散落出来。

纸因年久已经发黄，上面的几行字是用法文写的，字迹仍清晰可辨。

昂蒂费尔师傅拾起那张纸，用颤抖的声音开始念前几行字，忘了勃·奥马尔和萨伍克可能听见，忘掉了可能把一个应保守的秘密泄露给他们。这几行字内容如下：

> “本文提供了第二个小岛的经度，望托马·昂蒂费尔，或在他身故之后，他的直接继承人，将此经度告知银行家赞布哥，地址是……”

昂蒂费尔师傅停下来，挥动一下拳头，立即闭上不谨慎

的嘴巴，觉得泄露得太多了。

萨伍克很镇静，尽管感到扫兴，却声色不露。再多念几个字，他就会知道第二个小岛的经度以及占有那位纬度的银行家赞布哥居住何地了。

公证人大失所望，站在那儿，张着嘴巴，伸着舌头，象一只饿狗眼巴巴地看着舔盘被撤走。

当圣马洛人拳头一挥，句子中断时，有权知道卡米尔克总督意图的勃·奥马尔直起身子，说道：

“喂……那位银行家赞布哥住在什么地方？”

“在他家。”昂蒂费尔师傅答道。

他把纸卷好，塞进衣袋里。勃·奥马尔绝望地伸开双手，仰望着苍天。

由此可见，财宝不在阿曼的小岛上！这次航行的结局只是请昂蒂费尔师傅和一位新人物，一位叫赞布哥的银行家打交道而已。这位新人物过去是否为卡米尔克总督效过劳，因而应得到报答，成为第二个合法继承人呢？

他将和圣马洛人一起分享那笔财富吗？……看来是可能的。那么势必产生这样的后果：塞进昂蒂费尔师傅腰包的不再是上亿元，只是五千万元的财富了！

朱埃勒想，这个数目仍然相当可观，足以改变他叔叔对他和爱诺卡特婚姻的看法。他低下了头。

至于吉尔达·特雷高曼，他的笑容似乎说明，把五千万法郎装进口袋，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呢。

实际上，朱埃勒已猜到了昂蒂费尔师傅脑海里掠过的念头，一旦打定主意，他总会透露出来的：

“瞧着吧，爱诺卡特最终只能嫁给一个公爵，而不是一位王子；朱埃勒呢，只能娶一位公爵的女儿，而不是一位公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昂蒂费尔师传奇遇记　　第一部
作者＝儒勒·凡尔纳著
页数＝２１０
ＳＳ号＝１２０８００２９
出版日期＝１９８１．２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